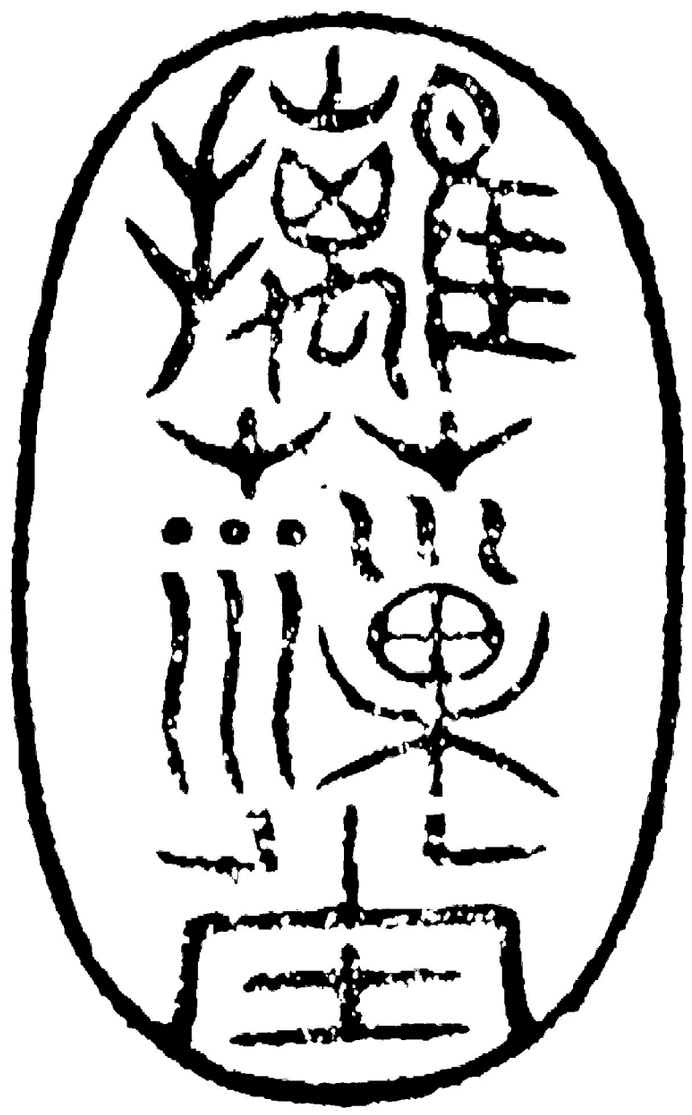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景摛藻堂印

四庫全書簒要

史第二〇册 正史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册目次

書名及撰人

魏書一百三十卷目錄一卷　北齊魏收撰

卷次　卷四十五至卷九十二

頁次　一〇六一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四十五
傳第三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六十四 史部
魏書卷四十五
齊 魏 收 撰

韋閬 杜銓 裴駿 辛紹先 柳崇

韋閬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冠族祖楷晉建威將軍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逵慕容垂吏部郎大長秋卿閬少有器望值慕容氏政亂避地於薊城世祖徵拜中擾亂閬盡心撫納所部獨全在郡十六年卒

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屬杏城鎮將郝温及蓋吳反關子範歷鎮西大將軍府司馬試守華山郡高宗時賜爵興平男卒

子儁字穎超早有學識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温和廉讓為州里所稱太和中襲爵除荊州治中轉梁州寧朔府長史還為太尉外兵參軍本州中正遷都水使者所在有聲世宗崩領軍于忠矯擅威刑與左僕射郭祚尚

書裴植同時遇害語在植傳時年五十七儁與祚婚家為忠所惡故及於難臨終儁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傷焉熙平元年追贈中壘將軍洛州刺史謚曰貞有子十三人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襲爵除員外散騎侍郎齊王蕭寶夤儀同開府屬因戰敗歿

榮緒弟榮茂字子曄以幹局知名歷侍御史尚書考功郎中出為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永熙末兄弟並歿關西

榮茂弟子粲為寶炬南汾州刺史

子粲少弟道諧為南汾州鎮城都督齊獻武王命將出討陷城克之武定末子粲官至南兗州刺史

閭兄子真喜起家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馮翊太守

子祉卒於太府少卿

祉子義遠出帝時為岐州刺史歿關西

祉弟禎有識幹起家奉朝請尚書郎中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廷尉少卿給事黃門侍郎光祿大夫卒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

子文殊員外散騎侍郎早卒

閭從叔道福父罷為苻堅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為堅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仕劉裕為輔國將軍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歷劉駿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領鎮北府錄事參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謀欲擁州內附道福參贊其事以功除安遠將軍賜爵高密侯因此仍家於彭城卒贈征虜將軍兗州刺史謚曰簡

子欣宗以歸國勳別賜爵杜縣侯高祖初拜彭城內史遷大將軍宋王劉昶諮議參軍廣陵侯元衍為徐州刺史又請為長史帶彭城內史撫綏內外甚得民和世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出為河北太守不行尋轉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贈龍驤將軍南兗州刺史謚曰簡

子元叡武定中潁川驃騎府長史

欣宗從父弟合宗卒於東海太守
子元恢有氣幹孝昌初值刺史元法僧據州外叛元恢
招聚同志潛規克復事泄為法僧所害時人傷惜之
閭從子崇字洪基父肅字道壽劉義真鎮關中辟為主
簿仍隨義真度江歷魏郡弋陽二郡太守豫州刺史崇
年十歲父卒母鄭氏以入國因寓居河洛少為舅兗州
刺史鄭義所器賞解褐中書博士轉司徒從事中郎高
祖納其女為充華嬪除南頻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
嘉賞賜帛二百匹遷洛以崇為司州中正尋除右將軍
咸陽王禧開府從事中郎復為河南邑中正崇頻居衡
品以平直見稱出為鄉郡太守更滿應代吏民詣闕乞
留復延三年在郡九年轉司徒諮議久之除華山太守
卒
子猷之釋褐奉朝請轉給事中步兵校尉稍遷前將軍
太中大夫卒

猷之弟休之起家安州左將軍府城局參軍轉給事中
河南邑中正稍遷安西將軍光祿大夫休之貞和自守
未嘗以言行忤物卒
子道建武定末定州儀同開府長史帶中山太守
道建弟道儒齊文襄王大將軍府東閤祭酒
閭族弟珍字靈智高祖賜名焉父尚字文叔樂安王良
安西府從事中郎卒贈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珍少有志
操解褐京兆王子推常侍轉尚書南部郎高祖初蠻首
桓誕歸款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為東荊州刺史令珍
為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柏
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恒
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是民之父母豈有
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
至今行之凡所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
旨除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霸城子蕭道成司州民謝
天蓋自署司州刺史規欲以州內附事泄為道成將崔

慧景攻圍詔珍率在鎮士馬渡淮援接時道成聞珍將至遣將苟元賓據淮逆拒珍乃分遣鐵馬於上流潛渡親率步士與賊對接旗鼓始交甲騎奄至腹背奮擊破之天蓋尋為左右所殺降於慧景珍乘勝馳進又破慧景擁降民七千餘戶內徙表置城陽剛陵義陽三郡以處之高祖詔珍移鎮北陽蕭賾遣其雍州刺史陳顯達率衆来寇城中將士咸欲出戰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便挫且共堅守待其攻我疲敝擊之未晚於是憑城拒戰殺傷甚衆相持旬有二日夜開城門掩擊之賊遂奔潰以功進爵為侯車駕南討珍上便宜并自陳在邊歲久悉其要害願為前驅詔珍為隴西公源懷衛大將軍府長史轉太保齊郡王長史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尋加平南將軍荆州刺史與尚書盧淵征赭陽為蕭

鸞將垣歷生蔡道貴所敗免歸鄉里臨別謂淵曰主上聖明志吞吳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後車駕征樊郢復起珍為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汭北既平以珍為建威將軍試守魯陽郡高祖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壘將軍正太守珍從至濟水高祖曰朕頃戎車再駕卿常翼務中軍今日之舉亦欲與卿同行但三鴈險要非卿無以守也因勑珍辭還及高祖崩於行宮祕匿而還至珍郡始發大諱還除中散大夫尋加鎮遠將軍大尉諮議參軍永平元年卒時年七十四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懿

長子纘字遵彥年十三補中書學生聰敏明辯為博士李彪所稱除祕書中散遷侍御中散高祖每與名德沙門談論往復纘掌綴錄無所遺漏頗見知賞轉散騎侍郎徙太子中舍人仍兼黃門又兼司徒右長史尋轉長兼尚書左丞壽春內附尚書令王肅出鎮揚州請纘為長史加平遠將軍帶梁郡太守肅薨勑纘行州事任城

王澄代肅為州復啓纘為長史澄出征之後蕭衍將姜慶真乘虛攻襲遂據外郭雖尋克復纘坐免官永平三年卒年四十五

纘弟彧字遵慶亦有學識解褐奉朝請遷太尉騎兵參軍出為雍州治中轉別駕入為司徒掾尋轉散騎侍郎稍遷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彧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首田益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為寇掠自彧至州魯生等咸戢啓修敬不復為害彧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境内清肅還遇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為長史拜通直散騎常侍尋以本官兼尚書為幽夏行臺以功封陰盤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孝昌元年秋卒於長安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文

子彪襲歷本州治中轉別駕孝莊末藍田太守没於關西

彪弟融解褐員外散騎侍郎以軍功賜爵長安伯稍遷大司馬開府司馬融娶司農卿趙郡李瑾女天平中疑其妻與章武王景哲姦通乃刺殺之懼不免仍亦自害或弟肱字遵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肱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甚衆解褐太學博士遷祕書郎中稍遷左軍將軍為荆郢和糴大使南郢州刺史田夷啓稱肱父珍往任荆州恩洽夷夏乞肱充南道別將領荆州驍勇共為腹背詔從之未幾行南荆州事肅宗末除征虜將軍東徐州刺史尋遷東安將軍加散騎常侍蕭衍遣其郢州刺史田鷹麤惜率衆来寇肱於石羊崗破斬之以功封杜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永安三年卒於州贈侍中車騎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宣

長子鴻字道衍頗有幹用解褐奉朝請遷尚書令史部郎中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賜死於家時年三十二

鴻弟道植武定末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太祖時有安定梁穎先仕慕容寶歷黄門郎入國拜建

德太守賜爵朝那男
孫景儁起家趙郡王幹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司徒
中兵參軍卒
子師禮早卒
師禮族弟嵩遵少有氣俠起家奉朝請歷司空外兵參
軍後蕭寶夤為雍州刺史引為中兵參軍深見信任寶
夤反令嵩遵率衆出征嵩遵偽受其署既行之後遂與
侯終德等還襲城以功封烏氏縣開國伯邑五百戶
後除光州平東府長史轉荆州驃騎府司馬卒官年四
十四
嵩遵弟嵩景武定中燕郡太守又有武功
蘇湛字景儁魏侍中則之後也晉亂避地河右世祖平
涼州還鄉里父擁字天祐秦州撫軍府司馬湛少有器
行頗涉羣書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轉
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之討關西以湛為行臺郎中深
見委任孝昌中寶夤大敗東還朝廷以為雍州刺史後
自猜懼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臥疾於家寶夤
令姜儉報湛云元略受蕭衍意旨乃欲見除酈道元之
来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
臣也與卿契闊故以相報死生榮辱與君共之湛聞之
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百口居家即時
屠戮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
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
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有不臧之心信惑行路
無識之語欲以贏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
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
不能以百口居家為王族滅寶夤復報曰此自救命之
計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故爾湛復曰
凡為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
校辦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庭闕願乞骸骨還鄉里
脫得因此病死可以下見先人寶夤素重之以湛病且
知不為已用聽還武功寶夤敗莊帝即位徵補尚書郎

既至莊帝曰前聞卿荅蕭寶夤甚有美辭為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雖言辭不如伍被始終不易自謂過之然臣與寶夤周遊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莊帝悅拜散騎都尉仍領郎尋遷中書侍郎出帝初病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從母弟天水姜儉字文簡父昭自平憲司直出為兗州安東長史帶高平太守卒於營構都將儉少有幹用勤濟過人起家徐州車騎府田曹參軍轉太尉外兵參軍蕭寶夤出討關西引為開府屬軍機謀略多所參預儉亦自謂遭逢知己遂竭誠委託寶夤為雍州仍請為開府從事中郎帶長安令及寶夤反以為左丞尤見信任為羣下所讎疾寶夤敗城人殺之時年三十九蘇湛每謂人曰以姜儉才志堪致富貴惜其不遇命也如何儉弟素武定末中散大夫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也祖胄苻堅太尉長史父嶷慕容垂祕書監仍僑居趙郡銓學涉有長者風與盧玄高允等同被徵為中書博士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欲命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對京兆為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長老一人以為宗正命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為諸杜之最即可取之詔召見銓器貌瓌雅世祖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為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迎豹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近何緣復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焉遷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賜爵新豐侯卒贈平南將軍相州刺史魏縣侯謚曰宣

子振字季元太和初舉秀才卒於中書博士

子遇字慶期起家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尚書起部郎中竊官材死起立私宅清論鄙之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出為河東太守卒贈中軍將軍都官尚書豫州刺史謚曰惠

子鴻永熙中司徒倉曹參軍
銓族子洪太宇道廓延興中為中書博士後使高麗除
安遠將軍下邳太守轉梁郡太守太和中除鷹揚將軍
絳城鎮將帶新昌陽平二郡太守卒年五十二
子祖悅字士豁頗有識尚大將軍劉昶參軍事稍遷天
水仇池二郡太守行南秦州事正光中入為太尉汝南
王悅諮議參軍出除高陽太守卒於郡
子長文字子儒肅宗挽郎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郎
以隨叔顯守岐州勳賜爵始平伯加平東將軍天平末
卒於安西將軍光祿大夫贈中軍將軍度支尚書雍州
刺史
長文第四弟子達武定中齊文襄王大都督府戶曹參
軍
祖悅弟顯字思顏頗有幹用解褐北中府錄事參軍正
光中稍遷厲威將軍肝眙太守帶大徐戍主元法僧之
叛也顯逃竄獲免後為諫議大夫孝昌二年為西征軍

司行岐州事蕭寶寅起逆顯據州不從還除征虜將軍
東荊州刺史以守岐州勳封平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
武泰中轉授岐州刺史永安中除涇州刺史時万俟醜
奴充斥關右不行乃為都督防守岐州醜奴攻之不剋
事寧除鎮西將軍光祿大夫以勳又賞安平縣開國伯
食邑五百戶以平陽伯轉授第二子景仲後為征西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没於關西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父雙碩本縣令假建
威將軍恒農太守安邑子卒贈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
聞喜侯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為神駒因以為字弱
冠通涉經史好屬文性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
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屢殘破諸縣来
襲聞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
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有危臣子致命府
縣今為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
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聞救至引

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會世祖親討蓋吳引見駿
駿陳叙事宜甚會機理世祖大悦顧謂崔浩曰裴駿有
當世才具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
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劉駿遣使明僧暠朝貢以駿有
才學乃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皇興二年卒
贈平南將軍秦州刺史聞喜侯謚曰康

子修字元寄清辯好學年十三補中書學生遷祕書中
散轉主客令以婦父李訢事出為張掖子都大將張掖
境接胡夷前後數致寇掠修明設烽候以方略禦之在
邊六年關塞清靜高祖嘉之徵為中部令轉中大夫兼
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故實咸有條貫
太和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一高祖悼惜之賻帛一百匹
謚曰恭伯世宗時追贈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修早孤
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竝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
次弟務早喪修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己子
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

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貞烈無子

修弟務字陽仁少而聰慧舉秀才州辟主簿早卒

子美字師伯少有美名舉秀才州主簿太尉咸陽王雅相賞愛欲以女妻之美拒而不納除奉朝請亦早卒無子

務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舉秀才至都見司空李訢與言自旦及夕訢嗟善不已司空李沖有人倫鑒識見而重之高祖初徵為尚書主客郎與蕭賾使顏幼明劉思效蕭琛范雲等對接轉都官郎邊員外散騎侍郎舊令與吏部郎同班 闕高祖會集沙門講佛經因命宣論難甚有理詣高祖稱善遷都洛陽以宣為採材副將奉使稱旨遥除司空諮議參軍府解轉司州治中兼司徒右長史又轉別駕仍長史宣明敏有器幹總攝州府事無凝滯遠近稱之世宗初除太中大夫領本郡中正仍別駕又為司州都督遷太尉長史宣上言曰自遷都已来凡戰陳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使皆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為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宣善於綏撫甚得羌戎之心後晉壽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為南秦州先是有陰平氐酋楊孟孫擁戶數萬自立為王通引蕭衍數為邊患宣乃遣使招喻曉以逆順孟孫感恩即遣子詣闕武興氐姜莫等千餘人上書乞延更限世宗嘉焉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仕漢文之世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閭閻之士素無當世之志直隨牒推移遂至於此祿後養親道不光國瞻言往哲可以言歸矣因表求解世宗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焉永平四年患篤世宗遣太醫令馳驛就視并賜御藥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知不起因自剋亡日果如其言時年五十八世宗悼惜之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定尋改為穆子敬憲莊伯並在文苑

傳

第四子獻伯武定末廷尉卿

駿從弟安祖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之後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內外欽服之復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且京師遼遠實憚於栖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安祖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来謝德聞者異焉後高祖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高祖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安祖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十三卒於家

子思濟亦有志操早卒

子宗賢

思濟弟幼儁卒於猗氏令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五世祖怡晉幽州刺史父淵私署涼王李暠驍騎將軍暠子歆亦厚遇之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授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世祖之平涼州紹先內徙家於晉陽明敏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皁帽自中書博士轉神部令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國時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為下邳太守加寧朔將軍為政不苟激察舉其大綱而已唯教民治產禦賊之備及劉彧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来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遂徑屯呂梁太和十三年卒贈冠軍將軍并州刺史晉陽公謚曰惠

子鳳達躭道樂古有長者之名卒於京兆王子推岡常

侍

鳳達子祥字萬福舉司州秀才司空行參軍遷主簿太傅元丕為并州刺史祥為丕府屬勑行建興郡咸陽王禧妃即祥妻妹及禧構逆親知多罹塵謗祥獨蕭然不預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會刺史喪朝廷以其公清遂越長史勑行州事祥初在司馬有白璧還兵藥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處咸以為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後除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蕭衍遣衆来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没唯祥堅城獨守蕭衍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衆情大懼祥從容曉喻人心遂安時出挑戰偽退以驕賊賊果日来攻逼不復自備乃夜出襲其營將曉矢刃交下賊大崩散潰擒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論功方有賞授而刺史婁悅恥勲出其下間之執政事竟不行胡賊劉龍駒作逆華州勑除祥華州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仍為別將與討胡使薛和討滅之神龜元年卒時年五十五永安二年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琨字懷玉少聰敏解褐相州倉曹參軍稍遷陳郡太守輕車將軍濟州征虜府長史卒年四十六

琨弟懷仁武定末長樂太守

懷仁弟貢字叔文少有文學識度沉雅起家北中府中兵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建義初修起居注除濟州撫軍府長史出帝時轉膠州車騎府長史遷平東將軍太師咸陽王坦開府長史武定中中尉崔暹表薦貢除闕太守吏民懷其恩惠還卒於鄴時年五十八

貢弟烈字季武歷太傅東閤祭酒卒於梁州鎮南府長史

烈弟匡字季政頗有文學永安初釋褐封丘令加威烈將軍時經河陰之役朝士多求出外故匡為之後除平遠將軍符璽郎中卒於龍驤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時年三十五贈散騎常侍前將軍雍州刺史

祥弟少雍字季和少聰穎有孝行尤為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禮義門內之法為時所重釋褐奉朝請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司空高陽王雍引為田曹參軍少雍性清正不憚彊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請託路絕時稱賢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部郎中李憲俱以少雍為舉首遷給事中侍中游肇後亦薦之會卒年四十二少雍妻王氏有德義與其從子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比焉

士大夫以此稱美

子元植武定中儀同府司馬

元植弟士遜太師開府功曹參軍

鳳達弟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反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歷東荊州司馬轉長史帶義陽太守領戍雅有恤民之稱轉汝陽太守值水潦民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勑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正光四年以老啓求致仕詔引見謂穆志力尚可除平原相穆善撫導民吏懷之孝昌二年徵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發卒於郡年七十七贈後將軍幽州刺史謚曰貞

長子子馥字元穎早有學行孝昌初釋褐南司州龍驤府錄事參軍丁父艱居喪有禮後除給事中南冀州防城都督素為莊帝所知識及即位除宣威將軍尚書右主客郎中持節為南濟冀濟青四州慰勞使尋除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仍領郎中太宰元天穆征邢杲引為行臺郎中尋除平原相子馥父子並為此郡吏民懷安之元顥入洛子馥不受其赦刺史元仲景附顥拘子馥并禁家口莊帝反政詔封三門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天平中為東南道行臺左丞徐州開府長史入除太

尉府司馬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治朝廷善而從之還除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武定八年卒於郡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為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子馥弟子德維武定末司徒行參軍

子馥弟子華字仲夷天平中右光祿大夫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七世祖軌晉廷尉卿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行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鬨臺府高祖乃遣崇檢斷民官息訟屬荊郢新附南寇窺擾又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略兼加慰喻還遷太子洗馬本郡邑中正轉中壘將軍散騎侍郎遷司空司馬兼衛尉少卿又領邑中正出為河北太守

崇初屆郡郡民張明失馬疑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人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怙然卒於官年五十六贈輔國將軍岐州刺史謚曰穆崇所製文章寇亂遺失

長子慶和性沉靜不競於時起家奉朝請稍遷輕車將軍給事中本郡邑中正卒

子德逸武定末齊王丞相府主簿

慶和弟楷字孝則身長八尺善草書頗涉文史解褐員外散騎侍郎蕭闕西征引為車騎主簿仍為行臺郎中征還以員外郎領殿中侍御史轉太尉記室參軍遷寧遠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本郡邑中正普泰初簡定集書省官出除征虜將軍司徒從事中書郎轉儀同開府長史天平中為肆州驃騎府長史頗有聲譽又加中軍將軍興和中撫軍司馬遇病卒

崇從父弟元章姿貌魁偉歷太尉中兵參軍司空錄事

司徒從事中郎遷相州平東府長史屬刺史元熙起兵欲除元乂元章與魏郡太守李孝怡等執熙賜爵猗氏伯除正平太守後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卒於家

崇族弟敬起字華之起家中書博士轉城陽王文學除寧遠將軍尚書儀曹郎中寵驤將軍平陽太守卒有五子

長子永字神護性麤率解褐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除太尉記室參軍遷諫議大夫又轉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本郡邑中正以母老解官歸養卒於家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永弟暢字叔智自奉朝請三遷伏波將軍岐州征虜府長史遷征虜將軍魯陽太守還除左將軍太中大夫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卒贈衛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

暢弟範字洪禮卒於前將軍給事中本州大中正太守

敬起弟仲起字紹隆舉秀才咸陽王禧為牧辟西曹書佐無子兄子粹繼之

崇族子儁起少有志尚解褐奉朝請轉太尉默曹參軍伏波將軍司徒倉曹參軍卒

長子達摩武定末陽城太守

儁起從父弟援字乾護身長八尺儀望甚偉解褐太尉鎧曹參軍轉護軍司馬稍遷冠軍將軍司空長史轉廷尉少卿出除安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尋為散騎常侍鎮祿大夫卒贈本將軍秦州刺史

長子粲武定末青州驃騎府中兵參軍

援從父弟仲景汝南王悅常侍

史臣曰韋杜舊族門風名亦不殞裴辛柳氏素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魏書卷四十五

魏書卷四十五考證

韋閬傳崇年十歲○年監本誤弟今改從北史

少為舅兗州刺史鄭義所器賞○義北史作義本書鄭義傳義嘗出為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齊　魏　收　撰

竇瑾　許彥　李訢

竇瑾字道瑜頓丘衞國人也自云漢司空融之後高祖成為頓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為中書侍郎賜爵繁陽子加寧遠將軍參與軍國之謀屢有軍功遷祕書監進爵衞國侯加冠軍將軍轉西部尚書初定三秦人猶去就拜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八年甚著威惠徵為殿中都官尚書仍散騎常侍世祖親待之賞賜甚厚從征蓋吳先驅慰諭因平巴西氐羌酋領降下數千家不下者誅之又降蠻酋仇天仌等三千家於五將山蓋吳平瑾留鎮長安還京復為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世祖歎曰古者右賢左戚國之良輔毗陵公

之謂矣恭宗薨於東宮瑾兼司徒奉詔冊謚出為鎮南將軍冀州刺史清約沖素憂勤王事著稱當時還為內都大官與光初瑾女壻鬱林公司馬彌陁以選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陁辭託有誹謗呪詛之言與彌陁同誅瑾有四子秉持依竝為中書學生與父同時伏法唯少子遵逃匿得免

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也官至尚書郎濮陽太守多所受納其子僧演姦通民婦為民賈邈所告免官後以善書拜庫部令卒官

許彥字道謨小字嘉屯高陽新城人也祖茂慕容氏高陽太守彥少孤貧好讀書後從沙門法叡受易世祖初被徵以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拜散騎常侍賜爵博陵侯彥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世祖以此益親待之進爵武昌公拜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之罪也真君二年卒謚曰宣公

子宗之初入為中散領內祕書世祖臨江賜爵高鄉侯高宗踐阼遷殿中尚書出為鎮東將軍定州刺史潁川公受勑討丁零丁零既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毀謗宗之宗之怒遂毆殺超懼超家人告狀上超謗訕朝政高宗聞之曰此必妄也朕為天下主何惡於超而超有此言必是宗之懼罪誣超按驗果然事下有司司空伊馥等以宗之腹心近臣出居方伯不能宣揚本朝盡心綏導而侵損齊民枉殺良善妄列無辜上塵朝廷誣詐不道理合極刑太安二年冬遂斬於都南

宗之孫亮字元規正光中盪寇將軍稍遷冀州驃騎長史司徒諮議參軍年五十二卒

宗之長兄熙字德融襲爵武昌公中書郎早卒

子安仁襲除中書郎卒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簡子元康襲爵後降為侯拜冠軍將軍長安鎮副將遷監河州諸軍事河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為廷尉少卿除魏

郡太守固辭不拜尋卒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曰肅子廓字崇遠襲爵除奉朝請累遷頓丘東太原二郡太守卒年二十八子子躬襲

子躬武定末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子躬弟子憲太尉中兵參軍

元康弟護州主簿

子瑞字徵之亦州主簿卒

瑞弟絢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儁常稱其家風自侍御史累遷尚書左民部司徒諮議參軍修起居注後拜太中大夫興和初卒年四十七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

絢弟遜武定末東陽平太守

遜弟曄字叔明性開率州治中別駕西高陽太守太中大夫興和三年卒年四十一贈鎮東將軍瀛州刺史

曄弟惇字季良武定末兼大司農卿

熙弟龍官至趙郡太守

孫琰字長琳有幹用初除太學博士累遷尚書南主客郎瀛州中正孝昌中卒年四十七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永熙中重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尚書右僕射瀛州刺史

琰弟璣字仲衡有識尚廣平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諫議大夫遷通直散騎常侍瀛州大中正散騎常侍滎陽太守行南青州事卒年五十五琰兄弟竝通率多與勝流交遊又有博陵許赤虎涉獵經史善嘲謔延興中著作佐郎與慕容白曜南討後使江南應對敏捷雖言不典故而南人頗稱機辯滑稽焉使還為東郡太守卒官

子陁定州長史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延和初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世祖甚禮之呼曰李公以崇為平西將軍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年八十一謚

曰襄侯訢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將軍贈其母孫氏為容城君高宗顧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温習孫矣因識眄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宦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超之死也世祖親哭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所以爵賞仍隆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相州刺史為政清簡明於折獄姦盜止息百姓稱之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無以光贊皇化是以古之明主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為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童幼覩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祕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以来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

為世祖所識如此遂除中書助教博士稍見任用入授朕家幹事之臣訢聰敏機辯彊記明察初李靈為高宗博士諮議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為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讜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為浩阿其親戚言於恭宗恭宗以浩為不平聞之於世祖世祖意在於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世祖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訢

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冑就而受業庶
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於是不
隆書奏顯祖從之以訢治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
遂有驕矜自得之志乃受納民財及商胡珍寶兵民告
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
敷不許顯祖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時敷兄弟
將見疎斥有司諷訢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
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
女壻裴攸曰吾宗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
有此勸竟如何也昨来每欲為此取死引簪自刺以帶
自絞而不能致絶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為為他死也
敷兄弟事釁可知有馮闡者先為敷所敗其家切恨之
但呼闡弟問之足知委曲訢從其言又趙郡范擧具條
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罪應
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百鞭髡刑配為廝役訢之
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

不久屈未幾而復為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擧陳端
等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所在委滯停延
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為困敝道
路羣議曰畜聚斂之臣未若盜臣訢弟左將軍璞謂訢
曰范擧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
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讒慝貪
冒姦佞不早絶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
皆以告擧訢既寵於顯祖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
傾内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擧以無功起家拜盧奴
令延興末詔曰尚書李訢著勲先朝弼諧皇極讜言嘉
謀旬日屢進實國家之楨幹當今之老成也是以擢授
南部綜理煩務自在厥位夙夜惟寅乃心匪懈克已復
禮退食自公利上之事知無不為賞罰所加不避疎戚
雖孝子之思慈母鷹鸇之逐鳥雀何以方之若鄭之子
產魯之季文亦未加也然惡直醜正盜憎主人自往年
以来羣姦不息劫訢宗人李英等四家焚燒舍宅傷害

良善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有司可明加購募必令擒殄
六月顯祖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七月以訢為侍中
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禦知文明太
后忿訢也又知內外疾之太和元年二月希旨告訢外
叛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禦證
訢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
而忍為此不仁甚矣禦曰公德於禦何若李敷之德於
公公昔忍於敷禦今敢不忍於公乎訢慨然曰吾不用
璞言自貽伊戚方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訢有三子
長子遼起家拜侍御中散東宮門大夫遷散騎常侍加
平東將軍先訢卒
子晴字誨明逃竄遇赦免
晴子衡字伯琳武定中中堅將軍齊獻武王丞相府水
曹參軍
遼弟令和令度與訢同時死
訢長兄恭字元順成州太守卒贈幽州刺史容城侯謚
曰簡侯
恭弟瓘字元衡營丘太守襲父爵固安侯平西將軍卒
贈兗州刺史謚曰康侯
子長生襲長生卒
子元宗襲廣平郡丞陳郡太守
璞字季真性惇厚多識人物歷中書博士侍郎漁陽王
尉眷傳左將軍長安副將賜爵宜陽侯太常卿承明元
年年五十一先訢卒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
子暉中書議郎
暉弟固太學博士高密太守
固弟欽州主簿
欽子奭字元熾武定末鎮西將軍南營州別駕
奭弟盛字仲炎安東將軍開府諮議參軍
盛弟叔樊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欽弟蘊字宗令有器幹中書學生祕書中散侍御中散
出為燕郡范陽二郡太守入為員外散騎常侍尚書右

丞中堅將軍遷左丞延昌三年卒贈平遠將軍南青州
刺史謚曰敬初崇之歸魏也與州里北平田彪俱降而
彪子孫遂微劣焉
史臣曰魏氏之有天下百餘年中任刑為治蹉跌之間
便至夷滅竇瑾李訢器識既美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
似訢以夙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悲夫宗之不全自貽
伊戚矣

李訢傳父崇○本書李崇傳崇頓丘人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此名崇別一李崇也

謹案卷四十五第一頁前七行父逵刊本逵訛達據毛本改

第三頁後八行潁川驃騎府長史刊本川訛州據毛本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為我白齊王刊本齊訛濟據毛本改

第十一頁後五行當得天下奇士刊本當訛常據毛本改

第二十八頁前八行遷諫議大夫刊本脱遷字據明監本增

卷四十六第十頁後八行成州太守刊本州訛周據毛本改

又容城侯刊本城訛成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焯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張曾溶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史部魏書卷四十七

魏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齊 魏 收 撰

盧玄

盧玄字子眞范陽涿人也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竝仕慕容氏爲郡太守皆以儒雅稱神廳四年辟召儒俊以玄爲首授中書博士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勸之曰夫勒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轉寧朔將軍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義隆見之與語良久歎曰中郎卿曾祖也既還病卒

子度世字子遷幼而聰達有計數爲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度世後以崔

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搥楚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至乃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世祖臨江劉義隆使其殿中將軍黃延年朝貢世祖問延年曰范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世祖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中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加鎮遠將軍進爵爲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劉駿遣其侍中柳元景與度世對接度世應對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假節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囚繫久之還鄉里尋徵赴京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未拜遇患延興元年卒年五十三謚曰惠侯四子淵敏昶尚初玄有五子嫡唯度世餘皆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常欲危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

有子每誡約令絶妾孽不得使長以防後患至淵兄弟婢賤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爲識者所非

淵字伯源小名陽烏性温雅寡欲有祖父之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襲侯爵拜主客令典屬國遷祕書令始平王師以例降爵爲伯給事黃門侍郎即遷兼散騎常侍祕書監本州大中正是時高祖將立馮后方集朝臣議之高祖先謂淵曰卿意以爲何如對曰此自古所愼如臣愚意宜更簡卜高祖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雖奉勑如此然於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盛寵深以爲恨淵不以介懷及高祖議伐蕭賾淵表曰臣誠識不周覽頗尋篇籍自魏晉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輿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者勝不足爲武弗勝有虧威德明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故也昔魏武以敝卒一萬而袁紹土崩謝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堅屯解勝負不由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之謀則坐制孟德矣魏既并蜀迄於晉世吳介有江水居其上

流大小勢殊德政理絶然猶君臣協謀垂數十載逮孫皓暴戾上下攜爽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蕭氏以篡殺之燼政虐役繁又戮屬相屠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踵皇澤正是齊軌之期一同之會若大駕南巡必左祖革面閩越倒戈其猶運山壓卵有征無戰然愚謂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然後鳴鑾巡省告成東岳則天下幸甚臣率土戴賴臣又聞流言闕右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齋會假稱豪貴以相扇惑顯然於衆坐之中以謗朝廷無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謂宜速懲絶戮其魁帥不爾懼成黃巾赤眉之禍育其微萌不芟之毫末斧斤一加恐蹈害者衆臣世奉皇家義均休戚誠知干忤之愆實深然不忠之罪莫大詔曰至德雖一樹功多途三聖殊文五帝異律或張或弛豈必相因遠惟承平之主所以不親飾五戎者蓋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軌無征守庸之君或緣志劣寢伐今若喻之英皇時非昔類

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又水旱之運未必由兵堯湯之難詎因興旅頗豐之後雖靜有之闕左小紛已勑禁勒流言之細曷足以紓天功深録誠心勿恨不相遂耳及車駕南伐趙郡王幹督關右諸軍事詔加淵使持節安南將軍爲副勒衆七萬將出子午尋以蕭賾死停師是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衆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四十嘗

2752158

詣長安將還諸相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即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闕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敘平生未幾拜儀曹尚書高祖考課在位降淵以王師守常侍尚書奪常侍禄一周尋除豫州刺史以母老固辭會蕭昭業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乃以淵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淵面辭曰臣本儒生頗聞俎豆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軍期已逼高祖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虎果僞降淵至葉具曹虎譎詐之問兼陳其利害詔淵進取南陽淵以兵少糧乏表求先攻赭陽以近葉倉故也高祖許焉乃進攻赭陽蕭鸞遣將垣歷生來救淵素無將略爲賊所敗坐免官爵爲民尋遭母憂高祖遣謁者詣宅宣慰服闋兼太尉長史高祖南討又兼彭城王中軍府長史尋爲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賜絹百匹愉既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淵淵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民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外叛淵覺其萌漸潛勑諸戍微爲之備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殺將佐勒宿豫之衆逃叛濱淮諸戍由備得全陵在邊歷年陰結既廣二州人情咸相扇惑陵之餘黨頗見執送淵皆撫而赦之惟歸罪於陵由是衆心乃安景明初除祕書監二年卒官年四十八贈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白馬公崔玄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淵與僕射李沖特相友善沖重淵門風而淵私沖才官故結爲婚姻往來親密至於淵荷高祖意遇頗亦由沖淵有八子

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其第八弟道舒有司奏聞詔曰長嫡承重禮之大經何得輒授也而道將引清河國王常侍韓子熙讓弟仲穆魯陽男之例尚書李平重申奏詔乃聽許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謇諤頗有文

才爲一家後來之冠諸父竝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
澄皆虛襟相待勰爲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遷司徒東
閤祭酒尚書左外兵郎中轉祕書丞出爲燕郡太守道
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而爲之立祠優禮儒生勵勸
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入爲司徒司馬卒贈龍驤將
軍太常少卿謚曰獻所爲文筆數十篇

子懷祖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卒

懷祖弟懷仁武定中太尉錄曹參軍

道將弟亮字仁業不仕而終

子思道

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顯祖女
樂良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太子舍人尋轉洗馬遷散騎
侍郎轉安遠將軍中書侍郎兼祕書丞尋以母憂去官
服終復拜中書侍郎遷龍驤將軍太子中庶子幽州大
中正轉長兼散騎侍郎加左將軍神龜二年除左將軍
涇州刺史其年七月卒官年四十四贈撫軍將軍青州
刺史賜帛三百匹謚曰文侯

子景緒武定中儀同開府録事參軍

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算術尚高祖女濟
南長公主公主驕淫聲穢遐邇先無疹患倉卒暴薨時
云道虔所害世宗祕其醜惡不苦窮治尚書嘗奏道虔
爲國子博士靈太后追主薨事乃黜道虔爲民終身不
仕孝昌末臨淮王彧因將出征啓除道虔奉車都尉道
虔外生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
輔國將軍通直常侍尋加征虜將軍以議歷勳賜爵臨
淄伯遷散騎常侍天平初征南將軍轉都官尚書本州
大中正出除驃騎將軍幽州刺史尋加衛大將軍卒於
官贈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
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恭文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
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及司馬見
出之後更娶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兄弟競父爵至今
未襲

道虔弟道侃字希祖州主簿沉雅有學尚孝昌末卒二子早夭以弟道約子正達爲後武定中征虜將軍太尉記室參軍

道侃弟道和字叔維兄弟之中人望最下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

子景豫

景豫弟景熙武定中儀同開府諮議

道和弟道約字季恭起家員外郎累遷司空録事參軍

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輔國將軍光禄大夫轉司徒右長史太傅李延實出除青州延實先被病道約延實之妻弟詔以道約爲延實長史加散騎常侍寄以匡維也永熙中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領廣平王贊儀同開府長史天平中開府儀同高岳請爲長史岳轉除青冀二州道約仍爲長史隨岳兩藩有毗佐之稱興和末除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民和武定元年卒年五十八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正通開府諮議少有令譽徵赴晉陽遇患卒妻鄭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武定中爲御史所劾人士疾之

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自尚書左主客郎中爲冠軍將軍中書侍郎卒

淵弟敏字仲通小字紅崖少有大量太和初拜議郎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高祖納其女爲嬪敏五子

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沉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爲僕射李沖所歎美起家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司徒中郎神龜初任城王澄奏舉義僖除散騎侍郎轉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義僖交款每與舊故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好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齊王蕭寶夤啓爲開府諮議參軍辭疾不赴尋兼司空長史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

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之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勑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建義初兼都官尚書尋除安東將軍衛尉卿普泰中除都官尚書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性寬和畏慎不妄交款與魏子建情好尤篤言無所隱義僖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永熙中風疾頓發與和中卒年六十四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孝簡

子遜之武定中太尉記室參軍

遜之弟世猷齊王開府集曹參軍

義僖弟義悰字叔預司空行參軍本州治中散騎侍郎

司徒諮議參軍

子孝章儀同開府行參軍早亡

義悰弟義敦字季和征北府默曹參軍

子景開字子達武定中儀同開府屬

義敦弟義安字幼仁不仕義僖諸弟並遠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初爲太子中舍人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詔昶曰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遁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無相疑難又勑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語致慮若彼先有所知所識欲見便見須論即論盧昶正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復罷也凡使人之體以和爲貴勿遽相矜誇見於色貌失將命之體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規誨及昶至彼值蕭鸞僭立於是高祖南討之昶兄淵爲別道將而蕭鸞以朝廷加兵遂酷遇昶等

昶本非骨鯁聞南人云兄既作將弟爲使者乃大恐怖涙汗交橫鬻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諤曾不屈撓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高祖責之曰衙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何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如何甘彼芻菽以辱君父乎縱不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昶對曰臣器乏陸隨忝使閩越屬蕭鸞昏狂誅戮無道恐不

得仰奉明時歸養老母苟存尺蠖屈以求伸負辱朝命罪宜萬死乞歸司寇伏聽斧鉞遂見罷黜久之復除彭城王友轉祕書丞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昶請外禄世宗不許遷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曰謹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禎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則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祇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鑒千

齡之炯誡比者災氣作沴恒陽虧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觀徵譴敢布庸瞽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頴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

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遙畛田蕪罕耘連村接閈蠶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彊恃私而逼掠遂令鶉衣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誡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

典或承風挾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叡詰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讜置之於朝姦回貪佞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恒敬百寮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詔曰朕纂承鴻緒伏膺寶歷思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之期麟鳳不降屬勝殘之會白鼠告咎萬邦有罪實唯朕躬尚書敷納機猷獻替是寄讜言有聞朕實嘉美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中祖守職而已無所激揚也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爲世宗所寵時論鄙之出除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永平四年夏祖表曰蕭衍將琅邪民王萬壽等款誠內結潛來詣臣云朐山戍令將交換有可圖之機臣即許以旌賞遣其還入至三月二十四夜萬壽等獎率同

盟攻掩朐城斬衍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朐山戍主劉昕并將士四十餘人傳首至州臣即遣兼郯城戍副張天惠率驍勇二百徑往赴之琅邪諸戍絡繹繼援而衍郁洲已遣二軍以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俘斬數百便即據城詔祖曰彭宋地接邊疆勢連淮海威禦之術功在不易朐山險塞寇寇之要防水陸交湊揚郁路衝畜聚凶徒虔劉邊鄙青光齊兗每罹其患卿妙算既數克城殄衆展疆闢土何善如之庸勳懋朕用嘉止故遣左右直長閻遵業具宣往懷此戍郁洲之本存亡所繫今既失守有不存之心彼見扼喉將圖救援之計今水雨盛行宜須防守卿可深思擬捍之規攘敵之略使還具聞祖又表蕭衍將張稷馬仙琕陰虔和等各領精兵分屯諸堰昌義之張惠紹王神念王茂光承彼傳信續發建鄴自存之計并歸於此量力進罕集邀憑兩熱決死來戰藉衆乘凶希固巢穴所以傾

國而舉非爲朐山將恐王師固六里據湖衝南截淮浦勢崩難測海利鹽物交關常貢所慮在大有必爭之心若皇家經略方有所討必須簡將增兵加益糧仗與之亢擬相持至秋天麾一動開拓爲易圖南之計事本在今請增兵六千米十萬石如其不也伏聽朝議昶又表賊徒大集衆旅彊盛置柵朐山屯守門井并圍固城晝夜連戰恐狡勢既彊後難除揃輒欲令征虜將軍趙遐率勒見兵與之決勝遐慮衆少不敵若一舉失利則衆心挫怯求待大衆俱至奮銳擊之竊謂此謀非爲孟浪且臣本奉朝規令相拒守以待涼月今歲已云秋高風漸舉經算大圖時事既至且鮑口以東陸連無閡朐固之間本無停潦宜時掩擊邊陲而賊自憂以來貫甲不歇從六里以北城柵相連役使兵人便已疲殆若大衆臨之必可禽捷一城退潰衆壘土崩乘勝圖之易於振朽脫兵不速至長彼熾心軍士憂惶自生異議請速簡配以及事機詔曰克獲朐山計本於昶乘勝之規終宜

有寄是以起兵之始即委處分前機經略一以任之今既請兵理宜速遂可遣冀定瀛相四州中品羽林虎賁四千人赴之又詔昶曰朐山之克實由於卿開疆拓土實爲長策然經討未服非卿而誰而蟻徒送死規侵王略天亡小賊數在無遠故前者命卿親臨指授尋以卿疾未瘳且待消息今既痊復宜遵前旨秉戈揮銳殄寇爲懷已發虎旅五萬應機電赴指辰而至遂卿本請截彼東南亮委高算又詔昶曰取朐置戍竝是卿計始終成敗悉歸於卿卿以兵少請益今已遂卿本意如聞東唐陸道甚狹一軌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若已如此更設何策其軍奇兵變遽以表聞又聞衍軍將帥每有流言云魏博淮陽宿豫乃是兩宜若實有此卿可量朐山薪水得支幾時脫事容往返馳驛速聞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計若理不可爾亦將軍裁決昶既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衍昶配以及事機詔曰克獲朐山計本於昶乘勝之規終宜

見城降於是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國家經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最爲甚焉世宗遣黃門甄琛馳驛鑠昶窮其敗狀詔曰朐山之敗傷損實深推始究末罪鍾元帥雖經大宥輕重宜別昶一人可以免官論坐自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熙平元年卒於官贈征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撫其在徐州戍兵疾親自檢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高祖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禄大夫卒贈中書監

子士晟儀同開府掾

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彩閒潤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或欽愛之及或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出帝登阼以即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頼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得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蕭衍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轉散騎常侍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厝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録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虛即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啓淫汙元明不能離絶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

平手刃其容起家祕書郎轉司徒祭酒稍遷輔國將軍

司徒司馬卒於官贈散騎常侍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
子士深開府行參軍
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羙夏亦以儒素見重太和中拜
議郎轉趙郡王征東諮議參軍母憂去官後爲太尉主
簿司徒屬范陽太守章武內史兼司徒右長史加冠軍
將軍轉左長史出爲前將軍濟州刺史入除光祿大夫
正光五年卒年六十二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青州刺
史
長子文甫字元祐少有器尚涉歷文史有譽於時位司
空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敬舒有文學早卒
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爲員外郎因
歸鄉里永安中爲都督守范陽三城拒賊帥韓婁有功
賜爵范陽子永熙中除右將軍太中大夫栖遲桑井而
卒年六十
子士偉興和中中散大夫
文翼弟文符字叔僖性通率位員外郎羽林監尚書主
客郎中遷通直散騎侍郎永安中卒年四十
子子潛武定中齊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參軍度世李氏
之甥其爲濟州也國家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傳氏
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
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
致其恭恤每覲見傳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
及淵昶等竝循父風遠親疎屬敘爲尊行長者莫不畢
拜致敬閨門之禮爲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
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
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弟常旦省謁諸
父出坐別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
禮如此又一門三主當時以爲榮淵兄弟亡及道將卒
後家風衰損子孫多非法帷薄混穢爲論者所鄙

度世從祖弟神寶中書博士太和中高祖寫高陽王雍納其女爲妃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摠攝鄉部屯於海濱遂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事在帝紀

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歷中書博士稍遷高陽王雍鎮北府諮議參軍幽州中正樂陵陽平二郡太守洪三子

長子崇字元禮少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景明中驃騎府法曹參軍早卒

子子剛司空行參軍荊州驃騎府主簿沒於關中

崇弟仲義小名黑知名於世高陽王雍司空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別駕

弟三子叔矩字子規武定中尚書郎

子規弟子正司徒法曹參軍崇兄弟官雖不達至於婚姻常與玄家齊等

仲義弟幹字幼禎州主簿

子讓儀同開府參軍

洪弟光宗子觀觀弟仲宣事在文苑傳

仲宣弟叔虔武定初司徒諮議參軍

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玆有學識附伯位至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永熙中衛大將軍南岐州刺史

侍伯從弟文偉興和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大夏縣開國男

史臣曰盧玄緒葉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淵之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餘烈所被弗及盈乎

魏書卷四十七考證

盧玄傳定火之雄未聞不武○定火二字未詳弟三子叔矩○弟應作第

魏書卷四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四十八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三十六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爲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韜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麚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吕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

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即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卦復以本官參丕軍事語在丕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勳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種魏歷以示允允曰天文歷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令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傳後勑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耕吉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

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勞勤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爲首爲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已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絶黑子以不實對竟爲世祖所疎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湛劒性巧佞爲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勑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

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尊卿脱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爲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實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

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
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勑
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
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
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
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
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
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

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
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
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
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録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
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
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厥滅即
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

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
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
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
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尊旨
者恐負翟黑子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
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
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
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

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
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
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
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
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
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
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爾小人孔父有云小人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産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恭宗不納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世祖召允升階獻欷悲不能止世祖流涙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寫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高允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允表曰往年被勑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爲鑒誡漢成時光禄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覬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德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高宗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所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

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已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允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

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勑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理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

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謔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言如此非一高宗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眞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著作郎汝等不自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爲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即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傳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

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察友保茲元吉向之所爲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吳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高宗崩顯祖居諒闇乙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

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自頃以來庶庶不建爲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于今朕既纂統大業八表晏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使進修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叙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勑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

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闕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賢之行舉其梗概矣今著之於左

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眞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内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崇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郎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薳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眞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彦鑒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頵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民

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祕書郎鴈門王道雅
祕書郎鴈門閔弼
祕書郎鴈門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
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
義魏自神廳已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
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
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詒政事夢想賢哲

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
二人皆冠冕之冑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
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
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
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
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
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殞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
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感張仲棄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
敘于懷齊衿于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
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
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
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
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紫
氣干霄羣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盪遊氛克剪
妖霸四海從風八埏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一偃武橐
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

曩曩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游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憑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營單夙罹不造克巳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叅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録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産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傳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即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艱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

中遇沉痾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叅自心舛質侔和璧文炳雕龍燿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馬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標尚杜熙好和

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絶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網采謙叔衍正直道雅洽聞弼寫兼識拔萃衙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即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温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届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土納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曹紛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其詞曰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稟政在

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勲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焉善者何望乃表聞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爲事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内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

十餘章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勑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又扶引就内改定皇誥允上酒訓曰臣被勑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臣以朽邁遭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録臣於將殁之年最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悟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自古聖王其爲饗也亥酒在堂而醪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隳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圻如磋如琢如

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酣以爲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蒙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已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高祖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

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初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高祖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

大懼允慰免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性又簡至不妄交遊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醯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綵百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誄頌箴論表讚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算法爲算術三卷子忱襲

忱字士和以父任除綏遠將軍長樂太守爲政寬惠民庶安之後例降爵爲侯尋卒

孫貴賓襲除州治中卒官

忱弟懷字士仁任城王雲即中令大將軍從事中郎授中散恬淡退靜不競世利在散輩十八年不易官太和中除太尉東陽王詡議參軍而卒

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沉雅

有度量博涉經史太和十五年拜奉朝請太尉法曹行參軍尋兼尚書祠部郎以母憂去職久之除治書侍御史轉洛陽令綽爲政強直不避豪貴邑人憚之又詔參議律令遷長兼國子博士行潁川郡事詔假節行涇州刺史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參議壬子歷肅宗初司徒清河王懌司馬冠軍又隨懌遷太尉司馬其年秋大乘賊起於冀州都督元遥率衆討之詔綽兼散騎常侍持節以白虎幡軍前招慰綽信著州里降者相尋軍還除汲

郡太守固辭不拜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等朋附高肇詔並原罪俄行滎陽郡事以本將軍出除豫州刺史爲政清平抑強扶弱百姓愛之流民歸附者二千餘戶遷後將軍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冬暴疾卒年四十八四年九月詔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簡

子炳字仲彰太尉行參軍稍遷征虜將軍開府掾早卒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

允弟推字仲讓小名檀越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南人稱其才辨遇疾卒於建業朝廷悼惜之喪還贈輔國將軍臨邑子謚曰恭賜命服衣冠允爲之作誄推弟燮字季和小字淳于亦有文才世祖每詔徵辭疾不應恒譏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

孫市賓奉朝請冀州京兆王愉城局參軍愉構逆市賓逃歸京後除青州安南府司馬永熙中冠軍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始神麚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

俱被徵

濟字叔民初補中書博士又爲楚王傳真君中假員外常侍賜爵浮陽子使於劉義隆世祖臨江於行所除盱眙太守後超授游擊將軍尋出除滄水太守卒年六十七贈鎮遠將軍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矯襲卒子師襲

師字孝則有學識歷詹事丞太子舍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散騎侍郎從事正員郎累遷光禄少卿行涇州事

卒贈龍驤將軍河州刺史

子和仁字德舒襲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領殿中御史少清簡有文才曾爲五言詩贈太尉屬盧仲宣仲宣甚歎重之常有高尚之志後爲洛州録事參軍不赴服餌於汲郡白鹿山未幾卒時人悼惜之

和仁弟德偉武定末東宮齋帥

矯弟遵自有傳

毗字子翼卿邑稱爲長者官至從事中郎

孫當尚書郎卒贈樂陵太守謚曰恭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也少時窮遊河表闕遂至河南尋復潛歸頗涉經籍微有注疏之用允領祕書典著作選爲校書即允修撰國記與俱緝著常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執筆而指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著論上下模預有功焉太和初模遷中書博士與李彪爲寮友並相愛好至於訓導國胄甄明風範遠不及彪也出除潁川刺史王肅之歸闕路經懸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給所須弗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微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治稱正始元年復出爲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效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子懷恕聰率多闕甚收潁川情和至襄武將軍本州冠軍府功曹參軍

懷恕弟懷遜頗解醫術歷位給事中卒於左軍將軍鎮遠將軍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詰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脩之義也

魏書卷四十八

魏書卷四十八考證

高允傳賦詩以訊○訊監本作迅今改正

執義守詰○玉篇詰同哲守詰即明哲保身之義也

魏書卷四十八考證

謹案卷四十七第十九頁後七行專任戎事刊本任訛征據毛本改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房崇吉刊本崇訛宗今改

卷四十八第四頁前三行宜使更事者刊本更訛便據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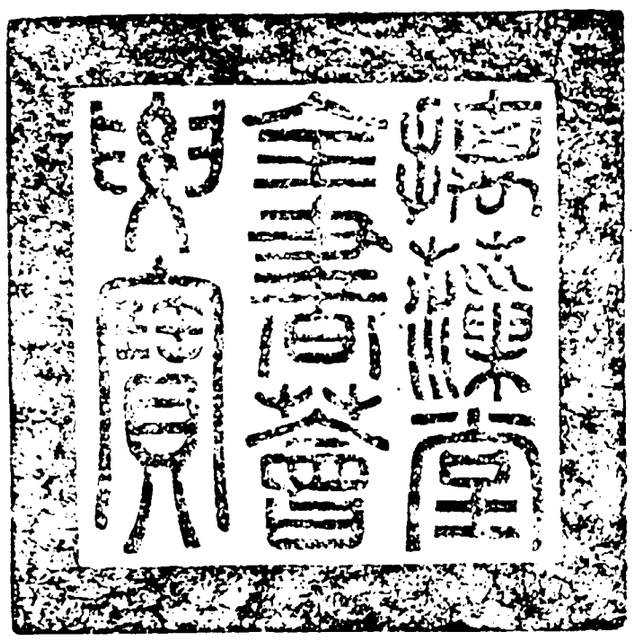
第十一頁前一行或罪入掖庭刊本入訛人據毛本本改

第十一頁前二行頻有檢劾刊本劾訛効據毛本改

第二十頁後三行神與理冥刊本冥訛宴據毛本改

第二十四頁後三行拜鎮軍大將軍刊本鎮下脫軍字據毛本增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不知何事刊本知訛如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左　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四十九 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六十八 史部

魏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齊 魏 收 撰

李靈 崔鑒

李靈字虎符趙郡人高平公順從父兄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太祖平中原聞勰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廳中世祖徵天下才儁靈至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從駕臨江除淮陽太守靈以學優溫謹選授高宗經後加建威將軍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高宗踐祚除平南將軍洛州刺史而卒時年六十三帝追悼之贈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簡

子恢襲子爵高宗以恢師傅之子拜員外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長安鎮副將進爵爲侯假鉅鹿公皇興元年鎮軍大將軍東平王道符謀反殺恢及雍州刺史魚玄明

雍州別駕李允等恢時年四十八顯祖愍之追贈恢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貞

恢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爲伯卒

子瑾字伯瓊太和中拜奉朝請後襲爵轉司徒廣陽王嘉集曹參軍太尉高陽王雍長流參軍太尉清河王懌記室參軍後除中堅將軍步兵校尉葛榮反於河北所在殘害詔瑾持節兼吏部郎中東北道弔慰大使至冀州值葛榮圍逼勑授瑾防城都督時瑾以三子自隨次子戰死瑾恐動人情忍哀輟哭城陷没賊既而走免永安初拜左將軍太中大夫殷州大中正累遷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太尉諮議參軍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大司農卿中正如故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元象元年秋卒年六十五贈使持節都督定瀛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景威襲武定末西汝陰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悅祖弟顯甫本州別駕遷步兵校尉從駕南討以功賜爵平棘子行并州事尋除河北太守卒贈顯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威

子元忠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陽縣開國伯子揔武定末河内太守

顯甫次弟華字寧夏初爲羽林中郎武騎侍郎步兵校尉轉直閤將軍武衛將軍華膂力過人頗有將略每從征伐頻著軍功賜爵樂城子定州驃騎長史輔國將軍中山太守卒贈前將軍幽州刺史有八子

長子構襲爵至通直散騎常侍卒贈殷州刺史

次敬義司徒長流參軍兼光禄少卿平北將軍光禄大夫卒贈本將軍殷州刺史

次叔向爲徐州鎧曹參軍帶郭浦戍主值刺史元法僧叛逼入蕭衍

次幼緒早亡

次季脩博陵常山二郡太守

次世幹次稚明兄弟並不修名行險暴無禮爲時所賤

華弟憑字青龍祕書主文中散累遷冀州征東長史太子中舍人阿附趙脩超遷司空長史給事黃門侍郎武衛將軍定州大中正坐脩黨免官後除趙郡太守卒

子道嘉字同吉豫州外兵參軍汝陽太守

同吉弟文衡開府行參軍

恢弟綜行河間郡早卒

綜子道字良軌有業尚初拜奉朝請尚書度支郎遷洛爲營構將高祖南伐爲行臺郎車駕還拜太子步兵校尉世宗初轉步兵校尉兼散騎侍郎副盧昶東北道使拜司空諮議加中壘將軍京兆王愉以征東將軍爲冀州刺史道爲愉府司馬愉反召集州府以告之道不從爲愉所害時年四十四事平詔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簡拜子渾給事中

渾字季初武定末大司農卿

渾弟繪字敬文齊王丞相府司馬

繪弟系字乾經少聰惠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

倫輩晚不逮之初爲征東法曹參軍後除奉車都尉加寧遠將軍尋拜大司馬廣陵王錄事參軍府解還鄉里徵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齊獻武王從子永樂爲濟州刺史聞而請與相見待以賓交之禮及永樂薨系送葬還都蕭衍遣使朝貢侍中李神儁舉系爲尚書南主客即系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齊文襄王攝選以系爲司徒諮議參軍因謂之曰自即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尋加征虜將軍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蕭衍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太尉高岳出討以系爲大都督司馬師還拜太子家令七年八月卒時年四十六時人傷惜之齊初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謚曰文

靈弟均趙郡太守

均子璨字世顯身長八尺五寸衣冠魁偉受學於梁祚興安中爲祕書中散本州別駕轉趙郡常山二郡太守遷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天安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

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陽城公孔伯恭等率衆迎之顯祖復以璨參二府軍事軍達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使遂不至時劉彧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屯下磛元令璨與中書即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簽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時永輜重在武原璨勸元乘永之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大雪寒永軍凍死者萬計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謨對爲兗州刺史綏安初附以參定徐州之功賜爵始豐侯加建武將軍延興元年年四十卒

謚曰懿

子元茂太和八年襲爵加建武將軍以寬雅著稱 闕又例降拜司徒司馬尋除振威將軍南征別將彭城鎮副將民吏安之賞帛百匹穀二百斛太和二十年年四十四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

子秀之字鳳起初除京兆王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襲爵中山公孔伯恭等率衆迎之顯祖復以璨參二府軍事軍達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使遂不至時劉彧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屯下磛元令璨與中書即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簽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時永輜重在武原璨勸元乘永之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大雪寒永軍凍死者萬計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謨對爲兗州刺史綏安初附以參定徐州之功賜爵始豐侯加建武將軍延興元年年四十卒

謚曰懿

子元茂太和八年襲爵加建武將軍以寬雅著稱 闕又例降拜司徒司馬尋除振威將軍南征別將彭城鎮副將民吏安之賞帛百匹穀二百斛太和二十年年四十四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

子秀之字鳳起初除京兆王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司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 卷四十九 七

爵拜尚書都官郎

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司空參軍轉外兵參軍本州治中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征南法曹參軍

子羽弟子岳字鳳跡員外郎大司馬祭酒秀之等早孤事母孝謹兄弟並容貌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

鳳昇子道宗武定末直閤將軍

道宗弟道林司徒中兵參軍

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稍遷司空諮議轉司馬監營構事出除寧朔將軍試守正平郡不拜兼定州大中正坐受鄉人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爲民從駕征新野又從討樊鄧持節兼散騎常侍東南二道使景明中除平陽太守以罪左遷步兵校尉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禄大夫宣茂議明堂之制以五室爲長與游肇往復肇善之遷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九遺言薄葬贈本將軍齊州刺史謚曰惠

子藉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歷員外郎給事中司

徒諮議參軍前將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
永熙初卒年五十四贈中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徹字伯倫武定末司空主簿
藉之弟志字敬遠有氣尚州主簿子長瑜郡功曹
敬遠弟幼遠性麤暴每爲劫盜刺史録殺之
宣茂弟叔胄舉秀才著作佐郎歷廣陵王諮議南趙郡
太守在位九載有政績景明三年卒年三十六謚曰惠
子弼字延軌位至相州録事參軍
弼弟翼字景業初爲溫寇將軍齊帥又除員外郎遷尚
書郎仍齊帥建義初遇害河陰贈平北將軍定州刺史
叔胄弟仲胄自中書學生歷公府主簿從事中郎諫議
大夫尚書左丞卒賜帛一百匹布五十匹綿五十斤贈
鎮遠將軍光州刺史謚曰恭
少子子仁尚書主客郎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
世與盧玄高允李靈等俱被徵語在允傳尋以母老固

辭後爲郡功曹而卒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
延興中受詔使齊州觀省風俗行兗州事以功賜爵桐
廬縣子出爲奮威將軍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悅新附民
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内治銅以爲
農具兵民獲利卒贈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
康
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爲中書學生主文
中散太尉諮議參軍本州大中正出爲常山太守卒於
郡時年二十七
長子脩義有風望襲爵自司徒黙曹參軍再遷寧遠將
軍新野太守還除太尉掾出爲冀州征東府長史卒年
四十五
長子放寬襲爵齊受禪例降
合弟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爲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
州安東府録事參軍陽平王顯之爲定州秉復爲衛軍
府録事參軍帶毋極令時甄琛爲長史因公事言競之

問秉以拳擊琛墜于牀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爲部卒勰目之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後爲司空主簿轉掾城門校尉長兼司空司馬遷長史加輔國將軍出除左將軍廣平内史大納財貨爲清論所鄙入爲司徒左長史未幾除平東將軍光禄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出除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爲杜洛周攻圍秉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與秉第二子仲哲赴救譚敗仲哲死之秉遂率城民奔定州坐免官尋除撫軍將軍行相州事轉征虜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昌末冀州流民聚於河外因立東冀州除秉爲刺史加征東將軍不之任永安二年遷衛將軍右光禄大夫秉年老被疾上表辭事詔不許元顥入洛秉避居陽武二年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太昌中除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侍左光禄如故頻以老病乞解永熙三年去職天平四年薨年七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滄三州諸

軍事本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曰靖穆

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爲荆州平南府外兵參軍北道行臺常景引爲行臺郎又啓除員外郎復爲安遠將軍尚書左中兵郎中以鄭儼之甥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於河陰年四十二贈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冀州刺史忻弟仲哲生爲祖母宋氏所養早有知識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略自許辟司徒行參軍假寧朔將軍統軍從廣陽王淵北討擊柔玄賊破之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於燕州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到下口遇賊仲哲戰歿時年三十五

長子長瑜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長瑜弟叔瓚司徒田曹參軍

仲哲弟叔彦撫軍將軍

叔彦弟季通武定中兼司農少卿

季通小弟季良風望閑雅自太學博士從都督李神軌

征討有功賜爵蒲陰縣男尋除著作佐郎通直散騎侍
郎轉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太尉長史及秉還鄉季
良亦去職歸養後除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秉卒於家
時年三十六贈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定州刺史謚曰
簡
秉弟習字貴禮有世譽歷司徒主簿彭城王勰開府屬
遷幽州長史博陵太守吏民愛敬之在郡九年轉河東
太守卒於郡年五十一贈中山太守孝昌三年重贈後
將軍并州刺史
長子世儒字希業卒於大司馬從事中郎
世儒第三弟叔業武定中南兗州別駕
秉從父弟廣字仲慶有議幹初爲中書學生高祖時殿
中郎中歷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步兵校尉詔守尚書左
丞父憂去職後任城王澄爲揚州引廣爲鎮南府長史
以母老辭景明末卒於家贈安遠將軍光州刺史
子元獻字世儁頗有學識舉秀才不行後卒於鄉里

魏書卷四十九

魏書卷四十九考證

李靈傳繪弟系〇系北史作緯按李氏宗族見於北史者趙郡太守頤字彦祖生三子思系曾其名系者即順之父也順與靈爲從父兄繪系俱靈之曾孫不應犯其五世從祖之諱當以緯爲是

魏書卷四十九考證

魏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齊　魏　收　撰

尉元　慕容白曜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泰常中爲前將軍從平虎牢頗有軍功拜中山太守元年十九以善射稱神麚中爲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小心恭肅以匪懈見知世祖嘉其寬雅有風貌稍遷駕部給事中從幸海隅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遷北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内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爲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劉彧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摛詣軍歸款元竝納之遂長驅而進賊

將周凱望聲遁走或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屯于下磛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呂梁散騎侍郎張引領卒二千守茱萸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内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張永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傷士卒乃命安都與璨等固守身率精銳揚兵于外分擊呂梁絕其糧運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張引東走武原馳騎追擊斬首八百餘級武原窮寇八千餘人拒戰不下元親擐甲冑四面攻之破穆之外營殺傷大半獲其輜重五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緩戰開其走路穆之率餘燼奔于永軍永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攻其南門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勢追擊時大雨雪泗水氷合永棄船而走元豫測永必將奔亡身率衆軍邀其走路南北奮擊大破於呂梁之東斬首數萬級追北六十餘里死者相枕手足凍斷者十八九生擒劉彧使持節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寧朔將軍益陽縣開國侯垣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沈承伯等永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船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彧東徐州刺史張讜據團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輔國將軍兗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驅掠近民保險自固元遣慰喻張讜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忻相與歸命元表曰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飢色求運糞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泝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又表分兵置戍進定青糞復表曰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彊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闕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糞已遣軍援須待赴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受命出疆再罹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捄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任苟

事宜宣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遺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即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千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即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剋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絶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

舉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民庶飜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謂可然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愚款彧復遣沈攸之吳悟公領卒數萬從沂清而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一萬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疥瓦膝行者盡送令還以沮其衆又表求濟師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會泗水暴竭賊軍不得前進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賊軍攸之悟公等輕騎遁走元書與劉彧徐州刺史王玄載示其禍福玄載狼狽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而遁於是遣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領騎一千與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持節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詔元曰賊將沈攸之吳

愔公等驅率蟻衆進寇下邳鄉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陸邀絶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蕩吳會懸旌秣陵至於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靜以聞是時徐州妖人假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姓元遣將追斬之四年詔徵元還京赴西郊尋還所鎮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三年劉昱將蕭順之王勅懃等領衆三萬入寇淮北諸城元分遣諸將逆擊走之元表淮陽郡上黨令韓念祖始臨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令撫綏招集愛民如子南來民費係先等前後歸附户至二百有餘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祖善於綏撫清身潔已請乞念祖爲睢陵令若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立一縣顯祖詔曰樹君爲民民情如此可聽如請元好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蕭道成既自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徵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大都將餘官如故總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桓和等皆平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爲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十三年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戶元表曰臣以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海内既平仍忝徐岳素餐尸祿積有年歲彼土安危窮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且臣初剋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兗唯以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貢罪便爾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斯戮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勅懃貢釁南叛每懼奸圖

狡誘同黨閇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爲宜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年頻表以老乞身八月詔曰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挹體懷平隱仁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以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仍違冲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夫大道凝虛至德冲挹故尹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則易爲其選朕既虛寡德謝曩哲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衰老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高祖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敝識見昧然在於心慮不敢不盡高祖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教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仰稟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竝以冲德懸車懿量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宿歸終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竝元

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更老非官耄耋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親幸省疾八月元薨時年八十一詔曰元至行寬純仁風美富內秉越羣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勳勤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効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立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終始勳書王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遠近流詠陟茲父事儀我萬方謂極眉壽彌贊王業天不遺老奄爾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懷但戎事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溫明祕器朝衣一襲并爲營造墳域謚曰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劒四十人賜帛一千匹

子羽名犯肅宗廟諱頗有器望起家祕書中散駕部令轉主客給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守殿中尚書兼侍中以父憂去職又起復本官詔襲爵加平南將軍高祖親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爲長兼仍守尚書奪祿一周遷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爲博陵郡開國公後爲征虜將軍恒州刺史卒仍以爲贈謚曰順

子景興襲正始元年卒贈兗州刺史無子

景興弟景儁襲爵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中坐杖國吏死降封深澤縣開國公

子伯永襲無子爵除

羽弟靜寬雅有才識世宗時爲尚書左民郎中卒贈博陵太守重贈鎮軍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敬

子祐之通直散騎常侍護軍長史卒

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琚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幷州刺史高都公謚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宮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徐州刺史

薛安都兗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内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或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幷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絶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碻磝以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或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内附既而或遣招慰復歸於或白曜既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以一旬之内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内剋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爲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或遣其將吳憙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憙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或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郡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爲書以喻之曰天棄劉或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衆敬等深覩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蕃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即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

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貢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者勢已土崩劉或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閫外豈能復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自求多福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竝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諠雜乃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爲之拜忿而箠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挾附緣此追以爲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寃之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

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焉

白曜弟如意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疆啓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閫外章卽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顯同見而橫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櫬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鑒亦幾於顛沛矣每鑒其事常爲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爲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萬杖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麾溝垣茁相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衝壁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怱怱莫不南顧時兵役既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纊之温新民忻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効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荆漢及青州剋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克定逖彼東南永爲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開伐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筭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既靜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

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僞亂真朱紫難辨傷夷未廖合門屠戮鴻勲盛德蔑爾無聞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内世載忠美秉鉞啟蕃折衝敵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契闊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既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岳主將驍雄按鉀在所莫不殉忠死難效節奉時此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況潛逆阻兵營岱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以圖存離敗之民不可以語勇哉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勢寧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已據彊兵之勢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爲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宰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勲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慰僵屍之魂使合棺定謚歿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絶世進可以奬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霈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爲中散遷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譽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爲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太后引見羣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克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過蒙曲照虚忝今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

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禄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官令微好碎事頗曉工作主司厨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構征新野南陽起諸攻具契皆參典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禄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虜將軍營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免不敢復姓皆以輿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勤未聞於斯日也海垂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

契長子昇字僧度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號征虜將軍甚得邊民情

契第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躭淫酒色不事名行

契弟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

魏書卷五十

魏書卷五十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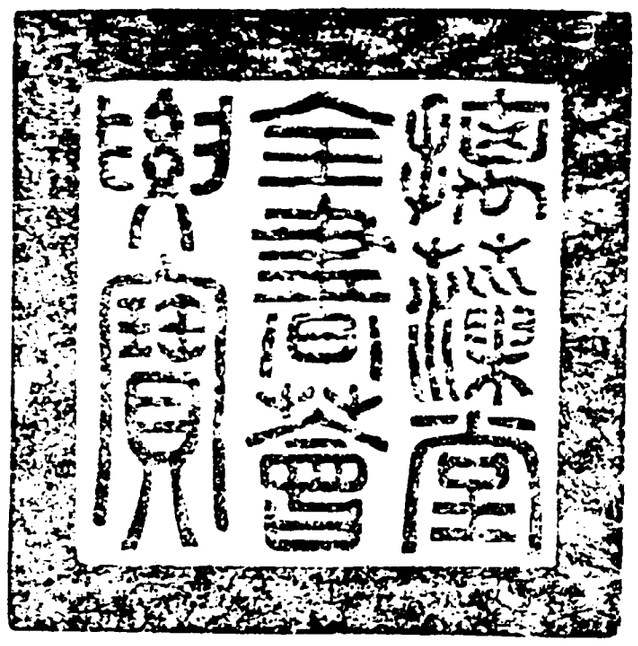
慕容白曜傳皆以興爲氏○史炤釋文慕容氏音訛又爲慕輿胡三省辨之謂慕容慕輿同出於鮮卑其得姓之初各自爲氏猶拓跋之與拔拔非音訛也臣人龍按本書官氏志莫輿氏後改爲輿氏乃神元皇帝時餘部諸姓內入者若此以輿爲氏則慕容種族緣懼禍而托之耳

謹案卷四十九第四頁前七行綜子道據北史道作遵與此異

第十頁後二行轉征虜將軍刊本虜訛東據毛本改

卷五十第四頁後八行如此則淮北自舉刊本脫北字據毛本增

第七頁前二行蕭道成既自立刊本自訛將據諸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焯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舉人臣王會燕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百七十 史部

魏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齊　魏　收　撰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耆字黃老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諡曰成侯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為虎賁中郎將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破之世祖謂諸將曰今若窮兵極武非弔民之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茂爵蒲陰子加彊弩將軍遷侍

輦郎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從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由是世祖壯之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加冠軍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徙其居民從平涼州茂為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將軍從破薛永宗伐蓋吳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賊軍車駕南征分為六道茂與高涼王那出青州諸軍渡淮降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以茂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義隆遣將檀和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州和之遁走高宗踐祚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為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為朝廷所稱太安二年夏領太子少師冬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諡曰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為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烈將軍又進爵行唐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遷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諡曰簡公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為中散賜爵范陽子加寧朔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本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有治稱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本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為耳目廣設方略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為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為招懷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寵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顯祖詔書誚讓之又以五州民戶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輕徭寬賦百姓安之延興五年卒

諡曰康公

子寶石襲爵

均弟天生為內厩令後典龍牧曹出為特節平北將軍

沃野鎮將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泰常中為中散稍遷內侍左右世祖時為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荊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尋加征西將軍後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世祖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六人斬首二千餘級俘獲一千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玄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降仇池平未幾諸氐復反推楊文德為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於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耻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為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為然尋除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隆復遣楊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義隆以文德為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玄明辛伯奮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方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

公主送京師義隆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擊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正月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諸氐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兵將救之至女磊聞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覆津據險自固義隆恐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糧覆津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增兵運糧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期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為脣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為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本或作句）或作勾皆疑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卦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

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糧路關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彊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千賫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闕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糧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糧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苦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祁山臣隨迎致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為尚書出為內都大官劉駿遣其將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勅文擊之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兵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為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本或作句）或作勾皆疑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卦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城守攻圍費日遂略地至高平劉駿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鋒候騎相遇即便交

戰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於城下其免者十餘人而已城内恐懼不敢出救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為内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賜命服一襲

子道明襲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為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高祖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涼澆一洮為河大為民患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領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大悅酋帥強奴子等各率户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為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劉準陰廬戍主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真衆潰僅而得免喜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懸崖險絶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黑潰走追奔西入攻陰廬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殺一千餘人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門智勇出於將相之族往年氐羌放命侵竊邊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資父舊勳或身建殊效威名著於庸漢公義列於天府故授以節鉞委閫外之任並罄力盡銳克荷所司霜戈始動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陰廬又梟凶醜元惡俱殲闕闇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略商校利害料其應否寧邊益國專之可也今軍威既振羣愚懾服草檄崇新有易因之勢寬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家累部送赴臺仇池南泰之根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守

防令奸覘之徒絕其僥倖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
土稱朕意焉又詔喜等曰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寇軍威
所及即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蘆之新邦梟擒首
逆剋剪凶黨勳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
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来駱谷置鎮是以奸賊息闕闇
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
前勅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
廷之固而卿等不祇詔命至於今日徒使兵人稽頓無
事閑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
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
表求来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之勢即令就
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於駱谷
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成
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南天水郡民柳旂據險不順喜
率衆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詔讓其
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
罰七年卒贈以本官諡曰恭公
子承宗襲爵
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勅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領衆三萬東征幽州平定
三郡拜幽州刺史後為使持節都督冀青二州諸軍事
前將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涅太宗時為侍
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章武侯諡曰隱勅文始
光初為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鎮
西將軍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
公鎮上邽詔勅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
拾歸於柏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軍廣川公乙烏
頭等二軍與勅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勅文引
軍入柏罕虜拾歸妻子及其民户分徙千家於上邽留
烏頭守柏罕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
雜人萬餘户據上邽東城攻逼西城勅文先已設備殺
賊百餘人被傷者衆賊乃引退冏會復率衆四千攻城

氏羌一萬戶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戶二萬餘人戍於北嶺為罔等形援勅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別令騎出擊之既而偽退罔率衆騰逐勅文輕騎橫衝大破之斬罔而北嶺之賊從高射勅文軍人飛矢如雨梁會得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為主勅文分兵二百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又遣步卒攻門剋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衆開門出走奔入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安豐公閻根率軍助勅文勅文表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那羅藩纂集衆旅剋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人來到會閻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並若欲須我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致文德誘說李洪来入東城即斬洪首送與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以今月二十四日来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一萬戶於北嶺為罔等形援勅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別令騎出擊之既而偽退罔率衆騰逐勅文輕騎橫衝大破之斬罔而北嶺之賊從高射勅文軍人飛矢如雨梁會得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為主勅文分兵二百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又遣步卒攻門剋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衆開門出走奔入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安豐公閻根率軍助勅文勅文表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那羅藩纂集衆旅剋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人來到會閻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不並若欲須我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致文德誘說李洪来入東城即斬洪首送與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以今月二十四日来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

隆職爵領兵聚衆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以来南勾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氐羌盡相脣齒為文德起軍所在結兵衆已集剋来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持賊在東城隔墻而已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剋来助會若又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今文德未到麥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為便伏願天鑒特遣大軍助臣誅翦表未及報梁會謀欲逃遁先是勅文掘重壍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夜至旦勅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鬬而況於人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會乃車陳飛梯騰壍而走勅文以白虎幡宣上下離心剋之易矣衆咸以為然初勅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勅文縱騎躡之死者大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衆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宦興為秦地王勅文

與臨淮公奚真討之軍次略陽勅文遣使慰喻而元達等三千餘人屯於松多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營拒戰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時與新平公周盆擊劉駿將殷孝祖於清東不剋天安元年五月卒

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翰族孫静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衛率以幹用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臨朐子後坐事免卒

子熙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薛曇尚迎蠕蠕主婆羅門於涼州又除鎮遠將軍河陰令卒贈輔國將軍朔州刺史

子纘武定末頹川太守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就而質焉慕容垂以為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来降太祖嘉之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賑恤妻子不免飢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已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温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温為幢將先登陷陳每戰必捷以功拜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為秦州司馬遷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仁篤慎密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温之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氐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民多應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會世祖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乃引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世祖嘉之徵為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為逆詔羅漢率騎一千討

擒之從征懸瓠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户比至盱眙頻破賊軍擒其將碩儼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高宗之立羅漢有力焉遷少卿仍幢將進爵野王侯加龍驤將軍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鎮西將軍及蠕蠕犯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軍事出為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反攻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氐羌大破之斬其渠帥賊衆退散詔羅漢曰卿以勞勤獲叙才能致用內總禁旅外臨方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名竹帛仇池接近邊境兵草屢興既勞士卒亦動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綏禁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兇醜隴右土險民亦剛悍若不尊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可息百姓無以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名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為先益國為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涇州民張羌郎扇惑隴東聚衆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率步騎一千擊羌郎擒之仇池氐羌叛逆遂甚所在蜂起道路斷絶其賊帥蚤廉符祈等皆受劉昱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為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為叛逆自羅漢涖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帖然高祖詔羅漢曰朕總攝萬機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羣司外任方牧正是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然赤水諸羌遠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勑領納其馬印付都牧以賜卿徵拜內都大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祖深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莊公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為侯景明元年卒

興祖弟伯慶為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
伯慶弟世興校書郎
羅漢弟大檀為中散恒農太守
大檀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為州行光州事
豹子弟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為假節龍驤將軍東
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親賜爵汝
陰侯加安東將軍徙爵魏縣侯遷安南將軍昭性柔曏
有才用出為趙郡太守治有能名徵拜光祿大夫轉中
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
史進爵魯郡公和平二年卒謚曰康公長子羅漢東宮
洗馬次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鷹揚
將軍出為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城陽公入為散騎
常侍顯祖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上表請援顯祖進伯恭
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以彭城內附彧遣
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軍次于秅賊將周凱聞

伯恭等軍至桑泉遁走張永仍屯下磑永輜重在武原
伯恭等攻而剋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興元年
正月天大寒雪泗水永合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等
進擊首虜及凍死甚衆八月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
內曰劉彧肆逆滔天弗鑒靈命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
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此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
首奔潰今乘機電舉當屠此城遂平吳會弔民伐罪幸
時歸款自求多福時攸之吳喜公等率衆數萬來援下

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將侯汾
等率騎五百在水南奚升等五百餘騎在水北南北邀
之伯恭密造火車攻具欲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
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
千向零中峽斫木斷清水路劉彧寧朔將軍陳顯達領
衆二千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
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
下伯恭部分諸將俠清南北尋攸之軍後伯恭從睢陵

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為二道遣司馬范師子等在清南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遂大破之斬其將姜産之高遵世及丘幼弼丘隆先沈榮宗陸道景等首攸之愔公等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劉彧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太恒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彧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二年以伯恭為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兗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彭城鎮將東海公三年十月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

伯恭弟伯遜為中書 闕 士襲父爵魯郡公拜鎮東將軍東莱鎮將轉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先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吕羅漢孔伯恭之為將也皆以沉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覬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魏書卷五十一

魏書卷五十一考證

韓茂傳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武安北史作安武下文云假安武侯似以北史為正

封敕文傳討虜文德剋来助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討虜文德討字應是計字之訛

魏書卷五十二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闞駰　劉昞　趙柔

索敞　陰仲達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

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為興將齊

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為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

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

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

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䴥二

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

為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

百姓安之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

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温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

遂沒於氏氏王楊盛盛子難當既有漢中以温為輔國

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温為難當府

司馬卒于仇池

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為尚書左

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遷子孫於建業遷玄孫

翼翼從子超宗令勝遐叔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

降

翼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為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

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為領軍元义所知待遷光

禄大夫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為豫州平南府長史

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入為驍騎將軍

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

世宗除持節征虜將軍岐州刺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河東更自修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將軍華州刺史謚曰成伯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踈狂有膂力歷河北恒農二郡太守並坐貪暴為御史所彈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為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妻羊氏夫妻相訟迭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朝野

遐初為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為梁城戍主被蕭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冠軍將軍軍主姜脩衆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坯姜脩又分軍據興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王僧炳頓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以

輔國將軍出為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胸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為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胸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胸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逆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閤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胸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為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進救胸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胸山至於郊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郊城借假節以為軍威遐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為光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為別將防捍西荊又為別將隸蕭寶寅東征淮堰熙平初出為平西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襄

子子獻襲爵

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邢巒平豫州獲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為秦州[闕]西府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脩義同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為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為事叔隆姦詐無行忘背恩義懸瓠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更與文相斷絕文相長者不以為恨及文相為汝南內史猶經紀其家後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為汾州平西府司馬冀臨亡以穆託領軍元乂以穆為汝南刺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為屈丐統萬城銘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為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勘有屈焉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及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既善為典雅之詞又工為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

華知叟至名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敘温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為笑狎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為豪儁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焉後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為德請財何為也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誠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閹排踈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久地陋僻而偕徼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不治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為耻養子字螾蚓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敝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螾蚓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為美談吾之於子以

弦韋為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貪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禡胡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奨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茉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敝閭見其貧約以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閭作宣命賦叟為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咸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縣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我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縣中散常侍縣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

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縣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兎李敞欣得宋縣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委託之牧犍以縣為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世祖拜縣為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世祖并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曰恭

長子巖襲爵改為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國將軍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清嚴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户曹參軍轉并州城陽王鸞城局參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十一年頗得民和遷青州渤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沖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敘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儁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為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兄懷義開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吕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沮渠蒙遜為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顛而

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乘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邊桀起瓊臺紂醑糟山周滅妖姒亡喪以田險詖敝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脩臧焉茫茫禹跡畫為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美虞疎網改祝殷道攸數龍盤應德隋蛇銜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曲問津用能重離襲曜魏闕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籙夕惕乾乾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焚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蔑敢告在僕世祖平涼州八國賜爵臥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欽興高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隅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遘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暗齡

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徑（其三）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帝用訓誥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其四）爾應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弾毫珠零落紙錦粲墳無疑割典無滯泮（其五）山降則謙含柔為信林崇日漸明升斯進有邈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其六）由卓泯時無逸勒路盈摧輪（其七）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抑

揚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寮我遐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其八自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闇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其九諮疑祕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穉望儀神婉即衆心虛悟言禮樂採研詩書其十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乏由賜退非田憲素鬢掩玄枯顏落傭其一文以會友友由知已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盼坎迷流靦良闇止伊爾虬光四鱗曲水其二久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啓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恵愛為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恵之以德音執敭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訓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来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謁謁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城振彩涼區其一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儁響駭華戎其二響駭伊洛何金聲久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潜思淵亭秀藻雲布其三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燿紫宸與乾作配仁遍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吏永貽大賚其四伊余櫟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厠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其五明升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潜既慙朱闕亦愧

閭閻其六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曲策載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其七遠思古賢内尋諸已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其八世之圮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王澤遠灑九服来同其九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也剋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為羣表我思與之均於紵縞其十仁乏田穉量非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頃千載曠遊邁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其十

一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敝兩問可守安有回賜其十二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頸義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興兄同歸國賜爵句町男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伏熾磐以暉為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暮瑰暮我王度庶績緝熙其四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庇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淹離纏已際頎難分岐載張載繼其五聞

諸交舊累聖疊曜淳源雖漓民懷餘劭思樂招人靜以鎮躁簡彼繁音和此清調其六詔下曰文辨訐曰明化由禮治政以寬成勉崇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其七浩誅承根興宗欽等俱死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言美鬚髯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李神儁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闞駰字玄陰敦煌人也祖倌有名於西土父玖為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遷尚書姑臧平樂平王丕鎮涼州引為從事中郎王薨之後還京師家甚貧敝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

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私署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東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

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同郡索敞陰興為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市衣而入世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本或作悲亦作匪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為城民

歸仁有二子

長買奴

次顯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沖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沉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為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指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茲在

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謬當蒙數世之宥況乃維祖建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為竊歎臣忝職史敢冒以聞奏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世蔚為儒宗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為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為著作郎後以歷効有績出為河内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鞞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像六卷柔為之注解咸得理衷為當時儁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讚頗行

于世

子默字沖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為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為中書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授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為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為請詔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諡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敞在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為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泣而別敞為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其篤於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為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內徙代都司徒崔浩啓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祕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為高祖挽郎拜奉朝請後廣平王懷取為國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深為懷所親愛轉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為汝南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史時前行州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既聞爾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擅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請道方為其子神儁為前將軍荊州刺史請道方為其府長流參軍神

儁曾使道方詣蕭衍雍州刺史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
沉正為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
邊鄙神儁令道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為土因
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因
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既至拜奉朝請轉員外散騎
侍郎孝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詔
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使於蕭衍至南兗州有詔追
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右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
十二人士咸嗟惜之贈撫軍將軍荆州刺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
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
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魏書卷五十二考證

宗欽傳宗欽○宗監本訛作宋今改正

無忘歲寒○詩凡十三章此句下應如前注其十三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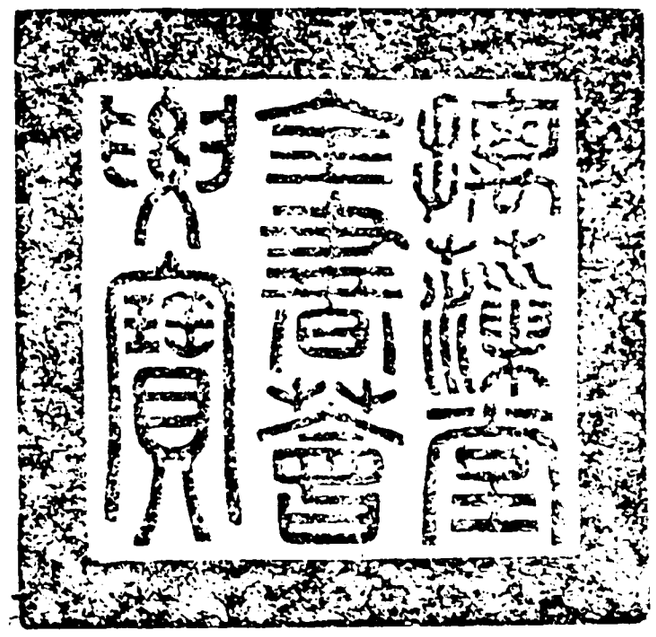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五十一第十四頁前八行臨朐子後坐事免卒刊本子後訛都護據毛本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所在蜂起刊本蜂訛鋒據毛本改

第十七頁後二行外任方牧正是志士建節之秋刊本闕方牧正是四字據毛本增改

第十七頁後三行遠居邊土刊本脫遠字據毛本增

第十八頁後五行進爵城陽公刊本城訛成據毛本改



校覆官編修臣方　煒

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舉人臣王會燕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卷四千四百七十二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齊 魏 收 撰

李孝伯 李沖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為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軍荊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

言之於世祖徵為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真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梃并請駱駝世祖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

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為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為隣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淩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今行禁止主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廢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鬬人不鬬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

來言開閉有常何為杜塞絶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内有具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曰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奉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覿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梃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久絶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為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閒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二王貴遠啓聞為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餐不為隣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為隣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澱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為人暢曰魏帝久

為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梃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為著僑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為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其北人故為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為失算但因夜回歸致戎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

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始濟翮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一崔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猶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

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籍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為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

天道暢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令為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為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宗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嘗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賾謂之曰孝伯於鄉遠近其為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為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為也元顯志氣甚高為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勳賞勞有國恒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宣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綣綣侍從廟算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為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勳焉出內勤王

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
高宗沖年纂運未及追叙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微績
未甄誠志長奪搢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
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圮先臣榮寵前朝勳書
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隆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
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勳重先朝世絶繼
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
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帝勳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
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
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絶封於聖明之時
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
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
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益
以奬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僞書翻流上國尋其訕
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
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

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
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
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
棘子謚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
簡其秀儁者欲為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尚
小引問之安世陳説祖父甚有次第即以為學生高宗
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

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温敏敬慎高宗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賾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益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

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絶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為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為之修飾廟堂表旌廣平宋繇陽平路恃

慶皆為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標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標軍遂為通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妒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謐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為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為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道將來跡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

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為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為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號為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曰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為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為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獨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為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

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寅又啓瑒為左丞仍為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寅又啓為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俶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猶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為老博士也與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絶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謚字永和在逸士傳

謚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為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説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虚雅寬甚有儒者之風

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黄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説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沖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為長兄榮陽太守承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為門戶所寄沖沉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沖與承長子韶獨清簡修潔交遊不妄戲雜流輩人美焉顯祖末為中書學生沖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沖以

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為宜沖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為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馬沖家素清貧於是始為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哀舊淪屈由之蹲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糾佐贓罪佐及沖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沖寵貴綜攝內外護為南部郎深慮為沖所陷常求退避而沖每慰撫之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沖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沖從甥陰始孫貧往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為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馬主見沖乘馬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沖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沖為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

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沖謁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沖女為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代層臺廣廈崇威於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於咸鎬益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敝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歷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為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指

仍詔六軍發軫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啓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將軍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實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効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為難矜喪反旆於義為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

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為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十閒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鑾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為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為大舉因以協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沖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郭雖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沖為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沖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剋城則遣

沖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絶界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郡樹將為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舍之而旋戮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為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沖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為聰明又不為劣闇卿等不為大賢亦不為大惡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開戶而鬬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沖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搆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兇蠻密

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脩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筮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剋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沖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為未可宜至來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為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朕若秋行無剋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不人盡其心罷議而出後世宗為太子高祖醼於清徽堂高祖

曰皇儲所以纂歷三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醼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沖對曰東暉承儲蒼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寬含得預此醼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元拔穆泰罪事沖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為律文養子而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為罪而兄弟不預然父兄為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為依據律文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不稱子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等以為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子坐是為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養

與生同則父子宜均衹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為有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為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則應死可特原之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圜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勤志彊力孜孜無怠旦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務盈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鬢髮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

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為中尉兼尚書為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背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沖頗銜之後高祖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沖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為滿矣沖時震恐數數責彪前後慫慂眙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沖素性温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為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沖貞和資性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遷洛朝選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數睿範仁恭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留勤應陟兼良宿宜褒可

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以聞高祖臥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為時宗勳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旋鑾覆舟躬睇塋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沖亡沒之故言及流涕高祖得留臺啓知沖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摳衣總轡朝務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其相痛惜如此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鬩及沖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沖之德也始沖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沖明目當官圖為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子延寔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膂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沖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益有魏之亂臣也

魏書卷五十三考證

列傳第四十一〇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

崔挺李安世三人其傳云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

孝伯之兄子父詳中書博士今魏書諸本詳及安世

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李肇經史釋題楊九齡目錄

第四十五卷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藏

用十三代史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

論安世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或

後人移安世傳附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父子事於

此篇亦不可考證故載諸目錄同異以傳疑

魏書卷五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奮要卷四千四百七十三 史部

魏書卷五十四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二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

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

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

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

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散騎常侍

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

徵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

為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鯁好自矜誕陵獵人物

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

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

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

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為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謨太和中為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為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顧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儁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為閭而字焉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閭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

以功進爵為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閭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齪齪順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祐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

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
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
悟遺此崇高挹彼沖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
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
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之
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祖西無思不順禎候並
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烏呈皓醴泉流液
黃龍蜿蜿遊麟奕奕沖訓既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
灼典刑勝殘豈遠期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
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
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
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絃高
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為顯祖所知數見引接
參論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永明初為中
書令加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
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

見廟算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
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
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
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
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
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
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
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
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推朽何
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
明太后令召羣臣議之閭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
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
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
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
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効

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為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内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准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鄉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草慮覩覦絶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恒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偽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閭曰竊謂袁盎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望之為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閭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棊後事顯忠初非佞也閭曰子棊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為佞也子棊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

問對問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

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

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邊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王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為應乘弊致討為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為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為寇擾為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閭曰昔漢高之基何為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為宜有乃詔閭為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敘凶事高祖曰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閭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引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閭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為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為旨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饗羣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為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為宜有乃詔閭為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敘凶事高祖曰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閭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引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閭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為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為旨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饗羣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

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萬幾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閭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為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既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他但使令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遠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閭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為事閭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敘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為政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十四年秋閭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已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叡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

懼蒸民之姦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絶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為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為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為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幾甸之民飢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幷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為患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為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閭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

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閱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獲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為迎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剋其城戍鎮已定而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最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閱朝於行宮高祖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附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為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剋其城戍鎮已定而

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最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閱朝於行宮高祖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

恐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閭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草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荊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為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閭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勳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襄厥勤閭每請本州以自効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並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荅不許徵為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問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閭累表遜位詔曰閭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儁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餚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為之流涕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勳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籥金

漢世榮貶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于家世宗遣使弔慰贈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文侯閭好為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為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閭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為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三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為賊所擒念生以為黃門郎死於秦州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為奴所害

閭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絶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魏書卷五十四考證

游雅傳趙靈秦始長城是築○史記匈奴傳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此所稱趙靈之築長城也又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此所稱秦始之築長城也

謹案卷五十三第五頁前二行不為隣國之人也刊本為訛謂據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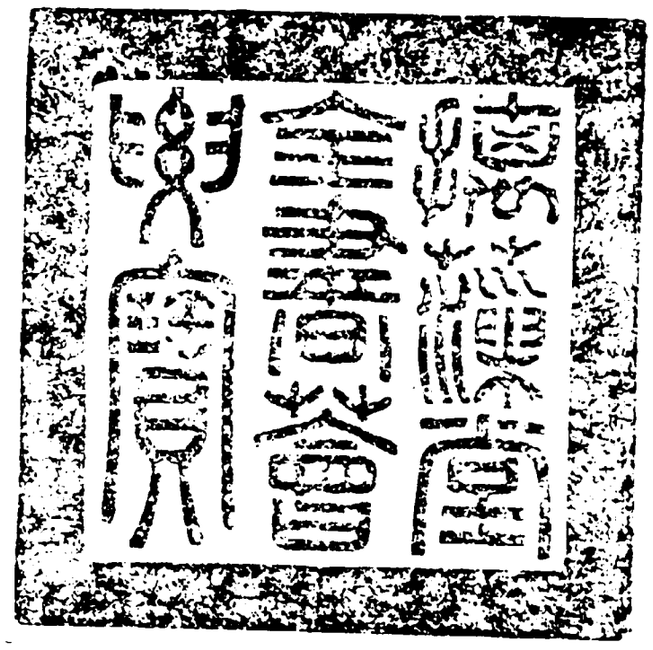
第八頁前六行高宗甚悼惜之刊本宗訛祖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六行不稱子不從父刊本脫不字今增

卷五十四第十頁前六行制勝可果刊本制訛則據毛本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動之以禮刊本動訛勤據毛本改

第十五頁後五行後詔問與太常刊本問訛聞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李帶雙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百七十四 史部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 劉芳

齊 魏 收 撰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鱓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為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儼俱為主書高祖踐祚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暠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為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鎮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為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為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為稱職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賾絶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清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絶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賾我今遣使於理為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為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温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辭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内外並著顯績逮于耆年履道不渝是以蘧草之始委以禮任遲能迁德匡贊於朕猶高尚悠邈便爾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鐘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禄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宫詔曰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救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宫賜穀帛如前為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禮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

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内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

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馬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為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為内祕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為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上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謟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禄養乃出為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為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為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黄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黄門如故兼侍中為畿内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

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臣愚謂此言可許朐山久捍危敝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世宗將從之尋而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内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朐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

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待連兵六里雖尅尚不可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飢敝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爾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僞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畧願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即位遷中書令光禄大夫加金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為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為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义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賜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内剛直躭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啟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俸禄而已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怨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怨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羣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

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兗州長史芳出後伯父遜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為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為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慼慼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鞫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太后徵愧於心會蕭賾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

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産等俱為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産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蕤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蕤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正除員外散騎常侍俄蕤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

馬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芳為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屈宗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高祖南征宛鄧起為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埸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蕤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衰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為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敷為先誠復政有賢文茲範

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俞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云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益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以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為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清寡欲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

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之本寔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説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央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

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也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迎王氣益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乘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

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為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為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

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

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槷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唯誡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槷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益亦不離松也世祖從之芳沉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為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馬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録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

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為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厥以第三子珍為後

珍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潁縣子

懌弟厥字景興好學彊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為宰輔厥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厥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復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經厥為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齎獻武王至洛責厥而誅之時年五十二

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隲應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厥之死隲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為儀同開府以隲為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隲前後受敕接對其使十六人出為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厥弟悅永安中開府記室

悅弟輯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輯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閤粹少尚氣俠兄厥死粹拍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屢為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

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瓌
張豹子等率衆一萬送糧鍾離時思祖為平遠將軍領
兵數千邀衍餉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少騎一千於鍾
離之北過其前鋒録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精
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
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悅弟寧遠將軍景修寧遠將軍
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
慶真龍驤將軍徐敬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

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
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蕭
衍衍以思祖為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領冦淮北數年
而死

纘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
萬壽斬晰送首以朐山内附并晰子胜於京師數年後
以胜為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有名位

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字世宗初入
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
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
袁翻常為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參
議新令性沉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時
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
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景修寧遠將軍
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
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大功太傅清河王
懌受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搆紳領袖若天
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
懌為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
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
懌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
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
品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子規早卒

筠弟箬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郎箬亦善士與和元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蘭陵太守治以清白為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為南兗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竭固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為太子恂納其女為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有將畧累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節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於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禕字彦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子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内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蕭宗時徵為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時爾朱世隆等威權自已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據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户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不奪其意乃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既還奉送所持節自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為適興和三年卒

初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畧等及彭城内附
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還徐
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彦植襲爵見
叙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彦植恭慎長厚為時所稱
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為琅邪太守屬徐州刺史薛安都
將謀内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
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
州刺史謚曰懿其子孫因此遂家彭沛

子長猷以父勳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
入為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既剋
宛城拜長猷南陽太守及鑾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
剋荆州留滿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蕪統戎馬非直綏
初附以扞城相託特賜繡二百疋高祖崩於南陽歛於
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蕪給事黄門侍
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為揚州刺史詔長猷為諮議參
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内史徵

拜諫議大夫轉司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
卒謚曰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興和中睢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
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羣賢既聿修克隆堂構正情
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
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沉深好古博通洽識
為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
見重於世不虚然矣

魏書卷五十五

魏書卷五十五考證

游明根傳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臣人龍按本書游雅傳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北史游明根即附雅傳後謂為雅從祖弟竊疑本書五十四五兩卷亦必有一非魏收之舊者否則此處應如北史稱雅從祖弟不應複云廣平任人矣

劉芳傳遣其長史元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元字下汲古閣本有一龜字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五十五考證

列傳第四十四

齊 魏 收 撰

鄭羲 崔辯

鄭羲字幼驎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睡不仕娶於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即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為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剋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

虞羲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羲齎白虎幡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陰劉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羲曰今張超驅市人負擔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修城深壍多積新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成食盡城潰乃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羲河南民望為州郡所信遣羲乘傳慰諭羲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頓川尋見擒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高祖初蕪員外散騎常侍假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準中山王叡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羲為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沖貴寵與羲姻好乃就家徵為中書令文明太后為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羲蕪太常卿假榮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刊石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加給事中出為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沖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郛城令董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負勤恤百姓羲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為高祖納其女為嬪徵為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疋尚書奏謚曰宣詔曰益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充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閥廉清稽古之効未光於朝策睞儁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克舉自荷後任勳績未昭尚書何乃情

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善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稍遷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治才為高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緦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出為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永平三年卒贈本將軍兗州刺史謚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逆伏誅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羣言初為中書學生遷祕書郎拜主文中散徙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負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治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緩遂命邢巒總集敘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禍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詳為司徒以道昭與邢王秉為諮議參軍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竊以為崇治之道必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黎藿蕪穢遊兒牧豎為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盼賜垂鑒察若臣徵意萬一合允求重勅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

從廣平王懷為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為州都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强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擾亂之際乃使鄭衆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歷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款務修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諮詢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爾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修生房

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覩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榮陽邑中正出為平東將軍光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為祕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道貽好為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侍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為北豫州刺史仍本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兗潁三州諸軍事關二字將軍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麤疎起家著作佐郎鄭嚴之敗也為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遵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婬風稍行及元乂擅權公為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治婚宦無貶於世有識咸以歎息矣義五兄長白騏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讎

白騏孫道慴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脩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高祖納其女為嬪出為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內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希儁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儁弟幼儒好學修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

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景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子敬道敬德並亦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為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為悲嘆

胤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為妃出為東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為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錄義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為行臺郎中事寧還都遷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為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護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

人蕭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行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惏妻定豐王元延明女專為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户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為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誡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為諭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

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皐男稍遷黎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遵鎮守滑臺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遷散騎常侍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年

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武定中司徒詰議

洞林子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滎陽邑中正潩陽太守坐貪穢除名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瓊字祖珍有彊幹之稱自太尉詰議為范陽太守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姊妹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為時人所稱美

子道邕歿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竊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南兗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禄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詰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常少卿青州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州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賓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禄大夫卒

連山性嚴暴撾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

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衆人擒執

至家臠而殺之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功自效思明至驍騎將軍直閤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卒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藩也先護深自結託及爾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即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轉通常侍加鎮北將軍尋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州都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為東道都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彧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戶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頴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爾朱榮死徐州刺史爾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既出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畧屢為統軍東西征討以軍功賜爵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遷輔國將軍太尉司馬出為濟州刺史將軍如故為政寬

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惠
子貴賓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金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燕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異母弟大倪小倪皆麤險薄行好為劫盜侵暴鄉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並為爾朱仲遠所殺

尚從父兄雲字道漢歷鷹門濮陽二郡貪穢狼籍肅宗時納賄劉騰得為龍驤將軍安州刺史坐選舉受財為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賓自祕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魏郡太守金紫光祿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義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內附拜滎陽太守
子頵考太和中復為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
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
仲明兄洪建李沖女婿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
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斬
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邕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
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帶渦陽
戍主頓為蕭衍遣將攻圍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
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邑七百
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少卿武泰中潛通爾朱榮謀奉
莊帝及在河陰遂為亂兵所害事寧追封南頼川郡開
國公食邑千五百戶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
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爵隨例降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學涉經史威儀整峻顯祖徵
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邑太守政事之餘
專以勸學為務年六十二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

曰恭
長子景儁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
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勑接蕭賾使蕭琛范雲
高祖賜名為逸後為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
參定朝儀雅為高祖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
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
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
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揩
為殷州巨倫仍為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歛恤亡存
為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為黃門侍郎巨倫心惡
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
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
晦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騎數百
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也便欺賊
曰吾受敕而行賊不信共熬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

賊帥餘人因與奮擊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陰失道惟看佛塔戶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假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住郡界歲儉飢之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兗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尋除光祿大夫三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懷州衛軍府錄事參軍齊受禪爵例降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請歷太尉祭酒尚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除魯陽太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求款附詔模為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衆赴之事覺模焚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剋免官及蕭寶寅討關隴引模為西征別將屬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大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安東將軍万俟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於時將督敗沒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為名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擊賊入深沒於陳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永熙中追錄前勳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護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當世幹具釋褐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揚昱以數諫獲免後為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

肇為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指性嚴烈能摧挫豪彊故時人語曰莫猵都賈反獺孤指反付崔指於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指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為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衆庶斯饉帝乙罰已良以為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汩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為災户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為舄鹵菽麥禾黍化作蓬蒲斯用痛心徘徊潜然佇立也昔洪水為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惣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揆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實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耀自比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户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田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遠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堨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余隄之畧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通逕過瀉其境潟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晷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起晒之茲地荒蕪臣實為取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昔魏國鹹鳥史

陰霖動彌旬月遙遠運惟用舟艫南畞畜薇事未耜而衆庶未為饉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餘臣既鄉居水際目睹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墜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為患黎民阻飢靜言念之晨不遑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久之京兆王繼為大將軍西討引楷為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盛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禄大夫燕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為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趁趣北界鄴下兖燼蠢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運惟用舟艫南畞畜薇事未耜而衆庶未為饉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餘臣既鄉居水際目睹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墜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為患黎民阻飢靜言念之晨不遑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久之京兆王繼為大將軍西討引楷為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盛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禄大夫燕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為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趁趣北界鄴下兖燼蠢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運惟用舟艫南畞畜薇事未耜而衆庶未為饉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餘臣既鄉居水際目睹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墜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為患黎民阻飢靜言念之晨不遑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久之京兆王繼為大將軍西討引楷為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盛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禄大夫燕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為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趁趣北界鄴

下兖燼蠢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効力以弱敵彊折骸煮弩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詭然升儲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内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家口單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禄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為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名窘屬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為疑楷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臧獲耻之況賊來攻楷率力抗拒强弱懸殊勒兵士撫厲之莫不

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速戰半旬死者相枕力渴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茂才平州録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歿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歿關西

士約弟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羲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魏書卷五十六

魏書卷五十六考證

鄭羲傳洞林子敬叔○子監本作字據本傳云鄭羲五兄長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遂各序其子某孫某今觀下文有云敬叔弟士恭則可知敬叔士恭皆洞林子而非其字矣今改正

崔辯傳逸弟模○臣人龍按本書崔玄伯傳附崔模乃別為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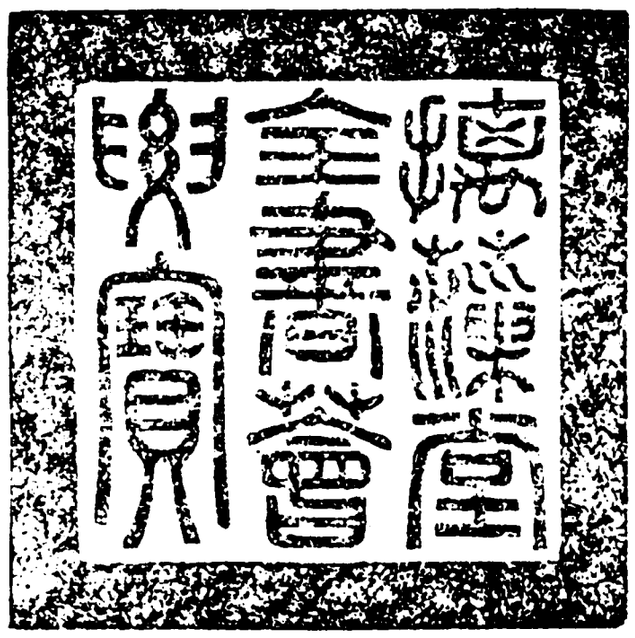
穿鑿涓澮○涓疑應作溝

謹案卷五十五第二十頁後五行雖訓答論難刊本訓訛訓據毛本改

卷五十六第九頁後五行謚曰簡刊本曰訛田簡下行曰字據毛本改

第十八頁後二行及在河陰刊本陰訛陽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八行是不遑食刊本遑訛違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　椿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百七十六 史部

魏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齊　魏　收　撰

高祐　崔挺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高祖賜名祐司空允從祖弟也祖展慕容寶黃門郎太祖平中山內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世祖滅赫連昌以功拜游擊將軍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轉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薊縣侯使高麗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

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材性通放不拘小節初拜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以祐招下邵郡羣賊之功賜爵建康子高宗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初劉義隆子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高祖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臣等聞典謨典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録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録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敘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盡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

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佇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祕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之勳業顯于皇策仕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容問祐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祐又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職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

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録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餘如故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為令時相關預而已出為持節輔國將軍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傅以昔參定律令之勤賜帛五百疋粟五百石馬一匹昶以其官舊年著雅相祇重妓妾之屬多以遺之拜光禄大夫傅如故昶薨後徵為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而不赴於是尚書僕射李沖奏祐散逸淮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詔免卿任還復光禄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為靈

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問中書博士早卒

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自司空參軍轉員外郎襲爵建康子遷符璽郎中出為冀州別駕未之任屬刺史元愉據州反世宗遣尚書李平為都督率衆討之平以顥彼州領袖乃引為録事參軍仍領統軍軍機取捨多與參決擒愉之後別黨千餘人皆將伏法顥以為擁逼之徒前許原免宜為表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濟事定顥仍述職時軍旅之後因之饑饉顥為綱紀務存寬靜甚收時譽尋加陵江將軍坐事免久之除鎮遠將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征虜將軍仍中散卒時年四十九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謚曰惠子德正襲武定中黄門侍郎

顥弟雅字興賢有風度自給事中稍遷司徒府録事參軍定州撫軍府長史卒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冀州刺史

子德乾早有令問任城太守卒

雅弟諒字修賢少好學多識强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
京兆王愉開府辟召高祖妙簡行佐諒與隴西李仲尚
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稍遷太尉主簿國子博士正
光中加驍騎將軍為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
逼諒同之諒不許為法僧所害時年四十一朝廷痛惜
之贈左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以諒臨危授命誠節可
重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贈帛二百匹優一
子出身謚曰忠侯三子長惠勝武定中司徒外兵參軍
諒造親表譜録四十許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盡覽者
服其博記

祐弟欽幼隨從叔濟使於劉義隆還為中書學生遷祕
書中散年四十餘卒

子法永諸王從事中郎亦早亡

祐從父弟次同永安末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乾邕永熙中司空公長樂郡開國公

乾邕弟敖曹天平中司徒公京兆郡開國公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
世祖洪晉吏部尚書父鬱濮陽太守挺幼居喪盡禮少
敦學業多所覽究推人愛士州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
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款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門有
禮讓於後頻值饑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
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
羅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貧困
不為畜積故鄉邑更欽歎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
博士轉中書侍郎以工書受勑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
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
參議律令賜布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牛各二尚書李
沖甚重之高祖以挺女為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
劉昶南鎮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為昶府長史以疾辭免
乃以王肅為長史其被寄遇如此後除昭武將軍光州
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挺赴
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

祖甚悅謂挺曰別卿已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彝受使省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代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唯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先是州内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諸州中正本在論人高

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於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敘挺終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為申請遽伯玉恥獨為君子亦何故嘿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下官雖慙古賢不伐之美至於自衒求進竊以蓋之詳大相稱歎自為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四年卒時年五十九其年冬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

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之中並謂終當遠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舊故多有贈賄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高祖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為羣拜紀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司徒彭城王勰抜為行參軍後除著作郎襲父爵尚書令高肇親寵權盛子植除青州刺史啓孝芬為司馬後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在府久之除龍驤將軍廷尉少卿

孝昌初蕭衍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鄴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月不進勑孝芬持節齎庫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荊州刺史李神儁為蕭衍遣將攻圍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為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於時州郡內戍悉已陷沒且路由三鴟賊已先據孝芬所統既少不得徑進遂從弘農堰渠山道南入遣弟孝直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奔散人還安堵肅宗嘉勞之并賚馬及綿絹等物後以元乂之黨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孝芬為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為都督北討鮮于修禮於時孝芬所害融乃密啓云孝演入賊為王遂見收捕合家逃竄弟孝演率勒宗從避賊於博陵郡城為賊攻陷尋為賊遇赦乃出孝昌三年蕭衍將成景儁率衆逼彭城除孝芬寧朔將軍員外常侍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便是親舊曾何相負而內頭元乂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却之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實有此誰能得聞若有聞知此於元乂親密過臣遠矣對言者足辨虛實

靈太后悵然意解乃有愧色景僑築柵造堰謀斷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起戰景僑等力屈退走除孝芬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尚書為徐兗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逺引南賊圍逼兗州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大都督刁宣馳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蕭衍餘悉平定永安二年莊帝聞元顥有內侵之計勑孝芬南赴徐州顥遂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為後援孝芬勒諸將馳往圍暄恐顥遣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息五日暄遂突出擒斬之俘其卒三千餘人莊帝還宮授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乃除太常卿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修延襲據荊州城囚刺史李琰之招引南寇除孝芬衛將軍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又除都督三荊諸軍事車騎將軍假驃騎將軍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勑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

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勞撫之天平
末王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家屬母李氏喪
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時年四十七無子弟宣度以子
龍後之

勉弟宣猷司徒中郎走於闕西

宣猷弟宣度齊王儀同開府司馬

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
宣略並死於晉陽

孝芬弟孝暐字敬業少寬雅早著長者之風彭城王勰
之臨定州辟為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外兵參軍歷員
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武泰初蠻首李
洪扇動諸蠻詔孝暐持節為別將隸都督李神軌討平
之爾朱榮之害朝士孝暐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
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常侍加征虜將軍尋除趙郡太守
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七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
緡民皆賣鬻兒女夏堪大熟孝暐勸民多收之郡內無

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
興立學校親加勸篤百姓賴之卒於郡時年四十九贈
通直散騎常侍平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簡朝議謂為
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昂武定中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孝暐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
傑少無宦情沈浮卿里河間王琛為定州刺史以為治
中晚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修禮起
逆孝演率宗屬保郡城為賊攻陷賊以孝演民望恐移
衆心乃害之時年四十無子弟孝直以子士遊為後

士遊儀同開府倉曹參軍

孝演弟孝直字叔廉身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起家
司空行參軍尋為員外散騎侍郎宣威將仍以本官入
領直後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兄孝芬除
荊州詔孝直假征虜將軍別將總羽林二千騎與孝芬
俱行孝直潛師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後蕭衍將曹

義宗仍在馬圈鼓動順陽蠻夷緣邊寇竊孝直率衆禦之賊皆退散還轉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爾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並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沉孝直不答年五十八卒於鄉里顧命諸子曰吾才疎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子欽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皆遵行之有四子

長子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絶見者為之悲傷操尚貞立博洽經史雅好辭賦喪紀之禮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太尉汝南王悦辟行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巖武定中員外常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絶肉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旦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内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友為宗族所稱自中書學生為祕書中散在内謹勅為高祖所知出為冀州咸陽王禧驃騎府司馬在任久之太和二十年遷建威將軍平陽太守不拜轉高陽内史高祖南討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為榮後改定職令振本資惟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褒升除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内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為逆禧敗事發振研覈切至終時琇内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為之言振研覈切至終

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龍驤將軍
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還朝除河東太守永平中卒於
郡時年五十九贈本將軍南兗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
四十餘載考課恒為稱職議者善之
長子宣伯早喪
子勁字仲括驃騎參軍
宣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温厚有風尚以軍功
起家襄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普泰中從兄孝芬為荆

州請為車騎府司馬孝芬轉西兗州為驃騎府司馬太
昌初冠軍將軍北徐州撫軍府長史固辭不獲免興和
二年中尉高仲密引為侍御史尋加平西將軍武定中
卒子道綱
挺從父弟元珍釋褐司徒行參軍稍遷司徒主簿趙郡
王幹開府屬景明中荆州長史史久之為司徒從事中郎
有公平稱後遷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正光末山胡作
逆除平陽太守假右將軍為別將以討之頻破胡賊郡

內以安武泰初改郡為唐州仍除元珍為刺史加右將
軍以破胡勳賜爵涼城侯爾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
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酈惲拒守不從為子鵠所
陷被害世咸痛之
子叔恭
挺從父弟瑜之字仲璉少孤有學業太和中釋褐奉朝
請廣陵王羽常侍累歷蕃佐入為司空功曹參軍事太
尉主簿遷冀州撫軍府長史後為揚州平東府長史帶

南梁太守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來降瑜之迎接有勳
賜爵高邑男孝昌初除鴻臚少卿三年卒年五十六贈
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有三子
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與
和中除廣平太守卒贈中軍將軍殷州刺史贈平東將
軍謚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縣令
仲舒弟季舒給事黃門侍郎

挺從祖弟修和州主簿
子儉字元恭雅有器度歷太學博士終於符璽郎中
儉弟緒字仲穆定州撫軍府法曹參軍
緒小弟孝忠侍御史祕書郎並有容貌無他才識
緒子子謙尚書郎
子謙弟子讓與侯景同反子謙坐以囚執遇病死於晉陽
子讓弟子廉等竝伏法
修和弟敬邕性長者有幹用高祖時自司徒主簿轉尚書都官郎中所在稱職遷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母憂去職後中山王英南討引為都督府長史加左中郎將以功賜爵臨淄男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以本將軍出除管州刺史厚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五贈司徒左長史凡所製文多行於世
長子史武定末儀同府長流參軍
纂兄穆寬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子暹武定末度支尚書兼右僕射
纂弟融字修業奉朝請尚書令高肇出討巴蜀引為統
子子盛襲爵除奉朝請
神龜中卒年五十七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謚曰恭

軍還除員外散騎侍郎正光中定州別駕年四十二卒子鴻飜郡功曹

纂從祖弟遊字延叔少有風縣釋褐奉朝請稍遷太尉主簿江州刺史陳伯之啟為司馬還除奉車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録事參軍尋轉司馬及英敗於鍾離遊坐徙秦州久而得還大將軍高肇西征引為統軍除步兵校尉遷豫州征虜府長史未幾除征虜將軍北趙郡太守並有政績熙平末轉河東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州郡為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代郡内感之太學舊在城内遊乃移置城南閑敞之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慕號為良守以本將軍還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固辭不免先是州人楊松柏楊洛德兄弟數為反叛遊至州深加招慰松柏歸款引為主簿稍以辭色誘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帥感遊恩遇獎諭羣氐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遊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彦據州為逆數日之後遊知必不定謀欲出外尋為城人韓祖香孫祿攻於州館遊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為羣小所辱也尋為祖香等所執害時年五十二永安中贈散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伏護開府參軍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隕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魏書卷五十七考證

崔挺傳其被寄遇如此○北史無寄字

孝芬率大都督李叔仁柴等起戰○起當作赴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五十八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六

楊播

楊播字延慶自云恒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祖真河内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高祖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匹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祖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整奉養盡禮擢為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親優賜亟加前後萬計進北部給事中詔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戒以軍略未幾除龍驤將軍員外常侍轉衛尉少卿常侍如故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獲而還高

祖嘉其勳賜奴婢十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居然山而還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回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為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乃為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船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舟船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除右衛將軍後從駕討崔慧景蕭衍於鄧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已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籌限已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巵酒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從到懸瓠除大府卿

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南王悅騎兵叅軍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為錄事參軍蕭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為內應邃已纂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畝陽設交境之備令扳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察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小黠令集兵遣移虛搆是言得無有別圖也

稚深悟之乃云録事可造移報侃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稚乃奏侃為統軍侃叔椿為雍州刺史又請為其府録事參軍帶長安令府州之務多所委決及蕭寶夤等軍敗北地功曹毛洪賓據郡引寇抄掠渭北侃啟椿自出討之遂購募戰士信宿之間得三千餘人銜枚夜進至馮翊郡西賊見大軍卒至衆情離解洪賓遂通書送質乞求自效於是擒送宿勤明達兄子賊署南平王烏過仁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除侃鎮遠將軍諫議大夫為稚行臺左丞尋轉通直散騎常侍軍次弘農侃白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為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算略抗行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鬬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剋思計可録請為明公前驅稚曰薛修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為疑侃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緣進達可為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民多在東境修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率衆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彦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蕭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數百里内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修義亦即逃民遂轉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

遁長安平侃頗有力建義初除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其年州罷除中散大夫為都督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為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住此者正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州敘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於是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車駕南還顥令蕭衍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爾朱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為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即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村惟多縛筏間以舟檝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即奏行此計於是爾朱兆與侃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復除其長子師沖為秘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為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為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瘡愈而更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百姓便之侃乃隨事

秦遂圍岐州扇誘巴蜀大都督爾朱天光率衆西伐詔侃以本官使持節兼尚書僕射為關右慰勞大使還朝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莊帝將圖爾朱榮也侃與其内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密謀爾朱兆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為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歿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純陁襲

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蒙高祖賜改性寬謹初拜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慎小心專司醫藥遷内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闥又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祉討破之於後梁州運糧為羣氏劫奪詔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招慰尋以氏叛拜光禄大夫假平西將軍督征討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太僕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漿不御羣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為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館信宿賜馬十匹縑千匹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高祖自鍾離趣鄴至磁碣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縑千五百匹坐為平原太守崔敞所訟廷尉論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降為寧朔將軍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為楊靈珍所破降於蕭鸞至是率賊萬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辨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武都氐楊會反假椿節冠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祉討破之於後梁州運糧為羣氏劫奪詔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招慰尋以氐叛拜光禄大夫假平西將軍督征討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太僕卿秦州羌吕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聚衆反詔椿為別

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或謀伏兵山陘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竄者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加安東將軍初顯祖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惟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為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正以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為不可時八座議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居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永平初徐州城人成景儁以宿豫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剋而返久之除都督朔州撫冥武川懷朔三鎮三道諸軍事平北將軍朔州刺史在州為廷尉奏椿前為太僕卿日招引細人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椿罪應除名為庶人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世宗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寺斷聽以贖論尋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監修白溝堤堰復以本將軍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

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傜役及至閏月即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椿在州因治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為御史所劾除名為庶人正光五年除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時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停長安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衛尉卿轉左衛將軍又兼尚書右僕射馳驛詣并肆齎絹三萬匹募名恒朔流民揀充軍士不行尋加衛將軍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夤元恒芝諸軍為賊所敗恒芝從渭北東渡椿使追之不止寶夤後至留於逍遥園內收集將士猶得萬餘由是三輔人心頗得安帖于時涇岐及豳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內外得七千餘人遣兄子録事參軍侃率以防禦詔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其統內五品已下郡縣須有補用者任即擬授椿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椿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於蕭寶夤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夤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悦不少至於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啓肅宗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鄒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所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辭以老病不行建義元年遷司徒公爾朱榮東討葛榮詔椿統衆為後軍榮擒葛榮乃止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征東將軍昱出鎮滎陽為顥所擒又椿弟順為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遁並從駕河北為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内外百

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每辭遜不許上書頻乞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願言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辭理彌固以茲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乘詢訪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為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欷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遺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綠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

布衣韋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閒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母子閒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

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閒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吾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論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禄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憍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普泰元年七月為爾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不寃痛之太昌初贈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諸軍事太師丞相冀州刺史

子昱字元晷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出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屬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為民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於洛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洽則從其洽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

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也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勑令臣下咸知為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以後若非朕手勑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久之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當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义靈太后召义夫妻泣而責之义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义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乃集親姻泣而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不婚女未嫁何忽忽便求離居不聽遂懷憾焉神龜二年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义乃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隱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义又構成其事乃遣左右御伏五百人夜圍昱宅而收之並無所獲靈太后問其狀昱具對元氏講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义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元义之廢太后乃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义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义旨就郡鐇昱赴鄴訊百日後乃還任孝昌初除征虜將軍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北鎮饑民二十餘萬詔昱為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空虛謀欲攻掩刺史元修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豳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

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乃薦侍中催軍尋除征虜將軍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出為雍州刺史徵昱還除吏部郎中武衛將軍轉北中郎將加安東將軍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薦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除度支尚書轉撫軍徐州刺史尋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後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蕭衍遣將軍王辯率衆侵寇徐州番郡人續靈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刺史擁衆一萬攻逼番城昱遣別將劉藏擊破之臨陳斬靈珍首王辯退走侃兄深時為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柰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屬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軍右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為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既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荼太守西河王悰並踰城而走俱被擒縶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顥至執昱下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貢病黃泉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顥乃拘之明旦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言初下都日袁昂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柰何殺楊昱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顥既入洛除昱名為民孝莊還宮還復前官及父椿辭老請解官從養詔不許爾朱榮之死也昱為東道行臺率衆拒爾朱仲遠會爾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都督瀛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孝邕員外郎走免匿於蠻中潛結渠帥謀應齊獻武王以誅爾朱氏微服入洛參伺機會為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殺之

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請累遷直閤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預立莊帝之功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戶出為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罷州還遇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贈都督相殷二州諸軍事太尉公録尚書事相州刺史

子辯字僧達歷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雍州刺史

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自奉朝請稍遷太尉掾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賜爵弘農男建義初遷通直常侍出為平西將軍正平太守進爵為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將軍還京之日兄弟與父同遇害辯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燕恒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仲宣弟測朱衣直閤亦同時見害太昌中贈都督平營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吏部尚書平州刺史

測弟稚卿太昌中為尚書右丞坐事死

順弟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於時高祖沖幼文明太后臨朝津曾久侍左右忽咳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於宗族姻表罕相祇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

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又為直寢遷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以津為都督征南府長史至懸瓠徵加直閤將軍後從駕濟淮司徒誕薨高祖以津送柩還都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世宗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世宗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半為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閤出除征虜將軍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民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察佐有瀆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為右將軍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為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還除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太后疑津貳已不欲使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搔擾不敢出戰津欲禦

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劒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閉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為左衛尋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薛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諭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一萬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持疑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踰城賊入轉衆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欲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慙典守者以相告洛周弗之責也及葛榮吞洛周復為榮所拘守榮破始得還洛永安初詔除津本將軍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當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書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除吏部

元顥内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為中軍大都督燕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洒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為司空加侍中爾朱榮死也以津為都督并肆燕恒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燕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委津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手下唯羽林五百人士馬寡弱始加招募將從滏口而入值爾朱兆等便已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為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為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為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渡河而爾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遂乃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三太昌初贈都督秦華雍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津有六子

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

澹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郎莊帝北巡奉詔慰勞山東車駕入洛除尚書左丞又為光祿大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受委河北燕黃門郎詣鄴參行省事尋遷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時年四十二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度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轉給事中父津在中山為賊攻逼逸請使於爾朱榮徵師赴救詔許之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常寢宿於御牀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以自慰尋除吏部郎中出為平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於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東將軍光州刺史逸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昃不食夜分不寢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

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又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干犯時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二萬詔聽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煮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進咸言揚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爾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洛為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謚曰貞

逸弟謐字遵智辟太尉行參軍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為爾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

謐弟遵彥武定中吏部尚書華陰縣開國侯

津弟暐字延季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稍遷散騎侍郎直閤將軍本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尚食典御孝昌初正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讓武定末尚書祠部郎中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

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皆有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世隆等將害椿家諶其為逆奏請收治前廢帝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下詔付有司撿閭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世隆後乃奏云楊家實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廢帝惋恨久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縱擅無如之何永熙中椿合家歸葬華陰衆咸觀而悲傷焉

播族弟鈞祖暉庫部給事稍遷洛州刺史卒贈弘農公

謚曰簡父恩河間太守鈞頗有幹用自廷尉正為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令出除中山太守入為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荊州刺史還為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所居以彊濟稱後為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卒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華州刺史

長子暄卒於尚書郎

暄弟穆華州別駕

穆弟儉寧遠將軍頓丘太守建義初除太府少卿尋為華州中正加左將軍儉與元顥有舊及顥入洛受其位任莊帝還宮坐免後以本將軍領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普泰初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中以大將軍除北雍州刺史仍陷關西

儉弟寬自宗正丞建義初為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稍遷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永安二年除中軍將軍太府卿後為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澄城縣開國伯太昌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尋加驃騎大將軍除華州大中正監內典書事坐事去官永熙三年薦武衛將

軍又除黃門郎隨出帝入關西儉寬皆輕薄無行為人
流所鄙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
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
於誠至恭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陳紀門法
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
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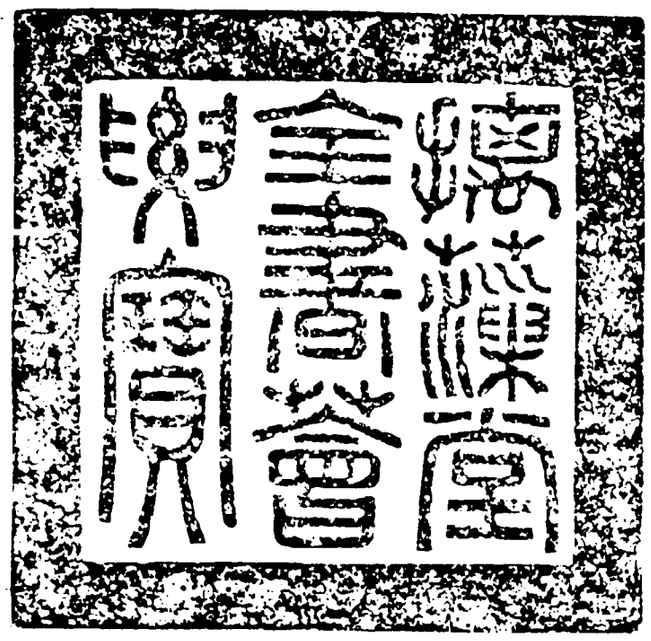
魏書卷五十八考證

楊播傳爾朱榮東討葛榮○討監本作封各本同本書
孝莊帝紀建義元年九月壬申柱國大將軍爾朱榮
率騎七千討葛榮於滏口破擒之餘衆悉降冀定滄
瀛殷五州平則封字乃討字之訛也

謹案卷五十七第三頁後五行昔宋均樹德刊本均訛鈞據後漢書改

卷五十八第十八頁後三行慎勿諱隱刊本勿訛忽今改

考證第一頁前四行討葛榮於滏口刊本滏訛滍據本書帝紀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焯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百七十八

魏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劉昶 蕭寶夤 蕭正表

齊 魏 收 撰

劉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兄駿以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開府及駿子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疑昶有異志昶聞甚懼遣典籤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觀其意子業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法生義陽謀事汝何故不啟法生懼禍走歸彭城昶欲襲建康諸郡竝不受命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人間行來降在路多叛隨昶至者二十許人昶雖學不淵洽略覽子史前後表啟皆其自製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劉彧遣其員外郎李豐來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顯祖詔昶與彧書為兄弟之戒彧不答責昶以母為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瑩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更與彧書昶表曰臣植根南偽託體不殊秉旄作牧職班台位天厭子業夷戮同體背本歸朝事捨簪笏臣弟彧廢姪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義難奪為臣之典靡經棠棣之詠可修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書事為二敬猶修往文彼所不納伏願聖慈停臣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國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訶詈童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能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蕭道成殺劉準時遣諸將南伐詔昶曰卿識機體運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慙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豎剋蕩兇醜翦除民害氛穢既清即胙卿江南之土以興蕃業乃以本將軍與諸將同行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陳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為感歎後昶恐雨水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遊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高祖引見於宣文堂昶啟曰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廢昏立德扶定傾危萬里奔波投蔭皇闕仰賴天慈以存首領然大恥未雪痛愧纏心屬逢陛下釐校之始願垂曲恩處臣邊戍招集遺人以雪私恥雖死之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誠累紀本邦湮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災良以為愧出著之日請別當處分後以昶女為鄉君高祖臨宣文堂見武興王楊集始既而引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遠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

之臣況此蕃垂之主故勞公卿於此昶對曰陛下道化光被自北而南故巴漢之雄遠覲天闕臣猥瞻盛禮實忻嘉遇高祖曰武興宕昌於禮容竝不閑備向見集始觀其舉動有賢於彌承昶對曰陛下惠洽普天澤流無外武興蕞爾豈不食椹懷音又為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春高祖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因奏曰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慟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損威靈伏聽斧鉞高祖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剋而還豈但卿也十月昶朝于京師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朝因月旦欲評魏典夫典者為國大綱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

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倣元凱昶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流為不朽之法豈唯髣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高祖曰國家本来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恒無公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其心人君患不能納羣下之諫為臣患不能盡忠於主朕今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者宜各舉所知朕當虛已延納若能如此能舉則受賞不言則有罪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劒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薨於彭城年六十二高祖為之舉哀給温明秘器錢百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黄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武王伷故事謚曰明

昶適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厄疾尚高祖妹彭城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先昶卒贈員外常侍

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竝皆疎狂昶深慮不能守其爵封然輝猶小未多罪過乃以為世子襲封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姊也拜員外常侍公主頗嚴妒輝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輝輝遂忿憾疎薄公主公主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為夫婦之理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周歲高陽王及劉騰等皆為言於太后太后慮其不改未許之雍等屢請不已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誡令謹護正光初輝又私婬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惡主姑陳留公主共相扇奬遂與輝復致忿爭輝推主墮床手脚毆蹈主遂傷胎輝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為兵公主因傷致斃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謂侍中崔光曰向哭所以過哀者追念

公主為輝頓辱非一乃不關言能為隱忍古今寧有此此所以痛之後執輝於河內之温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得免三年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四年輝卒家遂衰頓無復可紀

文遠歷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為統軍在壽春坐謀殺刺史王肅以壽春叛事發伏法有通直郎劉武英者太和十九年從淮南內附自云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司徒外兵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擊將軍卒于河內太守而昶不以為族親也

蕭寶夤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鸞之竊位封寶夤為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王蕭衍既克建事寶卷悖狂其直後劉靈運等謀奉寶夤密遣報寶夤寶夤許之遂迎寶夤率石頭文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尚及建業城城上射殺數人衆乃奔散寶夤棄車步走部尉執送之自列為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卷弟寶融僭立以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喻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蕭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從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夤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哀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夤景明三年閏四月詔曰蕭寶深識機運歸誠有道冒

嶮履屯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領主書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衣冠車馬在京邸館付尚書悉令預備及至京師世宗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蕭衍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世宗以寶黃誠懇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八座門下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黃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虎賁五百人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為彊弩將軍竝為軍主寶黃雖少羈流而志性雅重過暮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黃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三月寶黃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值賊將姜慶真內侵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黃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黃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黃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戶及中山王英南伐寶黃又表求征乃為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衍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黃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黃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詔曰寶黃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黃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黃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嘗歸休寶黃器性温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蕭衍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

驥守之衍遣師攻文驥盧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夤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盧昶節度賜帛三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詔曰蕭衍送死連兵再離寒暑卿忠規内挺孝誠外亮必欲鞭尸吳墓戮衍江陰故授卿以總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歟寶夤對曰雠恥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厲將帥誓必拉彼姦勍以清王略聖澤下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横流哽咽良久於後盧昶軍敗唯寶夤全師而歸延昌初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復其齊王四年遷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為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蕭衍遣其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封梁郡開國公寄食濟州之濮陽熙平初賊堰既成淮水濫溢將為揚徐之患寶夤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將軍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其直閤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衍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叵寶遣府司馬元達統軍魏續年等赴擊破之孟孫等奔退乃授左光禄大夫殿中尚書寶夤又遣軍王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賊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衆驚擾自殺害者甚衆寶夤還京師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閼東洛三州諸軍事衛將軍荆州刺史不行復為殿中尚書寶夤之在淮堰蕭衍手書與寶夤曰謝齊建安王寶夤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絶一隅内無素畜外絶繼援守危疏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為彊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内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戮力盡心内外大勲不報翻罹

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讎敵之力
內盡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
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
已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
等以雪冤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
大事寶眛予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
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絶棄房室斷除滋味
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為可重朕
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
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
何忍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為李繼伯在壽陽
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
小相酬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
戍不與校計繼伯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修此堰止欲
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
幼有個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
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時矣雖然為卿計者
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應援得捷之
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若
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為韓信
受困野鷄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妻之意朝廷為之報
答寶夤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出為都督徐南兗
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及乃起學館於清東朔
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政治吏民
愛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稱正光二年徵為車騎大將軍
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克
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
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蒞練迹
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
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
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
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於多

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罔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慊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厥大名允茲令問自叱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昏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

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為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蹔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諺諺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偽辯鋒出役萬慮以

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録簿止姦回其内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

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没親命匪棄國孰無父況今封灰尚存長虵未滅偷生江表自安妻酖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絶山淮温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為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草化無思不賾貴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築豪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鏤身之酋屈膝

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款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栖會稽賴宰嚭以獲立漢困彭宋實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録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況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歷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遥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楷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五年蕭衍遣其將裴邃虞鴻等率衆寇揚州詔寶黄為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既而揚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邃軍斬鴻賊邃奔退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彦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寮以息阿胡為太子其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為高陽王伯珍為東郡王安保為平陽王遣天生率衆出隴東攻没汧城仍陷岐州執元志裴芬之等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乃除寶黄開府西道行臺率所部東行將統為大都督西征肅宗幸明堂因以餞之寶黄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萬追奔至于小隴軍人採掠遂致稽留不速追討隴路復塞仍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捉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以伯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敗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奔敗伯度乃背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走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國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黄朝廷喜伯度立義之功授撫軍將軍涇州刺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而大

都督元修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終為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夤不能制孝昌二年四月除寶夤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夤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夤之力矣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敝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停長安收聚離散有司處寶夤死罪詔恕為民四月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為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據州請降於寶夤十月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復其舊封是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夤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鄺道元為關中大使寶夤謂密欲取已彌以憂懼而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夤密遣其將郭子恢

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冏是月遂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乃遣郭子恢東寇潼關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崔襲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人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夤寶夤遣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遐為遐所殺又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會子恢為官軍所敗長孫稚又遣子彥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此勢挫還圖寶夤軍至白門寶夤始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渡渭橋投於寧夷巴張宕昌劉興周舍尋奔醜奴醜奴以寶夤為太傅永安三年都督爾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寶夤並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夤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

下欲不殺蕭寶夤帝問其故道習曰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夤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之寶夤敗於長安走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歷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馳牛署賜死寶夤之將死神儁攜酒就之以敘舊故因對之下泣而寶夤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而已公主攜男女就寶夤訣別慟哭極哀寶夤死色貌不改寶夤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並凡劣

長子烈復尚肅宗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寶夤反伏法

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仕至司徒左長史凱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感說之天平中凱遂遣奴害公主乃輾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滅

寶夤兄寶卷子贊字德文本名綜入國寶夤改焉初蕭衍行滅寶卷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而不言行乃納之生贊以為已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如常夜則銜悲泣涕結客待士恒有來奔之志為衍諸子深所猜疾而衍甚愛寵之有濟陰苟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話等既感其情義敬相然諾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蕭衍衍命贊為南兗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於時肅宗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便遣使密告誠款與寵話夜出步投彧軍孝昌元年秋屆于洛陽陛見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夤于時在關西遣使觀察聞其形貌欽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户及寶夤反贊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為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勉建義初隨爾朱榮赴晉陽莊帝徵贊還洛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出為都督齊濟西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

州刺史寶夤見擒贊拜表請寶夤命爾朱兆入洛為城
民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録還京爾朱世隆欲相陵逼公
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為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趣白
鹿山至陽平遇病而卒時年三十一贊機辯文義頗有
可觀而輕薄俶儻猶有父之風尚普泰末敕迎其喪至
洛遣黄門郎鹿悆護喪事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至
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蕭衍猶以為子祔葬蕭氏
墓焉贊江南有子在國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蕭衍弟臨川王宣達子也正表長七尺
九寸眉目疎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衍以為封山
縣開國侯拜給事中歷東宮洗馬淮南晉安二郡太守
轉輕車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初衍未有子以正表
兄正德為子既而封為西豐侯正德私懷忿憾正光三
年背衍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禮待尋逃歸衍
不之罪後封正德臨賀王衍末復為散騎常侍光禄大
夫知丹陽尹事侯景之將濟江也知正德有恨於衍密
以勲封蘭陵郡開國公吳郡王食邑五千戸尋除侍中
車騎將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賞賚豐厚其
年冬薨年四十二贈侍中都督徐揚兖豫濟五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開國公王並如故謚
曰昭烈子廣壽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賁亡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
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之誠昶諸子厄疎喪其家業寶夤背恩忘義梟獍其心

此亦戎夷影狡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瞰其門至於毋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讐賊寵祿頓臻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魏書卷五十九

魏書卷五十九考證

蕭寶夤傳誰復掌其勤墮○墮與惰通禮月令曰民氣解墮韓非子五蠹篇侈而墮者貧史記司馬相如傳不敢怠墮注墮同惰

魏書卷六十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八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為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偽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勑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為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為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亦徵還停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沉抑乃表曰齊土自屬偽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扁任甚少沉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為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詰則華族蒙榮良才獲敘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

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
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
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
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憂勤思
恤民敝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蔑以為喻上
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吏
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奢遂成侈俗
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富之家童

妾衣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
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
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
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
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
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
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
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

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
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
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
五十六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
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
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謚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學後司
空高允奏為秘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叡貴寵當世

為文遷秘書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
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自通侍
中崔光舉子熙為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初子熙父
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
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
此父亡居喪有禮子熙為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
後復用及元乂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為之憂悴屏處田

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乂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傳靈攬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乂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王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為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乂為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閽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詣禀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內呈為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栲閼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諂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為王致死王之忠誠太后返政以元乂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傳靈攬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乂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王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為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乂為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閽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詣禀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內呈為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栲閼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諂是款篤節義純貞非但緼藏胷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於萬代豈可為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乂籍寵姻戚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阜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乂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為國臣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為亂荆徐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奏令關東鳥沸令元乂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為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禄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抑為聖朝懷慙負愧以臣赤心慺慺之見宜枭諸兩觀泠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沉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陽之

憤下報忠臣寃酷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傳其翼朝野切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乂猜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為之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叔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寃妻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

為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乂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兼黃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按檢弼遂大見詰讓爾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為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爾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怨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杲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而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怨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尋正吏部郎出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冊之故封歷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初為侍讀又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騎將軍元粲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聘王氏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睦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興和中孝靜欲行釋奠敕子熙為侍講尋卒遺戒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

武定初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兗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為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浹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葉實為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輟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

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闈閫之內者豈以為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咸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幾晏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口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頤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

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耻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胄自墜於皁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簒弑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弃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怨為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紛紜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救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為夫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草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為盛豈若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廝豎之邑

減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齔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閈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偽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供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為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勸為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令給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諠囂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高祖善之後乃啟乞宋王劉昶府諮議參軍事欲立効南境高祖不許高

祖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詠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為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覩惟新之禮染翰勒素實錄時事亦未慙於後人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裨暉日月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贊務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為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高祖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高祖嘗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為可復以為不可宜相與量之李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兒地為欲益治贊時高祖曰俱欲為治沖曰若欲為治陛下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愚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沖曰傳嚴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沖謂諸卿士曰適欲請諸賢救之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為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臣既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書監令之于必為秘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高祖曰

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傷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為本州中正一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為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赭陽蕭鸞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十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赭陽勳賜爵章武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男

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纚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敏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勳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為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勳詔曰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糾或長傲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蕭尚書張奐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才猶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鄙狠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閥并禁問訊諸王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為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游策駑厠羣龍如何情願奪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屆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赭陽勳賜爵章武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男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

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沖真喪晦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為東宮侍講太延五年世祖平涼遷于京師為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為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實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成前籍後授方伯愚以為允書奏從之顯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虔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秘書令初遷神主於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為宜依舊事駿獨以為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輔為至勲吳鄧之儔以征伐為重績周漢既無文於遠代魏晉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軌乎乖衆之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若

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所
以勸誡將來垂範萬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
逆其得已乎今廟算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
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喻淮南若
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道成之
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
彼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
患之大仁揚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
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夤僥
倖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脫攻不稱心恐兵不卒解
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為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
本臣愚以為觀兵江滸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
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彊負而來彊負而來則淮
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寇圖異則禍釁出然後
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
株待兔算神規彌綸百勝之外
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頹虞淵昏耄將及雖思
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曰臣聞
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通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
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沒之年
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猶慕蘧伯玉日月則天與唐風斯
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則天與唐風斯
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無隱謀之地冥靈
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
勝喜躍謹竭老鈍之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述狩甘
雨之德焉其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
承祜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
上聖敬日新汪汪廓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與化津
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訪
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葉
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

柔大哉肆眚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户詠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羿浞為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徽音一振聲周漢奚棄忿彼苛刻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類深盛熙茁鰥貧巷詠寡婦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迥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惟雨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洽臣延躍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鹿車而運廟算失思有司不惠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實賴衣食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遺芳載臭洽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瞽敢獻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爾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為十篇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鑒戒既備良用欽斟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門無俠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乃遺令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為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簿葬頗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器皿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御史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為中散從子靈虬為著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秘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曲

安侯諡曰憲所制文筆自有集録駿六子元繼公達公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守

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並早卒

公禮子畿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荆州府主簿始駿從祖弟伯達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駿同年亦以文辯

沮渠牧犍時俱選與牧犍世子參乘出入時論美之伯達早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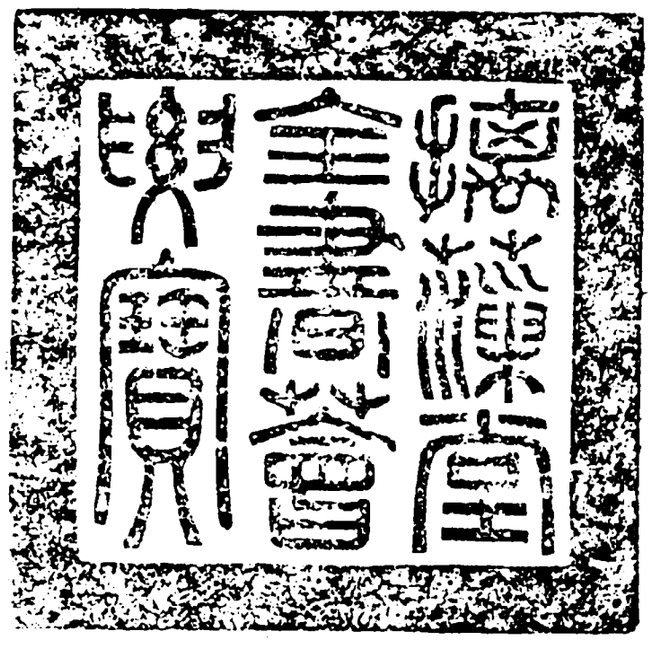
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免會駿臨終啟請得擢為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緦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義為始族故致譴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啟申為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為剌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為酒困久去官禄不免飢寒屢詣尚書乞効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為著作郎以崔光領任勑令外敘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逆見記於齊王顯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實録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魏書卷六十考證

韓麒麟傳節義純貞○義監本誤乂今改正
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給應作急

謹案卷五十九第二十二頁後四行王師屢北刊本屢訛屨今改正
第二十五頁前四行有濟陰苟文寵據北史苟作苗
卷六十第十七頁後七行或長敝俗刊本或訛成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蔣子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六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一

魏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齊 魏 收 撰

薛安都 畢衆敬 沈文秀 張讜 田益宗 孟表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司馬德宗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廡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於劉義隆後自盧氏入寇弘農執太守李抜等遂逼陝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安都仍執抜等南遁及世祖臨江抜乃得還安都在南以武力見敘值劉駿起江州遂以為將位至左衛率劉彔歸降子業以安都為平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和平六年劉彧殺其主子業而自立羣情不協共立子業

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或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顯祖召羣臣議之羣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并義隆之心故親御六軍遠臨江浦今江南阻亂內外離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載一會機事難遇時不可逢取亂侮亡於是乎在顯祖納之安都又遣第四子道次為質并與李敷等書絡繹相繼乃遣鎮東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等率騎一萬赴之拜安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兗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安都以事窘歸國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乃中悔謀圖元等欲還以城叛會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大見禮重子姪羣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于門生無不收敘焉又為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三年卒贈本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諡曰康

子道標襲爵太和初出為鎮南將軍平州刺史治有聲稱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後以本將軍為秦州刺史十三年卒

子達字宗胄襲例降為侯及開建五等以安都著勳先朝封達河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後以河東畿甸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拜奉車騎都尉出為漢陽太守達不樂為郡詔聽解卒

子承華襲爵稍遷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

子羅漢襲齊受禪爵例降

道標弟道異亦以勳為第一客早卒贈寧西將軍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拜南中郎將給事中賜爵安邑侯加安遠將軍出為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為光祿大夫卒

子繼襲爵降為平溫子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將軍隴

西鎮將帶隴西太守後為滎陽太守遷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於司空劉騰以求美官未得而騰死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反於秦州遣其別帥卜胡王慶雲等衆寇涇州肅宗以懿為持節光祿大夫假安南將軍西道別將與伊羌生等討之進及平涼郡東與賊交戰不利懿等退還後為撫軍將軍汗城大都督鎮北隴孝昌二年春卒於軍贈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於高祖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為高祖所賞賜帛一百疋又加持節正號

史子如故

中大夫

安都從祖弟真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安都為徐州真度為長史頗有勇幹為其爪牙從安都來降為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加安遠將軍為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侯為伯除冠軍將軍隨駕南討假平南將軍久之除護南蠻校尉平南將軍荆州刺史蕭賾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真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還後征赭陽為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詔曰真度之罪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方開闢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師內寧邊境烏合之衆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厥績每用嘉美赭陽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羣將更申後效可還其元勳之爵復除荆州刺史自餘徽號削奪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尋除假節假冠軍將軍東荆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於高祖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為高祖所賞賜帛一百疋又加持節正號冠軍改封臨晉縣開國公食邑三百户詔曰獻忠盡心人臣令節標善賞功有國徽範故一言可以興邦片辭可以喪國得無遠錄前謀以褒厥善真度爰自遷京每在戎役汚北之計恒所與聞知無不言頗見採納及六師南邁朕欲超據新野羣情皆異真度獨與朕同撫蠻寧夷寔有勤績可增邑二百户轉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真度表曰去歲不收饑饉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濟之臣輒日別出州倉米五

十斛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邺陳郡儲粟雖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聞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詔真度率衆赴之尋遷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幾轉荆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為大司農卿正始初除平南將軍揚州刺史又以年老聽子懷吉以本官隨行蕭衍豫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峴真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率步騎擊之超宗逆來拒戰叔仁擊破之俘斬三千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又改封敷西縣永平中卒年七十四賻帛四百疋朝服一襲贈左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謚曰莊有子十二人

嫡子懷徹襲封自太常丞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卒於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奏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世宗納焉

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世事自奉朝請歷直後寢領大官令正始初為驃騎將軍後試守恒農郡蕭衍遣衆入寇徐兗安東邢巒討之詔懷吉以本任為巒軍司永平初分梁州晉壽為益州除征虜將軍益州刺史以元愉未平中山王英為征東將軍討之詔懷吉為英軍司未發而愉平蕭衍遣將寇陷郢州之三關詔英南討懷吉仍為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驛先赴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入蕭衍衍將齊苟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惟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悦督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復三關諸戍後鎮東將軍盧昶救朐山與賊相持詔懷吉為昶軍司及昶敗懷吉得不坐延昌中以本將軍除梁州刺史南秦氐反攻逼武興懷吉遣長史崔纂司馬韋弼別駕范珣擊平之進號右將軍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懷吉本不厲清節及為汾州偏有聚納之譽自以支

庶餌誘勝己共為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為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既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廝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懷吉弟懷直京兆內史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懷直弟懷朴恒農太守襄陵男

懷朴弟懷景征南將軍河東太守安定男卒贈持節都督北徐兗東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懷景弟懷儁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汾陰男出為征南將軍益州刺史天平初代還至梁州與刺史元羅俱為蕭衍將蘭欽所擒送江南衍見懷儁謂之曰卿父先為魏荊州我于時猶在襄陽且州壤連接極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住乎若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顧謂左右曰此家在非富貴極不可言懷儁便乞歸衍聽還國與和中卒

子湛儒襲武定中司空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畢衆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為業劉駿為徐兗刺史辟為部從事駿既竊號歷其泰山太守冗從僕射及劉彧殺子業而自立遣衆敬出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為計西從乃矯彧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時兗州刺史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彧使司馬劉文石守城衆敬率衆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不相協命衆敬誅孝祖諸子衆敬不得已遂殺之州內悉附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彧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魯安都引國授軍經其城下纂閉門城守深恨衆敬魯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哀行服栲掠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疑纂所為弟

衆愛為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賓有他罪猶不捨之衆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寧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

為刺史慕容白曜攻剋無鹽申纂為亂兵所傷走出被擒送於白曜白曜無殺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創重不能避為火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之禍酷皆由於纂聞纂死乃悅二年與薛安都朝于京師因留之賜甲第一區後復為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

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瑞四具銀裝劒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馬三匹絹三百匹勞遣之十五年十月卒詔於兗州賜絹一千匹以供葬事

子元賓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為劉駿正員將軍與父同建勳誠及至京師俱為上客賜爵須昌侯加平遠將軍後以元賓勳重拜使持節平南將軍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為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勑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為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遥授長兼殿中尚書其年冬末卒贈撫軍將軍儀同三司諡曰平賜

帛八百匹元寘入國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
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暉
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
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祖
榮早卒
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為侯陵江將軍給事中卒
子僧安襲
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歷涉經史好為文詠性寬厚
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為伯起家員外郎尚書
郎治書侍御史加寧遠將軍本州中正正始三年蕭衍
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入寇兗州及先令別帥角念屯
于蒙山以祖朽為統軍假寧朔將軍隸邢巒討之祖朽
開誘有方降者相繼賊出逆戰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柵
祖髦起家奉朝請兄祖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侯回授之
神龜初累遷揚烈將軍東平太守後為本州別駕卒於
官
子義和襲卒於右將軍太中大夫贈散騎常侍安東將
軍以功封南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歷散騎侍郎中書

軍兗州刺史

子仁超

義和第六弟義亮性豪疎歷尚書郎中書舍人太平中與舍人韋鴻坐泄密賜盡於宅

祖暉早有器幹自奉朝請稍遷鎮遠將軍前軍將軍直後正始中除龍驤將軍東郡太守入為驍騎將軍加征虜將軍後試守渤海郡熙平中拜潁川太守神龜初除右將軍豳州刺史入為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正光五年豳州民反招引隴賊攻逼州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平西將軍豳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為別將以討之祖暉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孝昌初北海王顥救至城圍始解以全城之勳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後值蕭寶寅退敗祖暉乃拔城東趣華州坐免官爵尋假征虜將軍行豳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加撫軍將軍永安中祖暉從大領柵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叱干騏驎保太子辟祖暉擊破之而賊宿勤明達復攻祖暉祖暉

兵少糧竭軍援不至為賊所乘遂殁時年五十長子義勰襲爵武定中開府中郎齊受禪爵例降

義勰弟義雲尚書騎兵郎中

祖歸官至建寧太守

子義遠武定中平原太守

義遠弟義顯義儁性並豪率天平已後蕭衍使人還往經歷兗城前後州將以義儁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義顯左將軍太中大夫義儁歷司空主簿兗州別駕而卒

祖旋太尉行參軍鎮遠將軍卒贈都官尚書齊二州刺史

子義真太尉行參軍

衆敬弟衆愛隨兄歸國以勳為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冠軍將軍徐州刺史謚曰康

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為伯拜泰山太守入為尚書郎本州中正加威遠將軍出為徐州平東府長

史帶彭城內史永平中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延昌初除清河內史因以疾辭復為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在任寬謹百姓愛附後乂以聞慰忠於己遷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以本軍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為都督安樂王鑒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聞慰與鑒攻之為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

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為時所知以侍御史為元法僧監軍法僧反逼祖彥南入永安中得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兗濟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祖彥弟哲永安末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修為時所鄙

宗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劉彧用為兗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既不識機又不量力進不能克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國太和中為散員士宋王劉昶國侍郎景明初試守濟陰郡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右司馬常珍奇者汝南人也為劉駿司州刺史亦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勛子勛敗遣使馳告長社鎮請降顯祖遣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率衆赴之中書博士鄭義參右軍事進至上蔡珍奇率文武來迎義說石令徑入城語在義傳事定以珍奇為持節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珍奇表曰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亡身志陳報答遂與雍州刺史袁顗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義奉戴子勛纂承彼歷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劉彧滔天殺主篡立蒼生殄悴危於綴旒伏惟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所願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文檄喻以吉凶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荊雍九州北面

請吏乞高臣官名吏遣雄將秣馬五千助臣經討并賜
威儀震動江外長江已北非必可定矣臣雖不武乞備前
驅進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冒愚款推誠上聞機運可乘
實在茲日珍奇雖有虛表而誠款未純歲餘徵其子超
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師密懷南叛時汝徐未平元石
自出攻之珍奇乘虛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斬三百餘
人虜掠上蔡安城平興三縣居民屯于灌水石馳往討
擊大破之會日闇放火燒其營珍奇乃匹馬逃免其子
超走到苦城為人所殺小子沙彌囚送京師刑為閽人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空公文
秀初為郡主簿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劉
子業為其叔彧所殺文秀遂與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
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應接顯祖
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率騎赴之會劉彧遣文秀弟文
炳來喻之文秀復歸於彧彧以文秀為輔國將軍刺史
如故後慕容白曜既剋升城引軍向歷下白曜復遣陵
等率萬餘人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
有悔心乃嬰城固守陵乃引師軍於清西白曜既下歷
城乃率大衆并力攻討長圍數匝自夏至春始剋文秀
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
秀厲聲曰身是執而縛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
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撾撻後還其衣
為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
縛數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
稍亦加禮之拜為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
高祖嘉文秀忠於其國賜絹絲二百匹後為南征都將
臨發賜以戎服尋除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吳郡
公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
然為政寬緩不能禁止盜賊而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
利益在州數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沖太和中奉朝請大將軍宋王外兵參軍後為南
徐州冠軍長史二十一年坐援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

刑高祖詔曰保沖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既而獲免世宗時卒於下邳太守

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先為青州別駕文秀拔為長史督齊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

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嘉慶從弟瑚璉長廣太守

文秀族子嵩聰敏有筆札文秀以為司馬甚器任之隨文秀至懷州文秀卒後依宗王劉昶昶遇之無禮憂愧飢寒未幾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攜族孫智度歸降引見於行宮陵姿質妍偉辭氣辯暢高祖奇之禮遇亞於王肅授前軍將軍後監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假節龍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持節冠軍將軍及高祖崩陵陰有叛心長史趙儼密言于朝廷尚書令王肅深保明之切責儼既而果叛殺數十人驅掠城中男女百餘口夜走南入智度於彭城知之從清中單舸奔陵為下邳戍人所射殺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顯祖諱晉長秋卿父華為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劉駿歷給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輔國府長史帶魏郡太守劉彧之立遥授冠軍將軍東徐州刺史及革徐府乃歸順於尉元元亦表授冠軍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為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聖以勳賜爵平陸侯加平遠將軍讜性開通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欵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延興四年卒贈平南將軍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為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凡弟十

人

兄忠字處順在南為合鄉令世祖南征忠歸降賜爵新昌男拜新興太守卒官贈冀州刺史初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卒後十年而讜入國

讜凡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為客積年出為東河間太守卒官

元茂為信都令遷冀州治中從事史都水使者

元茂弟子讓洛州安西府長史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為四山蠻帥受制於蕭賾太和十七年遣使詣闕求內徙詔以益宗為持節督光城戍主帶光城縣開國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渡淮非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戶二十二年進號征虜將軍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步騎四千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蕭衍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淆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為之掎角擊討破天賜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上表曰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羣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颸無以速其穫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闕無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壘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

仍梗鎮守之宜寔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剋之必矣世宗納之遣鎮南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糧運并焚其鈞城積聚衍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溺死千五百人倉米運舟焚燒蕩盡後賊寧朔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寇逼蒙籠益宗命魯生與戍主奇道顯逆擊破之追奔十里俘斬千餘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鎮文武與假節征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福綏防蠻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匹白早

生反於豫州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宛賴南疆之重生反於豫州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宛賴南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羣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鎮主規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即遣尚書邢巒惣精騎五萬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英統馬步七萬絡繹繼發量此蟻寇唯當逃奔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良在可嘉非褰褰之至何以能爾深戢誠款方相委託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朕懷往還之規口別指授便可善盡籌畧隨宜追掩勿令此豎得有竄逸遲近清盪更有別旨時自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城皆沒於賊唯有義陽而已蕭衍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剋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内苦之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世宗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為爾不已

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曰益宗先朝耆艾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須其人遂令久屈可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不意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賊兵襲逐諸戍先城已南皆為賊所保世哲討擊破之復置郡戍而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國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為恨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擁率部曲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覺結賊朝高祖孝文皇帝錄臣乃誠授以藩任方欲仰憑國威冀雪冤恥豈容背寵向讐就險危命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絕賊路竊謂誠心仰簡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桃符橫加讒毀說臣恒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以何為驗復云虐害番兵殺賣過半如其所言未審死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盡御史覆檢會無損折初代之日二子魯生魯賢從子超秀等並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桃符密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生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勑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賞本郡士馬圍逸騰城唱殺二息戰怖寔由於此殘敗居業為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離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而桃符凶姦擅生禍福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欺朝廷說臣父子全無忠誠誣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符與臣並對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如桃符是謬坐宜有歸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曰卿誠著二朝勳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敘不淺兼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關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猜疑而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翻為戎首以

卿誠重不復相討今卧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州為念魯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昭亮若審遣信當更啓聞別勑東豫聽卿喻曉魯賢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

少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興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興情貪邊官不願內地改授弋陽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興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假郢州刺史及義陽置郢州改授征虜將軍江州刺史詔賜朝服劒舄一具治麻城興祖卒益宗請隨興代之世宗不許罷并東豫初益州內附之後蕭鸞遣寧州刺史董鑾追討之

官軍進擊執鑾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宮

鑾字仲舒營陽人真君末隨父南叛雖長自江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性疎武不多識文字高祖引鑾於庭問其南事鑾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曜進代父答申敘蕭鸞篡襲始終辭理橫出言非而辯高祖異焉以鑾為越騎校尉景曜為員外郎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召鑾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啓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鑾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並云無足可慮鑾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非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曜鎖詣行在所數而斬之又有

陳伯之者下邳人也以勇力自效仕於江南為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豐城縣開國公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表請降并遣其子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虎牙為質四年以伯之為持節都督江郢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公邑一千戶虎牙為冠軍將軍員外散騎常侍豫寧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正始初蕭衍征虜將軍趙祖悅築城於水東與潁川接對置兵數千欲為攻討之本伯之進軍討祖悅大破之乘

勝長驅入城刺祖悅三創賊衆大敗進討南城破賊諸部斬獲數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祿大夫虎牙遷前軍將軍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非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渡仕蕭鸞為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為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為叔業所遣規為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表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汶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降平東將

魏書卷六十一考證

畢衆敬傳安都引國授軍經其城下○臣人龍按本卷安都傳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顓祖名羣臣議而納之今云引國授軍語意不明殆援字譌為授字也

魏書卷六十一考證

魏書卷六十二　史部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

李彪　高道悅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非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

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于朝貴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員外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衛國子使於蕭賾遷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為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

無一存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為紀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亹亹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於竹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修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園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饗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單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邇則華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為行儉之道猶自闕何者今四人豪富之

家習華既深敦樸情淺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度違衷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為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為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濟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為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於庶人宜為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為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為政一年百姓歌之

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敎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為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為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為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苗屋而乘輅輿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為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為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嘏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家嫡之粢盛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饗家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為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烝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見惡人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為儲貳儲貳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傅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諂佞讒賊者為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疎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為太子置傅以問其羣臣羣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

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漢明卒為賢王然則佚之傳漢明非廼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廼生訓之以正道其為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祖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沖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温習今而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之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盈畜倉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糧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

胄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慰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誡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芀之應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

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寘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貪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皂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過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裁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圍江素服而示懼宋仲子以失舉桓譚免冠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

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

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返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綏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

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
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
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
採願付有司別為條制高祖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
見禮遇加中壘將軍及文明太后崩羣臣請高祖公除
高祖不許與彪往復語在禮志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
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
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荀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

宿非清第本閥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
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
以勸奬勤能可特遷秘書令以酬厥款以參議律令之
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
使於蕭賾賾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
及坐彪曰齊主既賜讌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鄉或未
相體自喪禮廢替於茲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
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猶以素

服從事裝謝在此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
言辭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
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
厚德執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
何為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
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謂亡禮之禮繪言汰
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曠代之制何關許
人繪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

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諤後車駕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車駕還京遷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糺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彪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詔彪持節綏慰事寧還京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無度支尚書與

僕射李沖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為法官莫能糾劾已者遂多專恣沖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臣聞範國匡人光化昇治輿服典章理無暫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請隧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譏於興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既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車服有敘禮物無隧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綰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輒集尚書以下令史以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於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答臣言事見在目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沖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啓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傷詈非違厲色正辭如鷹鸇之逐鳥雀懍懍然實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為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

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以為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臣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閤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默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為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徹實失為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恭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過深劾他人已方事人好人佞已聽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畢躬曲已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有非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高祖自懸瓠北幸鄴彪拜迎於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卿應報國盡身為用而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讒為朕與卿為宰事與卿為卿自取彪對曰臣愆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皐之下不應遠黜屬車之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高祖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杜高祖明彪無

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
高祖崩世宗踐祚虔自託於王肅又與邢巒詩書往來
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為左右
虔乃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昭斯
實宓中之書契也自瑞官文而畢高陳民師建而賤貴
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唐典纂欽明之冊虞書銘
眷徽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錄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
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鑒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
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識
文武之不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
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刪魯籍丘明之辨
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汚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
亦有趣焉暨史班之錄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
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今大漢之風美
類三代炎　關　崇道冠來事隆及華馬陳于咸有放焉四
敷贊弗遂不可力致豈虛也哉其餘率見而書覩事而

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
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
拓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
降世濟其光史官敘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圮冊勳
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
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綿綿休烈若
不恢史闡錄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於是召名儒之士
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
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
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
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為國書假有新進時賢
制作於此者恐閨門既異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者或
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遷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
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錄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
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殞凡百黎
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

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藻繢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流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神鬼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變伐南荊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

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若夫良治之子善知為裘良弓之子善知為箕物豈有定習貫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

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勅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毗非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誡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為之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為臣誠不知彊欲為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絡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克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為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編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非海王詳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世宗親政崔光表曰伏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創刊魏典臣昔為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彊考述無倦督勸羣寮注綴略舉雖頃來契濶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徵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內思研積歲月紀册必就鴻聲巨迹蔚乎有章盛軌懿詠鑠焉無泯矣世宗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有司切遣之會遘疾累旬景明二年秋

卒於洛陽年五十八始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脇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汾州叛胡得其兗渠皆鞭面殺之及彪之病也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詬詛賜帛一百五十匹贈鎮遠將軍汾州刺史謚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餘篇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中正與高祖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徵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及弁卒彪為子志求官祚仍以舊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為吏部彪為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遊拔之深用忿忿形於言色時論以此譏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交豈能饒爾而忿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為雍州彪詣澄為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為啓得列曹行參軍時稱美之

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遂與志交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與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召為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志後稍遷符璽郎中徐州平東府司馬以軍功累轉後軍將軍中散大夫輔國將軍永寧寺典作副將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為高祖所貴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庭後宮咸師宗之世宗崩為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荊荒毀領軍元义舉其才任撫導擢為南荊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建義初叛入蕭衍行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遷於新昌侯祖育馮文通建德令值世祖東討率其所部五百餘家歸命軍門世祖授以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渤海蓨縣道

悅少為中書學士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彊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聰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燕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魯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維樞轄蒙宥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為外兵郎中而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高祖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三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為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將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檝道悅表諫曰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規箴匡正臣下之誠節是以置鼓設謗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既踈魯濫蒙榮貫司兼獻弼職當然否佩遇恩華願陳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艫闕永固居宇之用損耗殊倍終為棄物且子來之詩本期營起今乃修繕舟檝更為非務公私回惶僉深怪愕又欲御泛龍舟經由石濟其汜河挽道久以荒蕪無舟檝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躡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檝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軌物寰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深失溥天順則之望又氏胡犯順未恭西道偏戎旗冑仍襲南寇對接近畿蠻民踈戾每造不軌闚覦間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寧後事令姦回息覬覦之望邊寇絕闚墻之心臣稟性愚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詔曰省所上事深具

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為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回材都水暫營嬉遊終為棄物修繕非務舟楫無鄣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矣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高祖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高祖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帶管州刺史賜帛五百匹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塋謚曰貞侯世宗又追錄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道悅長兄嵩字峴崙魏郡太守子良賢長水校尉

良賢弟侯險薄為劫盜冀郡患之嵩弟雙清河太守濁貨將刑在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為錄尚書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幾遷太尉長史俄出為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為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子景翻幽州司馬

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西征赭陽先驅而殁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閔

史臣曰李虔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擢太和之世輶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為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虔之謂也高道悅匡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魏書卷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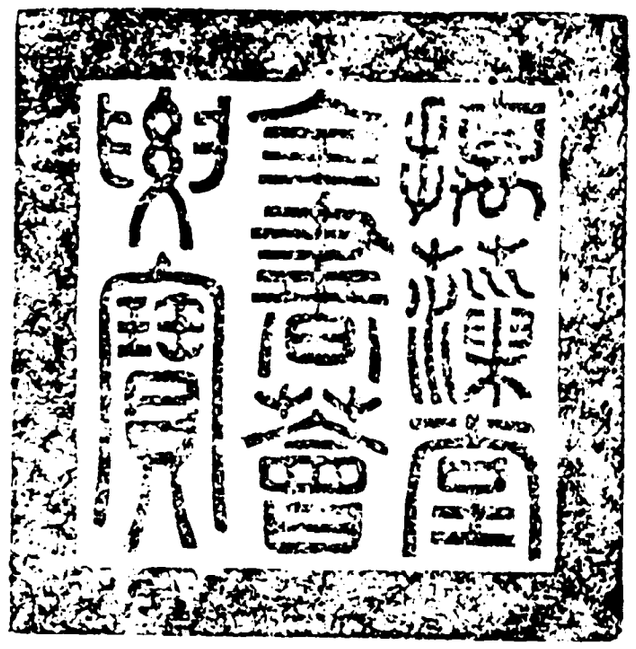
魏書卷六十二考證

李彪傳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道爭二字不可曉疑衍文

魏書卷六十二考證

謹案卷六十二第二十五頁前八行由是為高祖所貴刊本貴訛責據明監本改

第二十七頁後五行對接近幾刊本近訛迎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李青標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八十二 史部

魏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齊 魏 收 撰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也父奐蕭贐尚書左僕射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蕭贐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肅自謂禮易為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父奐及兄弟並為蕭贐所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高祖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高祖嘉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因言蕭氏危滅之兆可乘之機勸高祖大舉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

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投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南將軍賜駿馬一匹除持節都督豫州東郢三州諸軍事本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于撫接治有聲稱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勅又詔曰肅丁荼疏世志等伍胥自拔吳州膺求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雪怨恥方展申復窮諭再其暮疏縕不改誠季世之高風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參居罰寧其哀終吳員處酷豈聞四載夫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

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禮諭之為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日百寮詣闕引在中書省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問曰朕知卿等至不獲相見卿何為而來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焦怖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為少澤蒸民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祖遣舍人答曰昔堯水湯旱賴聖人以濟民朕雖居羣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待立秋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肅曰臣聞聖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穀臣常謂矯令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輟膳以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無感

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天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答曰昨內外貴賤咸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勉勸之辭三覆之慎必欲使信而有徵比當遣人往行若果雨也便命大官欣然進膳豈可以近郊之內而慷慨要天乎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蕭鸞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豫南兗東荊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持節中正刺史如故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既平漢陽詔肅曰夫知已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恤禍思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讎人讎彼亟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閭而長息比獲蕭鸞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微望紓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初賮之收肅父奐也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故詔云然高祖之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剋而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為叔業

中正刺史如故高祖崩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徵肅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等參同謀謨自魯陽至於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並敬而昵之上下稱為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己之上以為憾焉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其言恒降而避之尋為澄所奏劾稱肅謀叛言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

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
考以顯能陟由績著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臝察
四稔于茲諸依舊式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
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
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蕭寶卷豫州刺史
蕭懿率衆三萬屯於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
圖壽春懿遣將胡松李居士等領衆萬餘屯據死虎肅
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其將橋珉等斬首數千進討合肥
生擒叔獻蕭懿棄小峴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
見勞之又問江左有何息耗肅曰如聞崔慧景已死寶
卷所仗非邪即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廓定之期勢將不
久以肅淮南累捷賞帛四千七百五十疋進位開府儀
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餘如故尋以肅
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
故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
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絶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
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高祖每
以此為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世宗為舉哀
詔曰肅奄至不救痛惋兼懷可遣中書侍郎賈思伯燕
通直散騎常侍撫慰厥孤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
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
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務令優厚又詔曰死生動
靜卑高有域勝達所居存亡崇顯故杜預之殁空于首
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誠亦二代之九原也
故揚州刺史肅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
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
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有司
奏以肅忠心大度宜諡匡公詔諡宣簡肅宗初詔為肅
建碑銘子紹襲
紹字三歸歷官太子洗馬員外常侍中書侍郎卒贈輔
國將軍徐州刺史
子遷襲武定中通直常侍齊受禪爵隨例降

紹弟理孝靜初始得還朝武定末著作佐郎紹前妻謝生也肅臨喪謝始攜二女及紹至壽春世宗納其女為夫人肅宗又納紹女為嬪

肅弟秉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世宗初攜兄子誦翊衍等入國拜中書郎遷司徒諮議出為輔國將軍幽州刺史卒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誦字國童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儁風流甚美自員外郎司徒主簿轉司徒屬司空諮議通直常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諮議加前軍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出為左將軍幽州刺史未幾徵為長兼祕書監徙給事黃門侍郎肅宗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音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徐州刺史諡曰文宣

子孝康武定中尚書郎中卒

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

二勑給東園祕器賵物三百段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諡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虢於西兗為仲遠所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孝靜初轉侍中將軍如故天平三年卒年五十

其妻子饑寒衍置之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

衍字士游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歷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又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清靜愛民有政治之稱入為散騎常侍孝莊初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禄

大夫領國子監祭酒永安元年冬卒年三十七贈侍中衛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子淵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也祖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興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惠長子顯襲爵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為後弁父叔珍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弁才學儁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尚書李沖因言論移日沖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褒好彪為祕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為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賾賾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為志氣謇諤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為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為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鞅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羣官并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為時人所怨從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荊領葉皆滅戍士營農水陸兼作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使於蕭賾賾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

吾為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為治且常侍者黃門之麤麤冗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始高祖北都之選也李沖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有恨於沖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沖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嗾及沖効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為民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有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弁獨進及御床歔欷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輩流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沖高祖每稱弁可為吏部尚書又崩遺詔以弁為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三百疋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

長子維字伯緒維弟紀字仲烈維少襲父爵自員外郎遷給事中坐詔事高肇出為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之子薦為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乂而乂恃寵驕盈懌每以分理裁斷乂甚忿恨思以害懌遂與維為計以富貴許之維見乂寵勢日隆便至乾沒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坐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乂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為燕州昌平郡守紀為秦州大羌令維及紀

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
眷賞而無狀搆間天下人士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乂
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維為散騎侍郎
紀為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
除冠軍將軍洛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初弁謂族弟世
景言維性疎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
為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為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
尚書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兕疎終敗宋
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為有徵後除營州刺史仍本將
軍靈太后反政以乂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
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繼
欽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紀肅宗末為北道行臺卒於晉陽
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
弁弟機本州治中
子寶積卒於中散大夫
弁族弟穎字文賢自奉朝請稍遷尚書郎魏郡太守納
貨劉騰騰言之於元乂以穎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穎
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
處分為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
崇後數日而卒
穎族弟燮字崇和廣平王懷郎中令員外常侍為征北
李平司馬北殄元愉頗有贊謀之功
燮族弟鴻貴為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荊州坐取兵
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疎凡不達律令見律
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
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
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仕赫然
寄同舊列美矣誦翊繼軌不殞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
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

祀之不亡幸矣

十六

魏書卷六十三

魏書卷六十三考證

宋弁傳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荆領葉皆減戍士營農水陸並作○減字當是減字之訛領葉當是地名而亦有訛字

二

魏書卷六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百八十三　史部

魏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郭祚　張燮

齊　魏　收　撰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郭淮弟亮後也祖逸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世祖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終贈光禄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王希彦逸妻之姪共相賙恤得以饒振高祖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黄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賞之從高祖南征及還正黄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

略號為多事祚與黄門宋弁參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勤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高祖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聖鏡照臨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

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啟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虎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為伯高祖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世宗詔以姦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愼獄審刑道煥先古垂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沿物之情為之軌法故八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旨義博遠理絶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以敗法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旨信亦斷其通逃之路為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為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於眚不

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值歲不稔闔境飢敝矜傷愛下多所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于今思之入為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世宗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冒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瓜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黃瓜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

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閤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貢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昇退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為昇降且貢注之章數成殿為差此條以寡愆為最多戾為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為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為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貢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令文已具其積貢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愆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

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世宗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劒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蕭衍遣將康絢過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以一酌之水或為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遠令撲討擒斬之勳一如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韋顧跋扈殷后起毘吾之師獯狁孔熾周王興六月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嘿并宜勑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出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沖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沖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二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高祖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偽今自未辨我家何為減之然主上直信李沖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咸以祚為崇

祚長子思恭弱冠州辟為主簿早卒思恭弟慶禮以第二子延伯繼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大匠齊受禪爵例降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號之曰郭光肅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中書侍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子季方武定中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弟慶禮字叔為祚所愛著作佐郎通直郎卒贈征虜將軍瀛州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奐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後率戶歸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平遠將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為東青州刺史父靈真早卒奐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高祖初襲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主客令安民與奐並為散令奐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東西馳使有所巡檢奐恒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為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為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奐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貌毀瘠當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勳進爵為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為兼郎中黜為守尚書世宗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世宗親政罷六輔奐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為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兕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奐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

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奐與郭祚等俱以勲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奐表解州任詔不許奐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奐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奐於世宗稱奐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與馳驛檢察貳與肇所親愛必欲致奐深罪奐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奐愛好知已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衆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誡故堯稱則天設謗木以曉

貢請吏稱藩積德懋於夏殷富仁盛於周漢澤教既周武功亦匝猶且發明詔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之日況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鎖玉及臣四世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慙專門武闕方略早荷先帝眷仗之恩未蒙陛下不遺之施侍則出入兩都官歷納言常伯忝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

龍麟雲鳳之瑞畢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固圄寂寥之美可為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標睿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亡新篡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聰曜鴟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雖沉淪地下無異乘雲登天矣世宗善之羲又表曰竊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為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興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則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晉雖道有隆污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崩離劉符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服搖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歷撥亂登皇翦彼鯨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文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謠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揮金宣恩東夏周歷於齊魯之間遍馳於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實庶片言之不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詩並始申目而值鑾輿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樞機是務及輦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諱奄臻四海崩慕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改牧秦蕃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纏寧丁八歲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為深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蒙崇以禄養復得

拜掃丘墳明目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勑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堙於丘井臣之願也肅宗初侍中崔光表曰奐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為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匄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行聖庭帖穆選叙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奬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徽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有開援漢中之勳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璃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奚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兀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奐堂下搥辱極意唱呼嗁嗁焚其屋宇始均仲璃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煙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為驗仲璃傷重走免奐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奐臨終口占左右上啟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負恩唯靦徒思竭智盡誠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璃所上之事益治實多既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絶殃兆致令軍衆橫嚚攻焚臣宅若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殘氣假延望景顧時

推漏就盡頃刻待終臣之命也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為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 御珍膳覆露黔首壽保南嶽德與日昇臣夙被罔豢先後銜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亡魂有知不忘結草奐遂卒時年五十九官為收掩羽林亡彊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即為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

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創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帛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奐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苦以至於此初奐曾祖幸所招引河東民為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至於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高祖北校天下民戶最為大州奐為黃門每侍坐以為言高祖謂之曰終當以卿為刺史酬先世誠效奐追高祖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奐亡後靈太后云奐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有文才司徒行參軍遷著作佐郎世宗以奐先朝勳舊不幸疹廢特除始均長兼左民郎中遷員外常侍仍領郎始均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賦數十篇今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遥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為行臺忿軍士重以首級為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藪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於烟炭之間有燋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

子暠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暠弟晏之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仲瑀司空祭酒給事中

子台儀同開府參軍事

仲瑀弟珉著作佐郎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奐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衒命擁旄風聲猶在並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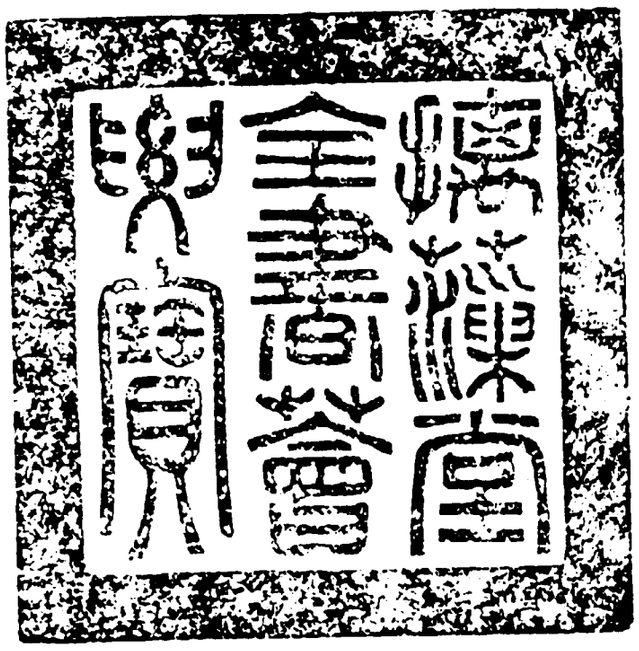
魏書卷六十四

魏書卷六十四考證

張奐傳大起第宅緻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緻北

史作微

謹案卷六十三第一頁後五行高祖嘉納之刊本
嘉訛嗟據毛本改
第七頁後四行宜謚匡公詔謚宣簡刊本宜訛宣
宣訛宜據諸本改
卷六十四第十一頁前三行俱以勲舊被徵刊本
勲訛勤今改



校覆官編修臣方　煒
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

魏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也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頴字宗敬以才學知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等同時被徵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隆後以病還鄉里久之世祖訪頴於羣臣曰往憶邢頴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頴臥疾在家世祖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冠軍將軍定州刺史諡曰康子脩年即巒父也州主簿巒少而好學貟帙尋師家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為高祖所知賞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還拜通直郎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轉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座席高祖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高祖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如此巒曰新野既摧衆城悉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殄之辰事在旦夕高祖曰至此以來雖未擒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世宗初巒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尋正尚書常侍如故蕭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假鎮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白馬以西猶未歸順巒遣寧遠將軍楊舉統軍楊衆愛氾洪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鋒所臨賊皆款附唯補谷戍主何法靜據城拒守懸等進師討之法靜奔潰乘勝追奔至閬城之下蕭衍龍驤將軍閻城流雜疑李侍叔逆以城降蕭衍輔國將軍任僧幼等三十餘將率南安廣長東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諸郡之民七千餘戶相繼而至蕭衍平西將軍李天賜晉壽太守王景眉等擁衆七千據石亭統軍韓多寶以紙絹為帳屏銅鐵為纏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

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賁擒斬一千三百遣統軍李義珍討晉壽景胤宵遁遂平之詔曰繼至彼須有板官以懷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義陽都督之格也拜繼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蕭衍巴西太守龐景民恃遠不降繼遣巴州刺史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巴西悉平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萬屯據深坑冠軍將軍曾方達固南安冠軍將軍任僧褒輔國將軍李畎戍石同繼統軍王足所在擊破之梟衍輔國將軍樂保明寧朔將軍李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賊遂保回車柵足又進擊衍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殆將萬數孔陵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符伯度其殺傷投溺者萬有餘人開地定民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繼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羣劇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超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鏁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劍閣今既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為佐鄧艾既出綿竹彼即投降及符堅之世楊安朱肜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恒多不守況淵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剋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鬬庸蜀之卒唯便刀弩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

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
是以踐極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剋闢淮外謐
以風清荆沔於焉馬肅晏方欲偃甲息兵俟機而動而天
贊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
漢境佇拔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内省文吏不以軍謀自
有可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
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
國威下仗將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經度大
劒既剋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化之民
翻然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
出為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為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
輒率愚管庶幾殄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
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于茲
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為無事乞歸
侍養微展烏鳥詔曰若賊敢闕閬觀機翦撲如其無也
則安民保境以悦邊心子蜀之舉更聽後勑方將席卷
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最令圖務
申高略蠲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
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故也況臣才絶古人智
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
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
有可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
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
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
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劒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
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
戎危事不易可為自軍度劒閣以來鬢髮中白憂慮戰
懼寧可一日為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
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禄是以敢頻有陳請
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
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
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
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

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迨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籍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欝怏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衮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復勞征自為國有世宗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巒既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蕭衍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降衍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氐楊集起等反叛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語在豎眼傳巒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餘之後頗因百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為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歛

期可指辰而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慮世宗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鄙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先是蕭衍輔國將軍蕭及先率衆二萬寇陷固城冠軍將軍魯顯文驍騎將軍相文玉等率衆一萬屯於孤山衍將角念等率衆一萬擾亂氐蒙土民從逆十室而五巒遣統軍樊魯討文玉別將元恒攻固城統軍畢祖朽討角念樊魯大破文玉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恒又破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究州悉平巒破賊將藍懷

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南造城規斷水陸之路巒身率諸軍自水南而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燒其船舫衆軍齊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仍陷賊城俘斬數萬在陳別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閤直後三十餘人俘斬一萬宿豫既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二戍獲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巒璽書曰知大龕醜虜威振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濫王略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賊衍此舉實為傾國比者宿豫陷歿淮陽嬰城凶狡倂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憨千里折首殊勲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乘勝搗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算又詔巒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並勢摧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搗角以圖進取之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帥衆會之巒表曰奉被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燒其船舫衆軍齊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仍陷賊城俘斬數萬在陳別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閤直後三十餘人俘斬一萬宿豫既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二戍獲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巒璽書曰知大龕醜虜威振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濫王略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賊衍此舉實為傾國比者宿豫陷歿淮陽嬰城凶狡倂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憨千里折首殊勲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乘勝搗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算又詔巒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並勢摧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搗角以圖進取之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帥衆會之巒表曰奉被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燒其船舫衆軍齊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仍陷賊城俘斬數萬在陳別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閤直後三十餘人俘斬一萬宿豫既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二戍獲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巒璽書曰知大龕醜虜威振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濫王略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賊衍此舉實為傾國比者宿豫陷歿淮陽嬰城凶狡倂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憨千里折首殊勲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乘勝搗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算又詔巒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並勢摧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搗角以圖

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能剋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蜋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為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圖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為前戒豈容令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敝苦遣臣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強遣詔曰安東頻請罷軍遲回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望士馬既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勝掃殄以赴機會蠻累表求還世宗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畧初侍中盧昶與蠻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暉令亮糾蠻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為侍中之黨也昶暉令亮糾蠻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為侍中亮於是奏劾蠻在漢中掠良人為奴婢蠻懼為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為蠻言於世宗云蠻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為此獄也世宗納之高肇以蠻有剋敵之效而為昶等所排助蠻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蕭衍遣其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蠻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賞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遣蠻曰司馬悅不慎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直喪元隸賢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南藩捍兼云關公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

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鑾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為之民為凶威所懾不得已而苟附假蕭衍軍入應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為害也早生得衍軍之接溺於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絶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垂慮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知卿親老頗勞於外然忠孝不俱才宜救世不得辭也於是鑾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千去城二百逆來拒戰鑾擊破孝智乘勝長驅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因即渡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鑾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鑾分兵擣角

攻之衍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鑾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剋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無愧古人鑾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功成而不處鑾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一鑾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詔賻帛四百匹朝衣一襲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鑾前曾劾己乃云瀛州鑾之本邦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為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

子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解褐司徒行參軍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沉屈臣父屢為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為忠臣不為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

中出為安遠將軍平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
孝莊初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討逆賊
劉舉於濮陽不剋還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安二年
坐受任元顥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出帝
時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孝靜初以本官領嘗藥典御
加車騎將軍久之除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
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
將軍光祿勳鄘幽州刺史
子祖微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巒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儒弟偉尚書郎中卒贈博陵太守子昕在文苑傳
偉弟季彥
季彥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
詠起家太學博士司徒東閤祭酒世宗初為與廣平王
懷遊晏左遷鄚縣令未之官除給事中遷司空主簿本
州中正汝南王文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
郎中以本將軍出為南兗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
相高陽王右長史尋以本將軍除滄州刺史為政清靜
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將軍尚書左
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為南兗州刺
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
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為府主簿而其
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
測弟亢字子高頗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遷廣平王
戀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作郎領
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蕭衍時年二十
八還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將軍府屬又轉中外府
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晉陽年三十四
祐弟季彥
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
之卒年七十三

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員外常侍鄭縣子使於蕭賾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後遷中書侍郎俄遷太子中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

祐從子虬字神虎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高祖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之禮虬以經對大合上旨轉司徒屬國子博士高祖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禮轉尚書右丞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轘之而潛其室宥其二子虬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期親害親者今不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勅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

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歸值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舡而渡漏而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為時所稱年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有二子

長子臧在文苑傳

臧弟子才武定末太常卿

虬從子策亦有才學卒於齊王儀同開府主簿

李平字曇定頓丘人也彭城王勰疑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車駕南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正長史

太守如故未幾遂行河南尹豪右權貴憚之世宗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以稱職正尹長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剋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驅騁騁驟於綠竹之區騁驎驥於漳滏之壤斯誠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惑焉何者嵩京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寔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鑾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嵩原禮射伊洛士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為立讚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支尚書尋正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為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軍行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式乾殿勞遣平曰愉朕之元弟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發欲上傾社稷下殘萬姓大義滅親夫豈獲止周公行之於古朕亦當行之於今委卿以專征之任必令應期摧殄務盡經略之規勿顧推轂之寄也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歔欷流涕平對曰臣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令大宥既敷便應有征無戰脫守迷不悟者當仰憑天威抑厲將士譬猶太陽之消微露巨海之蕩熒燭天時人事滅在昭然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不從詔以

不悛待戮則鳴鼓鬻鐘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賊攻圍濟州軍拔柵填塹未滿者數尺諸將合戰無利而還憚於更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衆愉時隆馬乃有一人下馬授愉止而鬬死乘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萬級遂圍城燒門愉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黄門侍郎祕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徵還京師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為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為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其定冀之勳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偽一以景明年前為限於是爭訟止息武川鎮民飢鎮將任所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悦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令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擊其東面然後鼓噪南北俱上賊衆周章東

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其餘衆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斬祖悅送首於洛俘獲甚衆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杖一口時南徐州表云蕭衍堰淮水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靈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勑平前鳴簫管肅宗手賜縑布百段熙平元年冬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疋靈太后為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製詩賦箴諫詠頌別有集錄

平長子奬字遵穆襲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自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閤將軍吏部郎中征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仍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出為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初元乂擅朝奬為其親待頻居顯要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鎮東將軍河南尹奬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奬兼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平還承顥旨害奬傳首洛陽出帝時奬故吏通直散騎常侍宋游道上書理奬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吳人痛之郤宛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李奬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自少及長忠孝為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歲北海窮據負扆當朝王公卿士俛眉從事而奬闔門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羈縶自拔無由託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為其紙臣莫之敢距表啓相望遲速唯命及皇輿返正神器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要賞曲道求通濫及善人稱為己力若以奬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天下共當此責于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恩方加酷濫伊昔

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寬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過人且相慰悅其有郭默生亂劉胤懸首事乃權宜蓋非實錄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冤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恩義兼人故見其若此久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閉壟樹成行內手捫心顧懷愧慨幸逢興聖理運唯新雖曰纂戎事同創革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獎雜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己懷此無忘輕率瞽言干犯鼇斧穀伏願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子構襲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齊受禪爵例降

構弟訓太尉默曹參軍

奬弟諧字虔和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當時才俊咸相欽賞受父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司馬入為長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為兼著作郎諧在史職無所歷意加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光祿大夫除金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元顥入洛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為述身賦曰夫休咎相躡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迹料趣捨於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己以逃名連從車以載禍多庶馬以取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薄躬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籍休庸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乞遊道於上京洎方年之四五實始筮之弱齡爰釋巾而從吏謬邀寵於時明彼闕字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治其未亂掩四奧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暢而武戢鳴南遷而文煥異人相趨於絳闕鴻生接武於儒館總羣雅而同歸果方負而殊貫伊溢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宰旅奉盛王之高義遊兔園而容與綴鴻驚之末行連英髦之茂序及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奉役於前轅仍執羈於後距迫玄冬之暮歲歷鬲山之遐阻風激沙

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緒俄宮車之晏駕改乘輿而歸予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禔福既獻闕字以命宗叨微躬於三月因病滿而休告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賦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肅忽忝命於建禮遊冊綺之重複信茲選之為難乃上應於列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稱仲治與太叔余生闕字之蕭散本寓名而為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踈於政理竟火燭之不事徒博奕其賢已竊自託於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闕字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輩於士子且以自託闕四字　雖逦侯塵滓而賞許雲霞棲閑虛以築館背城闕而為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狹邪事雖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林嬉於月夜或水宴於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藝之英華羞絲芰與丹鵶薦朱李及甘瓜雖慙洛水之名致有類金谷之諠譁聊自足於所好豈留連於或號思燗戒而自反勖身名於所蹈奉哲后之淵猷讚崇麾於華奥豈千乘之使感一眄之相勞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而休告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於載筆蔡一去而貽恨張再選而有述忽牽短而濫官司惇史於藏室慙班子之繁麗微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扃之華密信儀鳳之所棲乃絲文之自出歷五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滯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闕字號之斯在屬運道之將季諒冠屨之無碍奄昇御於鼎湖忽流哀於四海昔漢命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絕暨孝昌之陵陂亦繼闕字而禍結將小雅之詩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跼蹐於時昏獨沉吟於運閉遂退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驅時雄而電逝既籍取亂之權方乘轉圓之勢俄隙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膏原而塗野嗟衛肝與稽血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盧遁身於東掖荀窘迹於南羅時獲逃於闕字阜仍竄宿於巖阿首丘急於明發

東路長其如何遽登舟而鼓枻乃泝洛而汎河驚寸陰於不測競征鳥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蒲距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漯隆躁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憩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天罼之層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祲之廓蕩昔邃生之出奔覩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返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最爾本無係於衰盛忻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宸慶復推斥於宦流延光華於璽命甫聞內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紿師出楚而颺發旆陵江而雲矯鬨闇闖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

翠華颺而繚繞苟命舛而數違雖功深而祚夭時難忽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睠罕狥節於漢陽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蒲距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漯隆躁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憩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天罼之層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祲之廓蕩昔邃生之出奔覩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返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最爾本無係於衰盛忻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宸慶復推斥於宦流延光華於璽命甫聞內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紿師出楚而颺發旆陵江而雲矯鬨闇闖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

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睠罕狥節於漢陽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蒲距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漯隆躁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憩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天罼之層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祲之廓蕩昔邃生之出奔覩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返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最爾本無係於衰盛忻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宸慶復推斥於宦流延光華於璽命甫聞內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紿師出楚而颺發旆陵江而雲矯鬨闇闖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

翠華颺而繚繞苟命舛而數違雖功深而祚夭時難忽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睠罕狥節於漢陽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蒲距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漯隆躁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憩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天罼之層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祲之廓蕩昔邃生之出奔覩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返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最爾本無係於衰盛忻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宸慶復推斥於宦流延光華於璽命甫聞內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紿師出楚而颺發旆陵江而雲矯鬨闇闖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

翠華颺而繚繞苟命舛而數違雖功深而祚夭時難忽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睠罕狥節於漢陽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蒲距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漯隆躁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憩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天罼之層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祲之廓蕩昔邃生之出奔覩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返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最爾本無係於衰盛忻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宸慶復推斥於宦流延光華於璽命甫聞內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紿師出楚而颺發旆陵江而雲矯鬨闇闖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

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答曰自顧菲薄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胥問曰今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諧答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諧答曰不常厥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胥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何為而遷諧答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乃是俳諧亦何足道蕭衍親問諧曰魏朝人士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庸短造次無以備啓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

衍曰若爾文足標異武有冠絕者便可指陳諧曰大丞相渤海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懸衡四海錄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儁宗室之秀綰政朝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時譽民英戮力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勳賢忠亮宣贊王猷自餘才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言江南稱其才辯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監遇偏風廢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所著文集別有集錄行於世

長子嶽武定末司徒祭酒

嶽弟庶尚書南主客郎

諧弟邕字修穆幼而儁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儁秀才藻之美為時所稱年二十五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文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

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
當官功名克著蓋贊務之英也

魏書卷六十五考證

邢巒傳河間鄭人也○鄭應作鄚史記趙世家注鄚屬
泳郡觀本傳巒弟晏左遷鄚縣令巒叔祖祐子彥假
員外常侍鄚縣子益可知其誤矣
子蜀之舉更聽後勅○子當作平

魏書卷六十五考證

謹案第八頁後六行傳暨眼刊本傳訛傳今改本改

第十一頁前二行奉被詒旨刊本被訛彼據明監本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虬以經對刊本經訛禮今改

第三十二頁前五行何事遷鄴刊本遷訛還據明監本改

後七行本舉佐命刊本舉訛無據毛本改

校覆官編修臣方　焯

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百八十五 史部
魏書卷六十六
齊 魏 收 撰
李崇 崔亮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高祖初為大使巡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巴氐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為荆州刺史鎮上洛勑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即帖然尋勒邊戍掠得蕭賾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以本將軍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

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擾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之內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為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搔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蕭鸞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數萬討之崇樸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剋武興蕭鸞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高祖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為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曰今仇隴剋清鎮捍以德文人威惠既宣寇虐允遠寄故勑受梁州用寧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世宗初徵為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遊擊將軍李暉先鎮此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為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徒萬餘戶於幽幷諸州世宗追賞平氐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東荊州蠻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驚硤之口積大木聚礧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

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共為唇齒遣兵應之諸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進號鎮南將軍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詔以崇為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戚重遥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刺史如故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絶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思説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内嫂姓徐君脱矜愍為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凡聞此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

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鴨鳧鴈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勸崇棄壽春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德薄招災致此大水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厄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幸諸君勿言時州人裴絢等受蕭衍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崇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卿居藩累年威懷兼暢資儲豐溢足制勍寇然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請解州詔報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

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蕭衍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無以措其姦謀衍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搆崇崇表言其狀世宗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為比衍每歎息服世宗之能任崇也肅宗踐祚襲賜衣馬及蕭衍遣其遊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蕭衍霍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無紂麻戍主陳平玉南引衍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

衍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鬬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語在平傳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為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崇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

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塿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頹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

夏道作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修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樹高墉嚴壯於外棍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

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為晚也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勑有司別議經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右光祿大夫出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為下筆不徒爾收領也然性好財貨販肆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子世哲為相州刺史亦無清白狀鄴洛市鄽收擅其利為時論所鄙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肅宗目而壯之朝廷莫不稱善崇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

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詔曰朕比以鎮人搆逆登遣都督臨淮王彧時除翦軍屆五原前鋒失利二將殞命兵士挫衄又武川乖防復陷凶手恐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以副朕懷吏部尚書元脩義曰彊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亦一時之盛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暹鎮軍將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

白道之北賊遂幷力攻崇崇與廣陵王淵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淵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淵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為徐州刺史以討法僧為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除改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

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戶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用自司徒中兵參軍超為征虜將軍驍騎將軍尋遷後將軍為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斬蕭衍龍驤將軍文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錐肅宗末遷宗正卿加平南將軍轉大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

加鎮東將軍尋出為相州刺史將軍如故世哲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興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鎮西將軍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贈帛五百疋朝服一襲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子如故

世哲弟神軌受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稍遷員外常侍光祿大夫累出征討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為靈太后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為雙時人莫能明也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初蠻帥李洪扇動諸落伊闕已東至於鞏縣多被燒劫詔神軌為都督破平之爾朱榮之向洛也復為大都督率衆禦之出至河橋值北中不守遂便退還尋與百官候駕於河陰仍遇害焉建義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或之僭立也或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或使元孫討文秀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

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
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
記之不亮即為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迎
為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
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為
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郎高祖在洛欲創
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
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不煩
卿輩也馳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為太子中舍人遷中書
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高
祖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世宗親政遷給事黃門
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
年廉愼明決為尚書郭秬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
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為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
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
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沂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

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勑亮
推治世宗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
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世宗前脫冠請罪
遂拜辭欲出世宗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
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
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世宗識遇以弟託亮亮
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中盧昶
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
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
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
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怙然除安西將軍雍
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
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
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汎長無恒又不
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
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

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為九嬪徵為太常卿攝吏部事肅宗初出為撫軍將軍定州刺史蕭衍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寅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賊復於城外置二柵欲拒官軍亮焚擊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李崇為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語在平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以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溫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為本任之雅算

一二往使別宣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曰臣以蕭衍將湛僧珍田道龍遊魂境內猶未收跡義之神念尚住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旁生即住東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臣發引向堰舍人曹道至奉勅更有處分而亮已輒還京按亮受付東南推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為限而始屆汝陰盤桓不進暨到寇所停淹八旬所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捐費糧力坐延歲序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垂至北門而亮遲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及平硤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專恣輕輒還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寄按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況亮被符令停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為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損威稜遠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幾庶茲惡

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為吏部尚書當其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怔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汝論之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屢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闚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目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

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

轉侍中太常卿尋遷左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疽發於背肅宗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送所負荷及印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賵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彊幹善於當世

子肇師襲爵武定末中書舍人

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為冀州別駕

敬默弟隱處青州州都亮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亮從父弟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為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太和二十

年以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國常侍尋勑光韶兼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肅宗初除青州治中後為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為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勑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畏愛之入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為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嶷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為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為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

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祐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讎敵賊臣亂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軍廷尉少卿未至除太尉長史加左將軍俄遷廷尉卿時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陽城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彊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搉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各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匿

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而弼貪惏多諸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子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為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昌一級官雖不達經為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伯尚書郎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遂申牒求解尚書奏按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之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慾請宜許遂以明道教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風遠著無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録可更申三年以厲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前廢帝時崔祖

蜎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
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曰城民陵縱為日
已久人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焉以
此觀之今日非可慰諭止也貴平彊之光韶曰使君受
委一方董攝萬里而經略大事不與國士圖之所共腹
心皆趨走羣小既不能綏遏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待
其衰挫蹙迫小弟從為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
繫若以衆臨之勢必相拒敵懸見無益也貴平逼之不

得已光伯遂出城數里城民以光伯兄弟羣情所繫慮
人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為飛矢所
中卒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
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
逾遠救弊未聞終為國蠹無所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
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魏書卷六十六

魏書卷六十六考證

李崇傳崇上表○臣人龍按崇此表北史作邢邵所上其文大同小異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六十六考證

魏書卷六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六十七　一

或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為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黃門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為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

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為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世宗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答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閹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為怨

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陛下為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敝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戚闕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脩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秋除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勅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勅以示臣臣按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

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世宗納之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勑以光為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敬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絲一百匹琛淵等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三年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劒當階推下

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載無所厝意至是三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遷特進五月以奉迎肅宗之功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之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語在于忠傳四月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冕其月勑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

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懷 疑 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徽邁祖考羊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于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藐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發必中正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不窺重仞安見宮室富美天情沖謙動容祇愧以為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裨末聞息鸞挾之勞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棲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姬唁凡又義不得儻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厨嘉醴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甘踰百品旦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輦崇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蒙曝塵日浹汗流離致時飢渴餐飯不贍貨馬假乘交費錢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胤維興魏道德踰文母仁邁和熹親以天至遠異莫間愛由眞固非俟虛隆紆屈鑾駕降臨閭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首之耋欣遇犧年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為易非至明超古忘驕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來莫正斯美興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有矯避但帝族方衍熟

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褻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為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坐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昌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 闕 實匡張訓說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分篆猶若此之至也矧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為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汙毀積榛棘而弗掃為龜鼈之所栖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為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慈淑臨

秋春相因 闕 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殞減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頹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

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踵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庶恒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盡失於廟堂大人慶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柰高廟太后何又云上酎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臨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為神明之宅方加雕繢飾麗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登者既衆異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恒盡誠潔豈左右闕妄各竭虔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愼非飲酒如暈而已昨風霾暴興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姆致

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為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尚不能逆剋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誡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塋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莫可而擬恭敬拜跽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愼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為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靖寔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御層階今經始既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雕絢漸起紫山華臺即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遏竇汗永歸清寂下詔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九月靈

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后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鑾遊近甸存省民物誠足為善雖漸農隙所獲棲畝飢貧之家指為珠玉遺秉滯穗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驚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轅關峭峻山路危狹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數百飄曝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寔用悚慄且藏蟄節遠昆蟲布列蠉蠕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輾蹈必有類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為福興罪厭役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貨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幕士衣履敗穿晝暄夜淒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為災所在不稔飢饉薦臻方成儉散為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輿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巳無為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

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張羅惡鴟賈誼忌臚鵂鶹鼫集而去前王猶為至誡況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為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徹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

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詔召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彊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為止瞽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勑子

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修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五而薨年七十三肅宗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為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誦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五年正月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勑加後部鼓吹班劒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公肅宗祖喪建春門外望輴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為卷為百三卷焉光寬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之為人故為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決光亦傾身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為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為黃門則讓宋弁為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為太常讓劉芳為少傅讓元暐穆紹甄琛為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為車騎

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為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略以貴重為後坐疑於講次凡所為詩賦銘贊誄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十一子勵最知名

勵字彥德器學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為著作固辭不拜歷員外郎騎侍郎以繼母憂去職神龜中除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二年拜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乂為明堂大將以勵為長史與從兄鴻俱知名於世四年十月父光疾甚詔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以父寢疾衣不解帶及光薨肅宗每加存慰五年春光葬於本鄉又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焉孝昌元年十二月詔除太尉長史仍為齊州大中正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贈侍中衛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挹襲武定末太尉屬齊受禪爵例降

挹弟損儀同開府主簿

勔武定末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例降

勔字彥儒亦有父風司空記室通直散騎侍郎寧遠將軍清河太守帶槃陽鎮將為逆賊崔景安所害贈征虜將軍齊州刺史

子權太尉參軍事

劼武定中中書郎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世恭寬接下修身廉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延昌三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子鴻字彦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王國左常侍景明三年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勑撰起居注遷給事中兼祠部郎轉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永平初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懸瓠叛詔鎮南將軍邢巒討之以鴻為行臺鎮南長史徙三公郎中加輕車將軍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閥以閱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

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世宗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復加中堅將軍常侍領郎中其年為司徒長如故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官史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撰魏史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肅宗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

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厥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蛇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銳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偽并冀之民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獷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酋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愍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蘊息欣於堯舜之世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為一書伏惟高祖以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鑒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陽繼統獻武承天應符屈已則道高三五頤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尊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穆茲

寒暑而況愚臣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彊難革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馳馹數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畫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録破彼異同凡為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以長歷考諸舊志

刪正差謬定為實録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緝成輟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勑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皐微志乃得上聞奉勑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録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羨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馳馹數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畫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録破彼異同凡為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以長歷考諸舊志

者遂不論之鴻經綜既廣多有遠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為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僭於廣固鴻又以為事在元年秦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纘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史才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

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赦免尋為其叔鴈所殺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太和中除奉朝請遷洛拜司空參軍事營構華林園後兼員外散騎常侍為宕昌使主還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尚書庫部郎正始中大修器械為諸州造仗都使齊州太

原太守雍州撫軍府長史以廉慎稱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雍諮議參軍太中大夫永安中以老拜征虜將軍平州刺史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貞

子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征虜將軍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初除侍御史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頻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司空掾領左右

魏書卷六十七考證

崔光傳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臣人龍按唐史臣所作晉書載記大都出於此書

謹案卷六十七第八頁後八行許姬唁兄刋本姬訛嫁據明本改

第九頁後二行或其事也刋本或訛惑據明本改

第二十七頁前六行涉歷經史刋本脱歷字據毛本增

覆校官編修臣方　焯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卷 史部
魏書卷六十八
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百八十七 史部
魏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甄琛 高聰
齊 魏 收 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尠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慙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陽平王頤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

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飢或訓衣以除其敝故周詩稱敎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徒錄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可竊惟古之善爲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敝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

如不爾者焉用君爲若任其生産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物不相有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既交思拯之術廣恒恐財不贍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産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贍軍國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爲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爲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鑒之流疑興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營其間令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綦參論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

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爲禁豪彊之制也詔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達至修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錄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潤鑒幽隱思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按侍

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摘是司風邪譽黷猶宜劾糾況趙修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凡叨封知而不言及修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已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寔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伏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黜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

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之內手種松栢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親躬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琛高歎詠之纘子晰爲朐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爲妻婚日詔給廚費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祖敗於朐山詔琛馳驛檢按還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

畧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令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鷹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鉞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爲前驅都督琛次梁州獠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既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內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爲徐州刺史及入辭肅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滿治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

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

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

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碌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秘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歐擊主人爲

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勑懷寬放懷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卒於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啓除秘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徒引爲功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末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修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戶皆依傍市壘草廬攢住修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麤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悅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修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爾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疋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秘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和中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鎧曹遷國子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人情不安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勳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

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

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頤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即眞君元年關右慰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爲北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錄事參軍定州別駕後除鎮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爲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之効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

子子瑜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外生高敖曹貴達啓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渤海脩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王玄謨甥也少隨玄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遊爲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

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爲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少遊同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本官爲高陽王雍友稍爲高祖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賁業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勑卿仍屆瀍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蹟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山君子弗取是用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墨書以代往詔比所勑授隨宜變之善最皇華無替指意使還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高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傳永成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而聰踧怯少威重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藻等同囚於懸瓠高祖恕死徙平州爲民行屆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

兎將獻託聰爲表高祖見表顧爲王肅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世宗初聰復竊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虜兇懾氣才猛所振勑慈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喉脣近侍苟以爲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刊銘於射所聰爲之詞趙修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修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修迎送盡相親狎修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亦深用危慮而聰

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修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修之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修之儔乃因皓啓請青州鎮下治中公廨以爲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皓見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搆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眞無遠慮籍貴因權貶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爲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世宗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正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問之聰對使者歔欷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言朕既無福大臣殞喪且其與朕父南征契濶戎旅特可感念賻布帛三百匹氷一車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別有集子長雲字彥鴻起家秘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長雲弟叔山字彥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越騎校尉卒贈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魏書卷六十八

魏書卷六十八考證

甄琛傳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許叡李彪北史作許赤彪

僧林終於鄉里○臣照按僧林既不著爲甄琛何人又止終於鄉里四字亦成一附傳史家荒率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六十九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逞之孫也祖靈和仕劉義隆為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顯欽其人望為長子娉休姊贍以貨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為嬪以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歷書史公事軍旅之際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後來常參高祖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

詔在侍筵觀者榮之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渤海於是除之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西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為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為口實入為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宗責其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彊濟雅善斷決幙府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談復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禄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即真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擧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

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寅右僕射元欽皆以雍义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义子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悛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悛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出為驃騎將軍頴州刺史以貪汙為御史

所劾興和中賜死於宅臨刑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為尚書庫部郎坐兄悛鑄錢事發合家逃逸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為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為致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後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病卒

子侃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子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寅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安樂王長樂女晉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修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鄉里久之刺史尉景取為開府諮議參軍事晚頗以酒為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接蕭衍使張皇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卒於宿豫時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諡曰順父嵩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蟲功贈東雍州刺史延儁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頃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為散騎侍郎尋除雍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為中書侍郎時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媯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敝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

漸應時匪妙必須先麤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加鎮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子尊即正別駕如故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漑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鄺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儁啓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尚書

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徙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員外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

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買興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高祖南伐為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轉為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

長子範字宗模早卒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範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令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入為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羌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為羽所破良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憑城自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議欲拔城良不許德龍等乃止景和薨以良為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

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自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雅宗正珍孫等相持不下詔良解州為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中正孝莊末除光祿大夫爾朱榮死榮從子天光擁衆關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為河東恒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貞又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為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為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關郭康兒賊衆大潰勑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凶徒轉盛復以慶孫為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郡郡因以慶孫為太守假節輔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爾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為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饑凶四方遊客常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為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為司州牧辟為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郡望闕一字重鄉既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勳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王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征義陽引為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

河東太守諡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為之後

伯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山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諡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秘書監李凱以景融才學啓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諡事遂施行時詔撰四部要畧令景融專典竟無所成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為録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為御史中丞崔暹所彈云其貪昧苟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録又造鄴都晉都賦云

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為廣州防蠻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為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西河太守孝靜初為平東將軍滎陽太守卒官時年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儁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謁者僕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之中魁然有異出為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禄大夫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為高祖所知自著作佐郎出為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禄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温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太尉諮議參軍出為平秦太守卒贈冠軍將軍洛州刺史

子子袖歿關西

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悦名為中正悦為別將軍征義陽引為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為悦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悦郎中令悦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意瑗每隨例恒辭多受少伺悦虚竭還來奉貢悦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悦遷太尉請為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為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爾朱榮初謀赴洛瑗預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戸尋行并州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静初除衛將軍東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叟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為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

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顯與濟子洸演遂各凌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初為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引為校書郎轉秘書丞彪為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紇被徙尋解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燕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案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為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詔闕字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

馬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純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德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畧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減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

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歷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

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
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
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
依故所庶有會經詰無失典刑識倫學疎退慙謬浪後
議選邊戍事酈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
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温良故田
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
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凝化遠威

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偽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讒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為平陽太守酈為廷尉頗有不平之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今高山之岑月逸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為峯諸烟共色秀出無窮烟起不極錯酈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爾乃臨峻嶒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重以聳翠橫萬里而揚波遠獾鼯與麋麝走鯨鼉及龜鼈彼矇然兮聾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今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生還於洛濆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未遷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酈安置之所酈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偃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名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伴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

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絶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關此兩敵即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為高車所討滅外懾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朞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狐負之心然興亡繼絶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内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内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實繁

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為置蠕蠕之舉内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

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為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

俱在門下並掌文翰酈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酈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酈上表請為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等轉都官酈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為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為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酈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后曾燕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酈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奬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己論者鄙

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酈弟躍語在文苑傳

躍弟酈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酈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酈死後昇通其妻酈慙恚為之發病昇終不止

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魏書卷六十九考證

崔林傳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臣人龍按本書張吾貴傳吾貴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見傳此則稱為大儒有盛名矛盾如此

魏書卷六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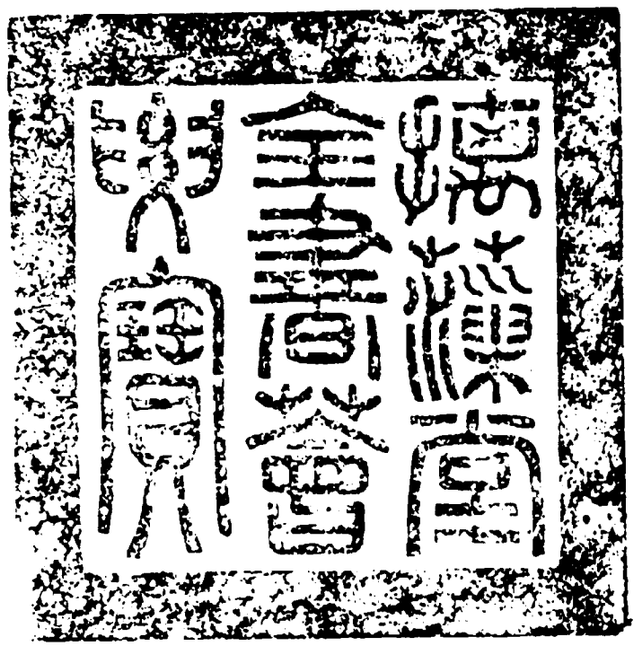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八第九頁前四行則督責有所刊本責訛貴據毛本改

第十九頁後一行子長雲北史作長子雲

卷六十九第六頁前六行遷散騎常侍刊本遷訛還據毛本改

第六頁後八行計胡將軍刊本將訛諸據毛本改

第九頁前六行本郡中正刊本郡訛部據毛本改



校覆

校官編修臣方　焯

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曹秀榆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百八十九　史部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齊　魏　收　撰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崚俱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氐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狥羣氐震慴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駿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為岐州以

藻為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遥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横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醽醁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世宗追録舊功以藻為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啓為其國郎中令襲子爵稍遷本州别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爵除太中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出為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爵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戮力傭丐

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為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為大司馬從事中郎爵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為豫州以永為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修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蕭鸞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

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為事即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敎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馬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

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歧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即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

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修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徙為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修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置長圍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

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沿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冢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為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

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

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未幾解郡還為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矟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矟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沖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勑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不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彊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為桑棗根所遶東去地尺餘甚為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未三年而叔偉亡

叔偉九歲為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為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傅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佃佃子遘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為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傅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蟲之子有三靈此圖讖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碻磝時融

始死玄謨彊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冀州治中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

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康靈越意恒欲為兄復讐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鷄肉葵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為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勛以靈越為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為劉彧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彧輔國府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擒主上

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動壯其意送詣建康劉彧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為參軍從肅征伐累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為統軍東西征伐世宗時為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戶後武興氐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為主攻圍隴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頻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刻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氐蜀以絕運路乘國諱班師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軍繼至氐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氐蜀數千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營興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氐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為流矢所中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度從東嶮潛入回出西崗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太洪前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時逃散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撿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為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至洛拜征

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為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入寇晉壽頻陷葭萌小劒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既至以為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

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土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豎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以東民皆寧業先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虬與陰平王楊太赤率衆千餘夜渡白水旦而交戰大敗賊軍斬

屯據西郡豎眼復遣討之令崇棄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劒大劒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劒一口豎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人既得豎眼為牧人咸自賀而豎眼為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為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

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率衆三萬入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至直城而賊襲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軍高徹吳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為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峴崘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為內應賊圍既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恥恚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開國如故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歷青州鎮遠長史孝莊時復為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故也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蕭衍行將樊文熾攻圍敬和以城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貪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詣廷尉遇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効 疑盤陽賜爵貝丘子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為蕭鸞右中郎將直閤將軍從崔慧景至鄧城為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豎眼征伐累有軍功自彊努將軍出為琅邪戍主朐山內附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朐山樵米既竭而昶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為渡其母妻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畧以氣尚為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主轉寧遠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直閤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衆據硤石神為別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

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剋之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
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
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
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
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
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爾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
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為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戶
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

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
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
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
刺史
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
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
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魏書卷七十

魏書卷七十考證

傅豎眼傳在城兵武執敬紹○北史無武字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七十一　史部

列傳第五十九

齊　魏　收　撰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蕭蹟歷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為豫州引為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為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

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聿曰我在南富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險陋也聿云伯父儀服誠為美麗但恨不晝遊耳徙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壽陽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兗以其去建鄴近受制於人寶卷嬖人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粲等棄

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場急則引魏力不能制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聿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至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具訪入國可否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美知卿非無款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真度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世

宗詔曰叔業明敏秀發英款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兗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使返有勑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既逞朝無子遺國有瓦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英智勇深懼禍萌翻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與居在念深嘉乃勳前即勑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

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卿其并心戮力同斯大舉殊勳茂績職爾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勑與州佐吏及彼土人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入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茌縣出為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討隴軍未渡淮叔業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謚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絹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旊之字文聰仕蕭鸞為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

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為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王肅子紹俱為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西

旊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鸞歷位羽林監入國以父勳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內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入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茌縣出為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討隴軍敗退守岐州為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為賊擒送於上邽為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僑尼襲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諲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諲之師諧而微不及也歷通直散騎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彥先景明二年逃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出為趙郡太守為政舉大綱而

巳正始中轉渤海相屬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彦先不從為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為沙門潛行至洛愉平勅還郡延昌中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永平中丹陽太守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勅為別將行渤海郡事後州軍為賊所敗遂圍郡城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時復贈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二贈鴻臚少卿

彦先弟絢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於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仙琕遣軍赴之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國侍郎韓萬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崇曰比因大水蹔跟不免羣情所逼推為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陽太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絢率衆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剋柵衆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為村民所獲至尉升湖絢曰吾為人吏反而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勳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籥悉付康生詔以植為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尋進號平東將軍入為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闔門歸款子昕愚昧為人誘陷

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揚
州大中正出為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州復除大鴻臚
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為無
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為怪
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悏悏朝廷處之不高
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已任謂人曰非我須
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
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
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
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
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
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
衆證明昞案律在邊合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
斬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諠惑都邑駭動人情量
其本意不可測度按詐偽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
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
居納言之任為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
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
為植所使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
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
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詔曰
凶謀既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
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既構成其禍又矯為此詔
朝野怨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鬢
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
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雪
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刁沖上疏訟之
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
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
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閤經五三日乃引
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清植
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執三寶布衣麻

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粲行並亦奴僕之
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
於是出家為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
禄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
亦梁江南之俗也植母既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
隨去分違數歲論者譏焉
子悛字道則襲爵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為寶卷驍
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外以討蠻楚為
名內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颺為輔國將軍南司州
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縣開國伯邑千戶詔命未至為
賊所殺贈冠軍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勳效
未立而卒其子烱不得襲封肅宗初烱行貨於執事乃
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烱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义納
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揚州大中正進伯為侯
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戶尋兼尚書右丞出為東郡太
守孝昌三年為城民所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
刺史開國如故謚曰簡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開國子
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
灌津子卒於渤海太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
史謚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尚書郎興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
驕豪為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
粲粲不從雍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勑纖內太守守赴
京師雍時為州牧粲往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
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
可更為一行粲便下席為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世
宗聞粲善自攝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

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光禄大夫後元顥入洛以粲為西兗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徵為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復為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濆粲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醼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

且付城外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為翔所害送首蕭衍時年六十五

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行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垂和恒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

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脩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髣髴高蹤誠希藥此沉疴全養禀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廬裁營已整搖策納屣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疴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之末衍稍以出山干禄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内郡事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内太守加征虜將軍遭母憂解任詔衍為別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一萬出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淅陽衍大破之賊遂退走荊州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千二百戶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莒榮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加侍中爵例降又天水冀人子嵩襲武定中河内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水冀人尹挺仕蕭鸞以軍勳至陳郡太守遂與叔業參謀歸誠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亦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轉冠軍將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賜布帛一百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諡曰恭子循歷太原太守

循弟豪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河東南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鸞為歷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

謀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前後表啓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戶二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戶如先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録

子絺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絺弟遠字季雲性麤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癡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為肅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荅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二年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五

子詣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鸞數為小將征戰著效

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擬戍淮陰封甯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史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例降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內史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讐即彥先之妹婿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為質景明初封雲陵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南陽太守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為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也其叔業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縣王昊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革右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真右

軍將軍封睢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戶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為趨走左右壯健善事人叔業待之甚厚及出為州以為防閤善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為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安南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既陷州城時甚縣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為名將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勳者安定皇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胤河東柳僧習等光美鬚髯善言笑仕蕭衍以軍勳至右軍將軍入國為輔國將軍假南兗州刺史卒於渤海太守

兄椿齡薛安都墳也隨安都於彭城內附歷位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

璋弟瑒為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超拜持節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病久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稱歷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為詩詠常與朝廷名賢汎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出為平西將軍京兆內史當世歎其抑屈卒官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高客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為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

慶肩父汪參辟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汪還南慶肩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景明初為李元謀輔國府司馬卒於敷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為裴植征虜府司馬稍遷北地太守為政寬平氏羌悅愛肅宗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為潁川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鸞以軍勳稍遷至前軍將軍輔國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為南譙太守兩家雖為姻好而親情不協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遣道遷守合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蕭衍以莊丘黑為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為刺史未至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奔衍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

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申臣為長史值黑亡歿專任天時素願機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此臣即披露誠欵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以為聲援紹先等即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啓復會通直散騎常侍腹背即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啓復會通直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留使至臣閒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吳公之至知臣

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恭典籤吳宗肅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相構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得戮思恭等臣即遣鄭猥馳告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到之間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為不逞臣即遣軍主江悅之率諸軍主席靈坦龐樹等領義勇應時討撲而樹銳氣難裁違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寶因此直到南鄭重圍州城梁秦士庶僉云危棘以義逼臣勸為刺史須籍此威鎮靖內外臣赤誠奉國苟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宜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事啓聞臣即親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天寶兇徒因宵鳥散進既摧破退失巢穴潛捨軍衆依山傍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冑率其所領登即擒斬戍內戶口即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竭力實關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落令晉壽土豪王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當今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此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以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即束身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尚規舉斧登遣討襲具於別啓集朗兄弟並議曰臣往日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奬灰殞匪報但留臣權相綏奬須得撲滅珣等便即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已投誠款而中逢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烈義動遐邇漢鄭既開勢前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盪經算淹朔當有劬勞所請軍宜別勑一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自昔中有事因以致乖舛知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奬率同心萬里投順遠舉漢中為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

嘉焉今授卿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并同義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効稱朕意焉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為例世宗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勳微恩重有靦心顏世宗曰卿建為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為微竣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既淹未恭州封可勑吏部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人供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出為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為政清嚴善禁盜賊熙平年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贈帛五百匹謚曰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頴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戶封頴興會卒遂寢道遷不娉正室唯有庶子數人

長子夬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閤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

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夫曰卿昨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夫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其從兄奐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悶旋轉而死為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夫與南人辛諶庾尊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其歆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瞋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摘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

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閱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眷等言其眇目瘸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元象中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齊受禪例降

奐道遷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胄司徒廣陸侯胄子順播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慕容寶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國家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守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高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為蕭鸞徐州刺史蕭惠休奉使詣軍高祖見而善之後為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及叔業疾病外內阻貳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以元護為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

千戶便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為不軌元護馳還歷城至即擒殄誅戮所加微為濫酷值州內饑儉民人困敝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為良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消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為齊

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為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宣威將軍給事中會頑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

子景宣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勳拜前將軍性甚貪恣兄亡未斂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州內史天水太守

靜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代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膂力自効軍勳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為別

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肅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謚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乂兼以貨賂乂父繼繼為司空引景通為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

子鷟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鸞以軍勳至游擊將軍為軍主助戍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誠景明初除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戍鍾離懸封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治任於刑為民所怨有受納之譽歲餘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

尋以本將軍出為河北太守治有清稱轉渤海相尋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又弟也曾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翻復為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隲平北為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有名士之風又工摹畫為時人所服歷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搆逆大軍攻討為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名流悼惜之

世弼世祖統晉散騎常侍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劉淵石勒之亂南徙渡江祖興之父範之並為劉裕所誅悅之少孤仕劉駿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悅之為荊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臺軍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蕭賾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行初劉季

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以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率軍拒戰大破氐衆還復白馬行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既殺蕭衍使者及楊靈珍衍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之與樹忻榮勒衆逆戰為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離貳悅之盡以家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走道遷之克全勳效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夏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謚曰莊悅之二子

文遙文遠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遙奮劒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為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治為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陽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遙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以南悉皆淪陷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為用建義元年七月遘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既而賊勢轉盛臺援不接果以阻隔彊寇內徙無由乃攜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果弟昂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勳致效自給事中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龐樹南安人世宗追錄謀勳封其子景亮襄邑縣開國

男食邑二百戶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擊天賓同時戰歿封其子建為
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鬬以勳封撫夷縣開國子
食邑二百戶拜東萊太守入為平遠將軍左中郎將遷
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勳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拜武功太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頴川辛諶漢
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屯騎校
尉
安世荷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人間自
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梁州
刺史
諶魏衛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上黨二
郡太守卒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永弟漾亦善士性亦至孝為漢中所歎服元羅之陷也
永入於建鄴遂死焉時有頴川庾導者亦與道遷俱入
國雖不參謀亦為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
仕蕭衍右中郎將助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敝廬多與
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
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天平中
卒於青州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
諸王參軍郡守及道遷之入國也徽亦因地內屬徽嗤
即道遷之兄女道遷列上勳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
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後
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

國之桓陵縣父興宗蕭賾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
揚州父於路為羣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
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讐由是州里歎異之賾益州刺
史劉悛召為主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中自漢中歸
國既達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大
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
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
日詔遣主書趙桃弓宣旨勞勉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
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世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
例起家除羽林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益州詔誕為統
軍與刺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叛詔
誕為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
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衍益州刺史蕭淵
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劒戍益州刺
史邴虬令子建拒之因轉營為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
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勒兵馳赴相對

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柵其
上以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
人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赴煙焰漲天賊以還途不
守連營震怖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
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為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
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以誕行巴州刺史三
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
州仍以誕為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時
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謚曰莊

長子亢

亢弟脣字闕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宣梓橦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苗出
後叔父略略為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
衍命略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還退衍遂改授略怒
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
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

龍驤將軍鄉道導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昔晉室數否華戎鼎沸三燕兩秦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圮裂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鼎河洛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楚國富兵強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豫遺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壖場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覦之情籌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之內荆揚可并若捨舟檝即平原斂後疎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馬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汭方有相持之勢且夫蒲昃相傾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

哉於時肅宗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彊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避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颶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憍將御惰卒不思長久之計

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克國持重之規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為郎中仍領軍深見知待孝昌中還朝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為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轉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豪姓相率請討巴蜀之間詔苗為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殺爾朱榮榮從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惶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

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相蹤爭橋俄然橋絕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鬬衆寡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歿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死當應更立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賵帛五百疋粟五百石謚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嗟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

獲全天下之善士也不宜追之

子曇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鵠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旌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為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魏書卷七十一考證

裴叔業傳城庫管籥悉付康生○臣人龍按康生當是奚康生本書奚康生傳裴叔業率衆圍渦陽高祖勑王肅遣康生馳往救援是也

淳于誕傳及時火赴○赴當作起

李苗傳梓橦浩人○橦應作潼

謹案卷七十第十六頁後二行司空公刋本作司徒三公據毛本改

卷七十一第三十三頁前四行五行甚得物情時杜洛周刊本情訛倩杜訛村據毛本改

校覆官編修臣方　煒

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庱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百九十一 史部

魏書卷七十二

傳第六十

齊　魏　收　撰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祕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為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為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為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　球

學博士承慶遂撰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鵠
鳴鵠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為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荊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
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
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
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為
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
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
還家久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
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
在鄉為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
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
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
州城民疑河北人為杲內應遂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撝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
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幽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俶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劒客
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
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
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
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

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内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勑固為衍司馬還除太尉西閤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為試守平北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悦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恒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為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之設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殭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絶談虚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悦億兆之望然後備器

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民庶勞敝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益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悦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既無事役遂闔

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矯迹於良鄉棄衛侯之旗弼兮乃植根於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爵微懼堂構之頹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斡流之不息傷艱蹟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蹙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屠靡於傅巖既應緜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黜於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孤而爭國兮有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而哀亡兮來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妝而失性趙堯門而誕聖兮終夭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兮啟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矯迹於良鄉棄衛侯之旗弼兮乃植根於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爵微懼堂構之頹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斡流之不息傷艱蹟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蹙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屠靡於傅巖既應緜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黜於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孤而爭國兮有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而哀亡兮來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妝而失性趙堯門而誕聖兮終夭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兮啟洪業於宣元釋皋繇之法憲兮見蓼六之先亡練疑枉於怨獄兮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詘而後舒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敝於陋巷兮縕六藝於蓬廬勃計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勳立而禍并紛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旦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疎兮巴放麑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為時之所欽或負鼎而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貴在於得要兮事終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可非石育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兮季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

帝兮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
茲聖達之未明兮豈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遥兮方
有闕於天表且臨海而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繹
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兮靈投策而
詒龜圖據胎而為巨兮友發文而自相風吹鴞而襄隆
兮神壓紐而平王彼嬴縮之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已或
勤憂以減齡兮亦安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兮父純
臣而烹子識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商姒始樓桑而
發輝兮終龍變於巴庸繞閭門而結慶兮鬱蟬蜕於三
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瘠之鮌殛死於羽山兮
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疏九江而入海總九
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行
之丕改以患蹇為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為獲安
兮哂宰嚭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
進為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為桎梏兮信揖讓
之勞疲以放曠為解懸兮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

發輝兮終龍變於巴庸繞閭門而結慶兮鬱蟬蜕於三
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瘠之鮌殛死於羽山兮
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疏九江而入海總九
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行
之丕改以患蹇為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為獲安
兮哂宰嚭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
進為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為桎梏兮信揖讓
之勞疲以放曠為解懸兮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
淵之威微乘閬風之峻岅兮覩王母於崦嵫昇瑶臺而
濺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
揖許公於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嵁嵲兮眺
恒碣之磎碭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尚羊乘玄虬
之奕奕兮鳴玉鑾之瑲瑲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
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三危登蒼梧而遐眺
兮訪二妃於有嬀追祝融於荆芊兮問洛宓於馮夷陵
回飇而上驤兮窮深谷而下馳沿扶水而遠矚兮見虞

奏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
辭出琨岫之崢嶸兮入氾林之杳鬱採鍾山之玉瑛兮
收珠澤之珂琲攜羽民而遠遊兮探長生之妙術騰雲
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質望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
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
眺兮歷層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淳淵兮躡不周之峻嶬
屑瓊蘂以為糧兮斟玉液以為漿結秋蘭以為珮兮攬
白蜺以為裳聳景雲而上征兮撫閶闔而啟扉肅百神
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而九變兮眇廣樂而

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握招搖以為旆
兮巡天漢而下遊建雲旗之委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
王良以斂轡兮命風伯以挾輈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
鼓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通回駕於青丘訪古人於
首陽兮亦問道於鵷鳩覩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
悠瞻雒常之鬱鬱兮貢楛矢之啾啾心怊怊而惕惕兮
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逴逝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
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沉然夫五都之摠摠兮尚何足
以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
粒兮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當餐
蔭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修莖咀玉髓而充渴兮嚼
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
之默默兮詎攄寫其深情情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
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親於故鄉
兮戀先君於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

眷眷於短衡兮馬依依於踃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
宇而返素耕東皐之沃壤兮鈞北湖之深潭養慈顏於
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
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蘊六籍於胷襟敦儒墨之大教兮
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微音進不
求於聞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
用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
資靈運以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

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沖寂以無為寄後賢以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夭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動違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未衷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何工兮司閒司怠言必從兮朋黨嘑咎爾中下其親其昵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壍兮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子實無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凫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鬻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已彼詒諛人兮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遽餘戚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嚚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

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為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當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樂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褫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彊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焉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勑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為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為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即位以侍從之勤轉輔國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其長者後為河內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

免服闋徵為榮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繒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為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殷夏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

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絶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顧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

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又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為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不驕不矯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為元义所寵論者譏其趣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即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邑二百户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為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謚曰文獻初思同之為別駕也清

河崔光韶先為治中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
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誡子
姪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韶操業登時蒙贈謚論
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為服
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
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
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
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

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修人也從祖金世祖神廳中與高允俱被
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為鄉閭
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
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
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
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
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
假節行華州事為吏民所稱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贈
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
末叔寶為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
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胄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
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
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為彭
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
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
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
冀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
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脩縣男

稍遷建興太守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為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為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禄大夫齊文襄王引為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為吏部郎中出為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為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頻川郡出為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

子祖璧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亦好學為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為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為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為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

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鋭彊壯居後以安身無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

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彊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尋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平原以為南冀州仍以思令為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季虎據高唐城以招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領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天平三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恃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中正出為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為給事中高祖曾對羣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沖云其人宜為武職遂停轉太尉咸陽王禧事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修立為郡功曹早卒儀同李神僊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為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為奉朝請拜秘書郎又兼員外散騎

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賾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北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東荆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為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為光禄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柬字元約卒於光禄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詮弟悦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泰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悦為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録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謨父慶並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為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為從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

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史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於州界為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為州以世表為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鄰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為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為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鄉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勅遣中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行臺沿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行達青州遇患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為冀州鎮東府法曹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硤石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為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為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為吏民所樂代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冀瀛洲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
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解几案起家清
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
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
西辛雄范陽祖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
留尋加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
西都督蕭寶夤啟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肅宗大
怒召問所由録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
座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
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禄大夫後
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
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
廷分汲郡河内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
款之户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七十二考證

陽尼傳兆先見於裔如○如應作似臣人龍按左傳文十年楚范巫裔似注裔似人名范邑之巫也

朱元旭傳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内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臣人龍按本書地形志義州興和二年置寄治汲郡陳城當即其事也挾河即夾河古字通北史作扶風誤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考證

魏書卷七十二 史部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為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為鎮北大將軍内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

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玄鎮都將李兜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從兜為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衆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勑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閤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剋也得幢捉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為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

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為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為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為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闕一字招誘邊民康生復為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窻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啓告高祖勑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壽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內舊老宣詔撫賚俄而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硤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出為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匹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為希世絶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起為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衆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

將軍為別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為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閤將軍徐玄明戍於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柰果面勑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州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為別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起為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為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與元义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义妹夫也义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內時或迭出义以康生子難為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义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為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引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為义所執鑠於門下至曉义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义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及死汝

何為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乂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為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為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為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沖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為統軍從高祖征究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閤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為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萬次于樊雍招誘蠻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

為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邵虬樊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二千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為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為營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勳起為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為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遥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

採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之流泣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為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為性移所致又以本將軍出為荆州刺史常縛蒿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顗先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

陽頗有失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甑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深以為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甑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甑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荊人畏甑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賾為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為統帥膽氣絶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荆州土險蠻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悦率衆偷據峽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發生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轂兩兩接對採竹為絚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悦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悦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顔荅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脱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勑如請二年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汚聞於遠近還為金紫光祿大夫出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

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尋增邑一百户改封新豐進爵為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夤自謝仍云今當仰為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夤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憺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廬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為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剋敵授右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瓌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夤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為鑌柱教習彊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

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棄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棄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

為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隸邢巒伐蜀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為益州足聞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

足之流也後自賴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李叔仁叔仁弟龍壤以勇壯為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為梁州刺史歿于關西龍壤正光中

北征戰死白道其平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兗州刺史樊魯益州刺史邢豹及屈祖嚴思達呂叵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遷高智方俱為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事迹不存無以編録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也

魏書卷七十三

魏書卷七十三考證

崔延伯傳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奪監本譌作奮今改正

謹案卷七十二第十二頁前六行騰八表今刊本八訛人據毛本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以侍從之勤刊本侍訛時據毛本改

第二十頁後二行渤海蓨人也刊本蓨訛修據毛本改

第二十四頁後七行冀州之清河刊本之字下衍平字齊州之平原刊本脫平字從明監本增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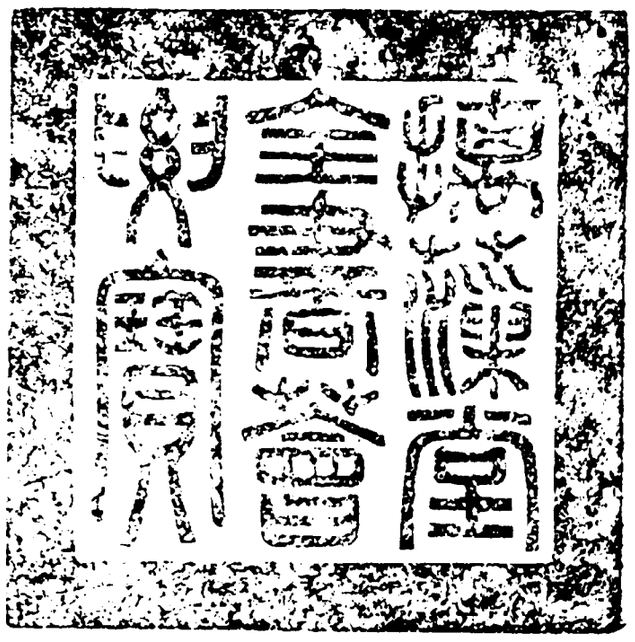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前一行季虎據高唐城刊本誤據季虎高唐城從明監本改

第二十八頁後四行日暮出城刊本日訛自據毛本改

本改

卷七十三第五頁後八行我不及死刊本及訛反據毛本改

第八頁前三行俘馘二千刊本二訛七據宣帝紀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焯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七十四
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四百九十三 史部

魏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齊 魏 收 撰

爾朱榮

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爾朱川因為氏馬常領部落世為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為領民酋長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

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劉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壤更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為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親恭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

何忍加罪部内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軍除
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
為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匹贈鎮南將軍
并州刺史謚曰莊孝莊初榮有翼戴之勲追贈太師司
徒公録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家世豪擅財
貨豐贏曽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
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
盛牛羊駝馬色別為羣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討輒獻

私馬蕃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右將軍光禄大
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
朝貴競以珍玩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
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
子閲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娯肅宗世以年老啓求傳爵
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
將軍恒州刺史謚曰簡孝莊初贈假黄鉞侍中太師相
國西河郡王榮絜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

獵每設圍誓衆便為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
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
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曽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之音新
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
暮當為汝耳汝其勉之榮襲爵後除直寢遊擊將軍正
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
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
崇北征榮率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
内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乞
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崙嶮作逆榮
並前後討平之遷直閤將軍冠軍將軍仍別將内附叛
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勅勒北列步若反
於沃陽榮並滅之以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戸
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勅勒斛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
也頭牧子迭相掎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於
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禄大夫假安北將軍為北道都

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鮮于修禮之反也榮表東討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諸軍事進為大都督加金紫光禄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車駕聲將北討以榮為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尋進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此衆當亦息圖使還奉勅云念生梟勠寶寅受擒醜奴明達並送誠款三輔告謚關隴載寧費穆虎旅

大翦妖蠻兩絳狂蜀漸已稽顙又承北海王顥率衆二萬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鄴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令關西雖平兵未可役山南隣賊理無發呂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即遣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相部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為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奉諱號踴五內摧剥仰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内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内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念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即

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愚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為怪愕四海不為喪氣豈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為儲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隆於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鐘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夤醜奴勢逼豳邠之不減鄰之福也一旦聞此誰不闕闕竊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內安乂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欵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名宗

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吳卒密邇在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鄰之福也一旦聞此誰不闕闕竊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之談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欲使海內安乂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欵聽臣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名宗

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通改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惟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潛渡以赴之榮軍將士咸稱萬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一日榮奉帝為主詔以榮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萬戶十二日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害靈

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
文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還營
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喻旨於榮曰帝王迭襲盛衰無
常既屬屯運四方瓦解將軍杖義而起前無橫陳此乃
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
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璽運已移天命有在
宜時即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擇
親賢共相輔戴榮既有異圖遂鑄金為己像數四不成

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為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
可爾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於
是獻武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
榮曰慾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
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
莊帝十四日輿駕入宮于時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
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
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曰
臣世荷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
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
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
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
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剌史乞贈
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
已下及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
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覽表不

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滋酷濫尋繹往事實切於懷可
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為識
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
啓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
来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
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治
經綸王道以為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詔曰乾坤統
物星象賛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其業是以周道中缺

齊晉立濟世之忠殷祚或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厄運荐臻太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勲踰伊霍功格二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燕録尚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為賊既久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以有莘贊亳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載集況導源積石襲構崐山門踵英猷弼成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絶維德冠五侯勲高九伯者哉太原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入匡顓運出勦元兇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既泰趙魏還蘇比績況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邑一萬戶通前三萬餘官悉如故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兎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

所號雙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而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既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光德光靈範源先二象化穆五才三歷與日月惟休金昌共乾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咸亂九宮失叙朝野撫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區瓦解逆賊杜洛周虔劉燕代妖寇葛榮假噬魏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叢臺胡塵晝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懷匪安之慮社稷急不測之憂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實知来義踵先勲忠資曩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熊羆競逐虎豹爭先軒翥南溟搏風北極氣震林原勢動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器高於熊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莒側聽而驚息中興之業是乎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雖復伊霍宣冀之功桓文崇贊之道何足以髣髴鴻蹤比勲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

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為不可語在侃等傳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榮乃令都督爾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陳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曰周武奉時藉十亂以纂歷漢祖先天資三傑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煙抱含日月總奇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為資昔處亂朝韜光戢翼秣馬冀北厲兵晉陽佇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歎息忠勇奮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故能芟夷群惡振此頹綱俾朕寡昧獲承鴻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息葛榮跋扈仍亂中原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顥凶頑構成巨釁阻弄吳楚虧汙宗社朕徙御北徂劬勞鞍甲王聞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勳巨績書契所未紀飲至策勳事絕於比況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宇可增封十萬通前二十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幽涇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總衆入關討之天光既至雍州以衆少不敢逡巡未集榮大怒遣其驍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天光又擒王慶雲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以盡矣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唯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

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来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内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懶怠安可復用也榮身雖居外恒遥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為左右伺察動静大小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皆詣榮承候得其啓請無不遂之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懸不奉別更擬人榮聞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關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啓北人為河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面啓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為州便停不用

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啓不允大為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外迫於榮恒怏怏不悦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權懼榮害之復相間構日月滋甚於是莊帝密有圖榮之意三年九月榮啓將入朝朝士慮其有變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来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既圖榮榮至入見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為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坐定先禄少卿魯安典御李侃睎等抽刀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横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三十八於是内外喜叫聲滿

京城既而大赦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左右兼錄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夏誠貫幽明天不憖遺奄從物化追終褒績列代通謨紀德銘勳前王令範可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詔曰故假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惟岳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藉棟梁

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震悼無深前已褒贈用彰厥美然禮數弗窮文物有闕遠近之望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加殊錫可追號為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三百人輼輬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詔曰武泰之末乾樞中圮丕基寶命有若綴旒晉王榮固天所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頹綱於斯復振雖勳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於茲尚闕非所以酬懋賞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宜遵舊典配享高祖

廟庭

菩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閤將軍孝莊初以榮冀戴之勳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惠

菩提弟乂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初襲爵梁郡公又進爵為王尋卒贈侍中車騎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乂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為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為王增邑千戶起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任曹等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内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乂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疎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略元徽喔咿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爾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頹拯敝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是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祐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夤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崩通致說於韓王也

魏書卷七十四

魏書卷七十四考證

爾朱榮傳三歷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三應作玉千寶搜神記虞舜耕于歷山得玉歷于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

魏書卷七十四考證

列傳第六十三

齊　魏　收　撰

爾朱兆　爾朱彥伯　爾朱度律　爾朱天光

爾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蹻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奪使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尉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即阼特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太守尋除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二百戶後從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

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户為汾州刺史復增邑一千戸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又增邑五百戸及爾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巳曰爾朱家欲渡河用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揷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黄塵漲天騎叩宫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繫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為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悦且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尅獲騰問王夢如何兆答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鬬草株往往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王曰兆等猖狂舉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勢不可反事爾朱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尅京師孝莊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繫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脫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於為隨兆軍府為別送晉陽脫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巳遇帝於中路王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為晉州刺史謂長

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福禍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驍果本無策略頻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王統領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齊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北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萬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前廢帝納兆女為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為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大掠并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秀容王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繇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於戰鬬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而麤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為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梁郡岢嵐南山赦之後死於晉陽

爾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高祖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為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尉為榮府長史元曄立以為侍中前廢帝潛黙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廢帝既立爾朱兆以已不預謀大為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鷙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慰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醼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隅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前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鉤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馬場大都督封博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為王又遷司徒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為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陳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爾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爾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為姦詐造榮啓表請人為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即阼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尋特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

刺史加侍中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河郡又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充其員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爾朱榮死仲遠勒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絡繹進討並為仲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爾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殺其家口簿籍

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為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為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爾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為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閤加前將軍爾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殺其家口簿籍

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車
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尋即
真元顥逼大梁詔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
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略顥既剋滎陽擒行臺陽固世隆
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內假驃
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
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攝選
左右廂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頗為猥滯所稱又請解

侍中詔加散騎常侍莊帝之將圖爾朱榮也或有牓世
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
彊不以為意遂手毀密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
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攻河橋殺
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憂在不
測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
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
世隆攻剋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律等

共推長廣王曄為主曄以世隆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戶先赴京師
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自以為功讓世隆曰叔父在
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劒瞋
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
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疎遠欲
推立前廢帝而爾朱度律意在寶炬乃曰廣陵不言何
以主天下世隆凡彥伯密相敦喻乃與度律同往龍花

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為僕射自憂
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
視事又畏爾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
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為尚書令常使尚
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
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佚
無復畏避信任羣小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加汎
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

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武定中齊文襄奏皆罷於是始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彊兵割剥四海極其暴虐姦詐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前廢帝特置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為之贈其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録尚書事都督定相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武王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憨恃彊不以為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内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説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内我以為其備叔淵信而内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彦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歎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世隆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内太守田怗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旦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濵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為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嬿遲遣二防閤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嬿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儇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章服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閤内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籥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虚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牀上無席

大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兼畫地戲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牀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為寧朔將軍步兵校尉樂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詔世承守轘轅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為元顥所擒竊殺之莊帝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世承弟弼字輔伯前廢帝初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尋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為齊州行臺召募士馬以趣四瀆關弼總東陽之衆亦赴亂城疑揚聲北渡以為掎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弼乃還州世隆既擒弼欲奔蕭衍數與左右割臂為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為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須更約盟宜可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乃從之遂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爾朱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為統軍從榮征伐莊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開國伯尋轉安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為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爾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廢帝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間之與爾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至之處為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

律至毋責之曰汝既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總隸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得施用遂西走於澭波津為人擒執椿囚之送于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市

爾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衆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并肆仍以天光為都將總統肆州兵馬肅宗崩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為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内榮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為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為左衛將軍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并徵其馬侃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

言遠近曰今時將熱非可征討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為一柵者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疑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一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內執送蕭寶夤而降賊行臺万俟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乃退於城東五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賊黨結聚之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道洛出城拒戰暫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洛還走入山城復降附天光遣慰喻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為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牽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絶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頻勑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遂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失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燼釁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

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為小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時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收其仗天光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戶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超覺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琛顯走赴天光天光遣帥臨之往皆剋定初賊師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為逆攻降人叱干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聞榮死故不追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

洛之策進至雍州比破叛已疑詔遣侍中朱瑞詣天光慰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別更推立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微意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為廣宗王元曄又以為隴西王及聞爾朱兆已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使告天光與定策立前廢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于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復北事俾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爾朱兆仲遠等既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

獲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三十七爾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為不同矣

史臣曰爾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弈棊慶賞威刑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脣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唯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勍敵得窺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魏書卷七十五考證

爾朱天光傳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臣人龍按本傳載天光坑萬七千人又云差不酷暴其謬戾如此

謹案卷七十四第三頁後四行勒刊本訛勤從明監本改

第三頁後六行勒解刊本訛勤解從明監本改

第十三頁前八行乘虛徑進刊本徑訛征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劉銓鋏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百九十五　史部

魏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盧同　張烈

齊　魏　收　撰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為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詔同為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軍兼司馬為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按

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蕭褒同在公之績
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閥吏部勳書因加
檢覆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部勳簿
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按竝復乖舛臣聊揀練已得
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
猶須判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
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黃素
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
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指洗之
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
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為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
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
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竝
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
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
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

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
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
倖自今敘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
付曹郎中別作抄自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
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頃奏以黃
素為勳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換勳之法事目三條已
蒙旨許臣伏思黃素勳簿政可麤止姦偽然在軍虛詐
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
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即令給券一
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
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
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陳某官某勳印記為驗
一支付勳人一支付行臺記至京即送門下別函守錄
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叙不可盡者
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偽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
為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即廢下遠近云某處勳判

咸令知聞立格酬敘以三年為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偽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乂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為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

平東將軍正黃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事在位為乂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為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黃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為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齎書諭德興德興

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為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乂黨除名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為齊充二州行臺節度大都督李叔仁 關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正除七兵尋轉殿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彊牽從務啓乞儀同初同之為黃門也與前廢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為人素相款託廢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百匹謚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子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斐弟筠青州治中同兄靜太常丞

靜子景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為字焉高祖悕為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贊之遂勅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為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鑾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即位追録先勳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戶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為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乂父江陽王繼曾為青州刺史及乂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除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尋加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乂黨出為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議者以烈家産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為本州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為政清静吏民安之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為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為家誡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夫未襲爵興和中卒於家

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皓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為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為散騎侍郎竝不赴世號為徵君焉好營産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沒家産出帝初訴復業

子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無濟張烈早標名輩氣尚見知趨捨深沉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魏書卷七十六考證

盧同傳父輔字顯元○元北史作光張烈傳張烈字嶽仙○仙北史作之

魏書卷七十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五

宋繇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繇字飛烏廣平列人也吏部尚書弁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繇弟道璵先為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為官繇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繇世景除名久之拜繇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領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據荊山規將寇竊屬壽春淪陷賊遂乘勢徑趨項城繇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州境怗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初繇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攝而不送繇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

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雷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繇為縣主吏請焚之繇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勑河南尹推治其罪繇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繇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為洛陽迄於為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諡曰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繇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子世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莒榮也表為員

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害

叔集弟道璵少而敏儁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祕書丞孫惠蔚典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曾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壁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諮議參軍汝南鄉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為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清河王懌為司空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懌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並當煩劇諍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

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況其元列由緒與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當政匡陳擅彈糾至若茹皓升輦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帝匕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況其元列由緒與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祈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寅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寅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

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猶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久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為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不辨行賕主名檢無賂以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既成因即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為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為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即為證則於理太急令請以行賕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準以為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

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為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為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肅宗納之以母憂去任卒哭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為郎俄兼司州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

蕭衍遣蕭綜來據彭城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彧討之磐桓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晦為使給齊庫刀持節乘驛催軍有違即令斬決肅宗謂雄曰誨朕家諸子摽以親懿籌策機計仗卿取勝耳到軍勒令竝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啓為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荊州為先詔雄為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彧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鴈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濵北溝求救彧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亂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為深害王秉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彧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在軍上

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慇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會

右丞關肅宗詔僕射城陽王徽舉人徽遥舉雄仍除輔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禄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晝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為亂豈有餘

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鑒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宗崩初蕭寶

寅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逐之多蒙爵賞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為關西賞勳大使未行之間會爾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為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帝以侃為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雄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俛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縱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尚書勳高義重臣宜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解侃尚書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通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啓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興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興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數春風而鼓俗旌之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至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三年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時為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書兼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永熙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請託不已雄懼其讒慝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譏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

至洛於水寧寺集朝士責讓雄及尚書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為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恥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雄對曰當主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即奔隨便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便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如此不能自委溝壑實為慙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納言當以身報國不能盡忠依附諂佞未聞卿等諫諍一言使國家之事忽至於此罪欲何歸也乃誅之時年五十没其家口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温良雅正初為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為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為上第轉越騎校尉尚書令李崇北伐蠕蠕引為録事參軍臨淮王彧北征以纂隨崇有稱啓為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為長史尋拜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尋除持節平東將軍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為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中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顥乘勝卒至城下爾朱世隆狠狽退還城内空虚遂為顥擒及莊帝還宫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還鎮虎牢俄轉中軍將軍滎陽太守民有

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為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忻然加鎮東將軍太昌中除左光祿大夫纂僑寓洛陽乃為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內太守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王曰纂受詔於此本有禦防大王忠貞王室扶奬顛危纂敢不匍匐王曰吾志去姦佞以康國道河內此言深得王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敝宜代吾執河內手也便入洛九月行西荊州

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樊五能破析陽郡應宇文黑獺纂議欲出軍討之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減徹防衛根本虛弱脫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為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萬全且慮在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威計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各修完壘壁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析陽如棄雞肋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為不爾遂遣兵攻之不剋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賊黑獺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閤纂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為賊所擒遂害之贈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孑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子熾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雄從祖曇護以謹厚見稱卒於并州都

雄族祖琛字僧貴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悉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閤曰勿使丞入也高祖南征麗從駕詔琛曰豈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為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轉奉車都尉出為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諍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

軍帶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在所有稱

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為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録勳書時崇猶為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府主魏子建為山南行臺以為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榮陽為人劫害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俊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季令

休弟修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錞曹行參軍稍遷中堅將軍司徒録事參軍廣州大中正丁憂去任尋起為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情駭懼勑為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二州三年除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逆攻郡為黑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黑奴曰成敗未可知何為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衛將軍郭瓊討平黑奴乃得免興和中為衛將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還為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禄少卿未幾詔珍之持節為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荆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稱齊文襄王遣書慰勉賜以衣帛尋勑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

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室參軍轉輕車將軍尚書騎兵郎尋轉駕部加右軍將軍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

敬重之肅宗行釋奠之禮講孝經儕輩之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崔等帥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豳夏諸州北海王顥為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為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蕭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聚衆作逆勑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邙山集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座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深謝曰臣蒙國厚恩世荷榮遇寇難未平是臣憂責而隆私忽被犬馬知歸太后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孝昌末徐方多事以深為東道慰勞使即為二徐行臺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為二兗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爾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為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託蕭衍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侃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曰羊侃作逆霧起瑕丘擁集不逞扇擾疆場傾宗之禍侃乃自貽累世之節一朝毀汙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罔貳聞弟猖勃自効請罪此之丹款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人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委勑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郎顥平免官後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前廢帝勑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廢帝甚親待之是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墊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爵得才之盛如彼新楢固以追隆周而竝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

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為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鸞登卿尹或投竿釣渭徑升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敝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為歎息陛下中興纂歷理運惟新方隅稍康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沿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繆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亡九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

帝初拜中書令頃之轉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永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出帝入關深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兗州子鵠署深為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商王村結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之於陳斬深

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閤祭酒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丐時將家奔洛陽因以家焉機少有志節為士流所稱河南尹

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
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
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王諾之守
吾既委得其才何為不可由是聲名更著解褐奉朝請
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為京
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伏波將軍廷尉
評延昌中行河陰縣事機當官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
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平東將軍荆州刺史楊大眼啓

為其府長史熙平中為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陰令
轉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經其
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將軍司
州治中轉別駕荆州蠻叛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討之
還除中散大夫復為別駕州牧高陽王雍事多委機出
除清河内史轉左將軍河北太守並有能名建義初拜
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別
駕未幾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徙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
華州刺史永熙中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尋除度支尚書
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為時所稱家貧無馬
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誅年五十九
子毗羅解褐開府參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郡太守
順子僧靜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兄子虬少有公幹頻為司州記室戸曹從事早卒
高崇字積善渤海脩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兄顧避

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
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為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
寧遠將軍卒崇少聰敏以端謹見稱徵為中散稍遷尚
書三公郎家資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儉素車馬器
服充事而已自修潔與物無競初崇曾祖母氏坐事誅公主
痛本生絶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
本姓襲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令為政清斷吏
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摘不避彊禦縣内肅然朝廷方有

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贈漁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
虜將軍滄州刺史謚曰成初崇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
行為首人能立身約已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諸子
闕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於己
生人莫能辨其兄弸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及長屏絕
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
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襲爵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
轉奉車都尉廷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
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事下廷尉卿及
監以下謂孚無坐惟謙之以孚辱命闕以流罪尚書同
卿執詔可謙之奏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囊盛
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
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深會朕
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
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
無恒敬唯在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
之處資儲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具以狀
奏尋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
為故事弟道穆為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
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向陳得失時佞幸之
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
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
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
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
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
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
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令二聖遠
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
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深會朕
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
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
無恒敬唯在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

已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我資委輸不
絶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槩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
方壯士願征者多各為已公私兩利若使軍帥必得
其人賞勳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
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別倩他人引弓格虚受
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鬱
弓則是王爵虚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
勸誡也且近習侍臣咸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

有清貞奉法不為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
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
況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
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
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
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
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
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

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
韻知音改弦更張騶騶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
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一日萬機事
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禄竊慕
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伏願少
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内起惟新
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
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

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
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鄺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
於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捶其父母生三
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富人體如何殘害
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
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為論貶之因稱佛是九
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
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歷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為

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於時朝議鑄錢以譏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民無困敝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

上林饒積外閫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盈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筭暫充錢官頗覩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為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為允即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為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為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為靈太后深所寵任直謙之家僮訴

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
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
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
營州刺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謙之妻中
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之曰自
我為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
替先業

謙之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駕北巡
子儒後踰河至行營莊帝見之具訪洛中事意子儒備
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
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
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
仍授祕書郎中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司
徒中兵參軍兼祭酒龔爵興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時
四方多有流民子儒為梁州北豫西兗三州撿戶使所
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興吾門者
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司空行參軍轉長流
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兵參軍為府主封隆
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州引自隨恒令總攝數郡武定
三年卒年三十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閤祭酒

謙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於世學涉經史非名流儁士
不與交結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
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
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
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頗獵羣書無純
碩之德尚好章詠之彫挾之工雖欲厠影髦徒班名俊
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
枝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閽投之誚取士商歌之中
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

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就鏤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為御史其所糾摘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為匡所顧問道穆曾進說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萬人懼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之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為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發其贓貨具以表聞又爾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鎧曹參軍蕭寶寅西征以道穆為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勢轉彊屢請益兵朝廷不許寶寅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弱卿何獨云其彊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冀陛下恩顏望霑爵賞臣既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當反遇病不行後屬兄讜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為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即位徵為尚書三公郎中加寧朔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曇尚書使晉陽授爾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就宅弔慰詔攝本任表辭不許三年加前軍將軍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提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成敗難測非萬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爾朱王軍令赴河內以掎角之旬月之間何往不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

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於時爾朱榮欲回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最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闕此桓文之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曰

楊黃門侃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莊帝反政因宴次謂爾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實可任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中尉尋即真仍兼黃門道穆外秉直繩內參機密九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

曰四民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懼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故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

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爾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

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勑監儀注又詔曰祕書圖籍所在內典（闕二字）書又加繕寫緗素委積蓋有年載出內繁蕪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臣聞舜命皐陶姦宄是託禹泣臯人堯心為念所以舉直錯枉事切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禮樂互興不相沿襲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今任所思報效未忘寢興但識謝知令業慙稽古未能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不知恥至於職司其憂猶望僶俛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為憂思有悛革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為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爾朱榮之死也帝召於職司其憂猶望僶俛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因謂之曰自今日後常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為御史故有此詔及爾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

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
又除車騎將軍餘官如故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
不利欲為南巡之計未發會爾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
已託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年四十
二泰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
子士鏡襲爵為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
道穆弟謹之繼沮渠氏後卒於滄州平東府主簿年三
十五贈通直郎無子
謹之弟慎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卒無子
以兄譓之第二子緒繼焉
史臣曰宋�due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
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
崇明濟為用謙之兄弟咸政事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
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于顛覆惜乎

魏書卷七十七考證

羊深傳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
也○臣人龍按北史羊祉傳祉太山鉅平人本書地
形志泰山郡有鉅平若平陽則屬高平郡又有陽平
則屬魯郡當以鉅平為是

謹案卷七十七第十二頁前二行喜之下明監本多闕則利之也字

第十三頁前二行劉厥楊機等刊本厥訛欽據儒林傳序及北史改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昔魯興泮宮刊本宮訛官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四行憚此刑書刊本此訛比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金抜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四百九十七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七十八 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魏 齊 收 撰

孫紹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太守父協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多所貫涉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長兼羽林監為門下録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為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景等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啓無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

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責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僞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亡亂故有競棄本生颺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彊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令彊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之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

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污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污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竝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責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僞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亡亂故有競棄本生颺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彊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令彊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之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

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未幾出除濟陰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為鎮遠將軍右軍將軍久之為徐兗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報紹又

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涔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沖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為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往在代都武賢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文應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主者收録不蒙報問即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微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躡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谷渾還為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侯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紫光祿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歷賜爵新昌子太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時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曰宣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褒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卒於武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闕二字）太守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暉為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剋厲不息及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榮劉道斌同員共直頗為高祖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僕射李沖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將軍澄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啓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敘五服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為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禮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為惑伏見明敎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肆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禪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敎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

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為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雙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興人有獻誦矣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荅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衰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既為澄所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賚絹二十匹以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遭太妃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荅曰

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諡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禭皆以諡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諡令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普惠為安樂王詮別將長史班師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為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敘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宜特顯敘勑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

王顯疑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羣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朞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為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為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永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為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黨服則為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

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荅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勳績相侔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鑾纛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竝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竝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為太上秦公夫人為太上秦君夫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

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勑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為太上恐乖繫勑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饗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為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

踰之稱畏困上之鑒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修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今卜遷方始當修革之會愚以為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譏於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為后父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

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尊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脫得奉謁聖顏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荅又令侍中元乂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為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為無準且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懌曰昔在僭晉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況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為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同稱僭令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義似相類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

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無二名人臣尊重之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稱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竝亮又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于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諡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荅袁氏聲何太厲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為苟競澄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令意在向義何云乃慮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涘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

遣元乂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向召卿與羣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驒騙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榮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為口實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庶忻戰交集何者聞復

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闕字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布定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

廣絲綿斤兩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悾悾之至下慰蒼生之心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郊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

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感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捐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立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秖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祼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尋別勑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剋日蝕豫勑罷朝普惠以逆

簒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為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養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

王然遂不免杜死微細之若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
若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
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
如此杜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絶世滅國絶
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
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
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
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絶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
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戚之當命公卿博議此
事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吏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
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
臨薨啓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
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為約
並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
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
聞乾元以利貞為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為功非

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叡哲
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於朔垂
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
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
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已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
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劬敵可謂
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
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
中季布以為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為美況今旱酷異常
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而欲定蠕蠕忤
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
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
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曹之恥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
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
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

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
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為也正與今舉
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竝興大
衆脫狂狡搆閒於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
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
那瑗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
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
自滅之形可以為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靜四疆混一

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
以呈獻表奏詔答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況那瑗嬰
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
國大義皇魏堂宇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謬此送
彼迎想無拒戰國義宜表朝箅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
嘉戢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逮勿憚匡言時蕭
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揚州刺史長孫稚遣別
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湛僧率衆攻逼詔普惠為
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之軍始度淮而封壽已棄
城單馬而退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
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從
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超竝贓
貨被繩以普惠為右將軍涼州刺史即為西行臺以病
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羣氐數反
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
給秦歧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

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
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普惠至
南秦停歧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合秦州兵武四千
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進運租車驢
隨機輸轉別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員外常侍楊
公熙宣勞東益氐民於時南秦氐豪吳富聚合兇類所
在邀劫公熙既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
公熙舊是蕃國之屑而諸氐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

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已密遣其
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又妄自說鄉里紛動羣氏託云
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達平落吳富等果憎車營
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吳富雖為左右所殺而徒黨猶盛
秦關所綰武都武階租頗得達東益羣氏先款順故廣
業仇鳩河池三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萬石租皆
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飢虛咸恨普惠經
略不廣事訖普惠拜表按劾公熙還朝賜絹布一百段

時詔訪寃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
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
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彊大
分王罪犯慝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
一死一削用為恒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
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
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
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為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
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
屈幽顯同寃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
其事世變減奪令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
列壁疑豈得混一內分久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
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
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勳親兼樹非世減
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

嘗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
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為所貢
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
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
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
充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
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
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

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
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為世減之法以王
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
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
朝識洞今古為尚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
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緦麻令給親恤
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曽玄不治
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孚億

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冤
七廟之孫竝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
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
臣偎忝令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
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
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
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
為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

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竝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
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
格不行愚謂祿力竝應依所[闕一字]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
少番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
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哀請依律斷伏
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
收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為始其前來吏秩
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

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
電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
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
臯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
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
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
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
澤又覆奏稱爰及陪臯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

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為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絶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絶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並蒙全汎與否乖違勤旷彌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牧守外禄全不與汎散官改為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噂喈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洗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吕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

明二汎内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日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既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溥澤既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興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閑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杜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為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昳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俊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眡察寃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

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姦盜不起民以為便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等憐白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由僧達等竊臨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州新塘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普惠前後命將拒戰竝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

拯給之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齊王相府屬

長子榮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闕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故彊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魏書卷七十八考證

張普惠傳何以不遠謨古義○謨應作模

魏書卷七十九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七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悆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為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彧以為員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燕著作郎時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勑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賧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勑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義出何典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寮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閒衣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

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齎袴褶比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幏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高祖遣李沖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沖曰我所用得人仍勑送衣幏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六年蕭賾遣其散騎常侍庾蕤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勑淹引蕤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絶好為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敕工採者獲多豈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慶蕤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為不作于禁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

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間何必無其餘種淹以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悦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與賀至洛肅因侍宴高祖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覆卿試重叙之肅言臣前朝歌為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困肅言淹才詞便為難有聖朝

宜應敘進高祖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既為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酬笑而止乃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勑給事力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蕭鸞遣使勑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高祖竚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按劒江涘然敵不可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為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勑淹與閻

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勑賜驊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漸苦於厲涉淹遂啟求勑都水造浮航高祖嘗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朝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謚曰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為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共所嗤

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筭生頗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為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為侍中李沖黃門崔光所知出內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彊弩將軍積弩將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勑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渦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以向末方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勑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為便遂立南兗入為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之勤拜遊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皆令面陳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其聲望復入為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景明中羽林監領主書蕭寶寅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歷奉車都尉長水校尉游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曰揚子雲為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頻詔桃符為使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既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為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髯甚美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為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黃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

儕流矣世宗即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為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為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罷郡還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為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濟州諡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碭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酇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為世宗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為賊所襲囚送江東仍被鏁禁蕭衍領軍將軍呂僧珍聾與紹言便相器重衍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衍又遣主書霍靈

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既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衍將齊苟兒等十人欲以換紹事在司馬悅傳及紹還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熊討之既復順陽進圍馬圈城堅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果失利順陽復為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啟求解州詔不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瞻巴三千生噉蜀子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勑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夤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千戶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為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爾朱天光為關右大行臺啓紹為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為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岳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為宇文黑獺所殺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

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領寮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為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江陽王繼為司徒元興為記室參軍遂為元义所知义秉朝政引元興為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元興居其腹心預聞時事卑身剋已人無恨焉家數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曾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為侍讀尚書賈思伯為侍講授肅宗杜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興常為嫡句儒者榮之及义欲觧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义曰卿謂吾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义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緣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高陽王雍召為蕪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為東道大使以元興為本郡太守尋徵赴闕以母憂還家頻值鄉亂數為監軍元興多所賞罰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元顥入洛復為平北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為太宰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寒因元义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高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太和中東宮主書門下錄事景明中尚書都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舍人行使每稱旨出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昇亦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黃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繒時人鄙其矯詐

鹿悆字永吉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悆好兵書陰陽釋

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為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念大忿即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返初為眞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謳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去職服闋仍卒任子直

出鎮梁州念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念獨不取子直彊之終不從命莊帝為御史中尉念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綜時為蕭衍愛子衆議咸謂不然彧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念遂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也時徐州始隔邊

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念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念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念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令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為不歸梁國我令君富貴念答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苖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

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剋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儁景儁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遣蹙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先經相識仍敘由緣景儁便記引念同坐謂念曰卿不為刺客也答曰今者為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為設飯食雜果念彊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內指床令坐

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念曰中山有教與君相聞念遂起立使人謂念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教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聞鄉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念曰且奉音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黁景儁司馬楊曒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云秦隴既平三方靜晏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萬齊王闕字陳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為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冀相齊濟

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也念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儁送念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回師改計念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人何論險害還軍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未旬綜果降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已竊城外叛職此亂階逐使彭宋名藩翻為賊有雖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濵虎士雄卒竦劒於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廣涘深隍實為難踐是用日昃忘食中宵憤惋者也而行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欵於都督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按劒殿中侍御史監軍鹿念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募入驗虛實誓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亦是念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出為青州彭城王劭府長兼司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

須反劭遣念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皆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念面執不與劭弗從念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為王為國豈念家事不辭而出劭追而謝焉竊歎者故言噂喈欲加私害念聞而笑之不以介意先是蕭衍遣將彭羣王辯率衆七萬圍逼琅邪自春及秋官軍不至而兩青士馬裁可萬餘師次鄖城久而未進劭乃遣念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並監勒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羣首俘馘二千餘級

肅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為左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又以前賞念入徐之功未盡增邑二百戶進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賊衆屯柵曲術詔念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為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

褒慰還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詔為使持節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爾朱仲遠陷西兗向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普泰中加征東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度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民鄭榮業等聚衆反圍逼州城念不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送念於關西

張烜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十世祖烜自奉朝請為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烜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為別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為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加撫軍將軍矜恤貧弱為民所愛代還值元顥入洛仍令復州烜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將軍東荊州刺史尋加

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荆州刺史值爾朱兆入洛不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煩清貞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煩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衛大將軍宮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兖州刺史謚曰懿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騎兵參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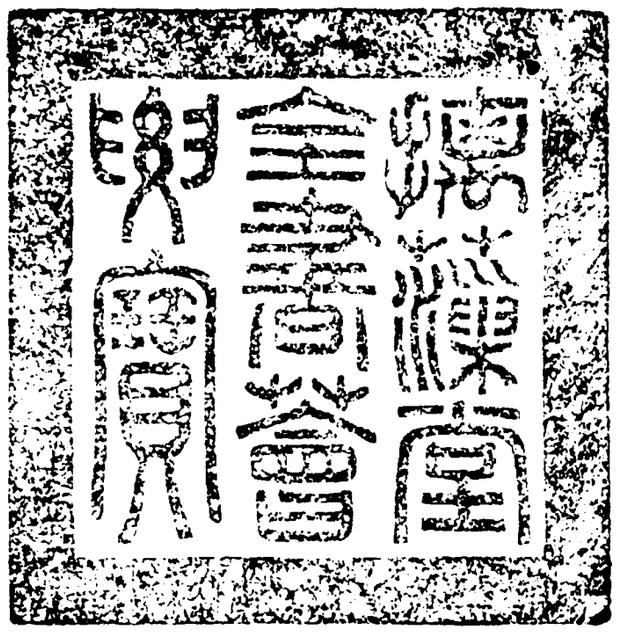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魏書卷七十九

魏書卷七十九考證

謹案卷七十八第二十六頁前四行而徒黨猶盛刊本徒訛後據毛本改

卷七十九第十一頁後八行裴行王熊討之刊本熊訛羆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　抜
謄錄監生臣繆引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八十至八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八十

魏書列傳第六十八

齊 魏 收 撰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奚子鵲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贈使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爾朱榮引為其府戶曹參軍又為大行臺郎中甚為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錄前後勳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未幾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內逼瑞啓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

國公增邑一千戶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陵郡開國公仍侍中瑞雖為爾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莊帝亦嘗遇之曾謂侍臣曰為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啓乞三從之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為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爾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既而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爾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為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爾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異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九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子孟眉襲封齊受禪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錄事參軍卒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為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累遷中軍將軍光祿大夫與瑞同遇害太昌初贈滄州刺史

騰弟慶賓卒於光祿大夫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曾祖鍮石世祖末從駕至瓜步賜爵臨江伯父億彌襲祖爵高祖時越騎校尉延慶少便弓馬有膽力正光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後隨爾朱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婿也榮親遇之葛榮既擒除使持節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永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除恒州刺史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

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大都督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自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為恒雲燕朔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餘如故與爾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爾朱仲遠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從王於并州從赴洛出帝以為中軍大都督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又黨於權佞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屢陶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爾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及肅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戶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爾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椿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爾朱榮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歸悅悅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

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萬戶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會爾朱兆入洛椿復率所部背悅歸兆爾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一千五百戶尋加開府時椿父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已階以贈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恒州刺史尋知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世隆之厚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

數自直閤以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為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椿臨閱馬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譖說既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勒兵河橋令椿為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弟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爾朱約為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

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已不免復啓出帝假說遊聲以
劫憎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猾多事好亂
樂禍于時敗國朝野莫不讎疾之
元壽尋為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
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
為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
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為爾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閤
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爾
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縣
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顥入洛
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
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史爾朱榮之死也顯度
情不自安南奔蕭衍衍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
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爾朱度律
等北拒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
據河橋誅爾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
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
行臺殁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謐等逆靈太后嘉
之除伏波將軍冗從僕射領直齋蕭衍將夏侯夔攻郢
州以智為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
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
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為都督隸太宰上黨王天穆征邢
杲臨陳流矢中胸仍戰不已元顥入洛仍隨天穆渡河
朝莊帝於河內與爾朱兆同先渡河破顥軍以勳除持
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
戶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
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邑三百戶尋行東中郎將加散
騎常侍及爾朱仲遠為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爾
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

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祿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為侯增邑二百戶通前一千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垂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為世隆所厚世隆為解喻得全時趙修巡起逆荊州蕭行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効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假驃騎大將軍荊州大都督進爵為公將發會荊州斬送修巡首不行又從爾朱度律北拒義旗合爾朱兆於陽平兆與度律自相疑阻退還除驃騎大將軍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誅爾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為民害出帝徵還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為相州刺史竇泰所破還洛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秘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并州爾朱榮引為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為行臺郎中行上黨郡及榮向洛以為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剋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薛修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修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為都督時爾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

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内以此獲安及爾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頴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勑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爾朱兆入洛乃渡河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為都督徵發糧仗元曄以為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舊任及趙修延叛於荆州詔子鵠通三鵶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匹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爾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行遣元樹入寇臨潁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内以此獲安及爾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頴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勑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爾朱兆入洛乃渡河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為都督徵發糧仗元曄以為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舊任及趙修延叛於荆州詔子鵠通三鵶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匹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爾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行遣元樹入寇臨潁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為陳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摧衄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分兵擊衍苞州然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説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馬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初青州人眭翔聚衆反亡奔蕭衍衍資其兵偷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雋討之師達青州翔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佞失儀子鵠

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為逆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徵齎璽書勞子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爾逗選充北防家於武川以窺覘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城男為本鎮軍主父度拔襲爵正光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懷朔鎮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為賊所害孝昌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勝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表為彊弩將軍充帳內軍主恒州陷歸爾朱榮轉積射將軍為別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之勳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戶除直閤將軍尋加通

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為大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三百赴行宮於河梁榮命勝與爾朱兆先渡破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功增邑六百戶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改封真定縣開國公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爾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怙等奔走榮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怙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為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甚嘉之仲遠逼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為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為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普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共爾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爾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太昌初拜領軍將軍餘

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將謀
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衆關西仍欲廣為勢援除勝使
持節侍中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
迮戍尉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庫狄又使人誘動蠻
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
期為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
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鄧陽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
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不剋乃班師沔北盪為丘墟矣
衍書勅續云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
見憚如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統衆北赴京師
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
析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懼復走荆州城
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臺僕景大都督高敖曹
討之勝戰敗為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
明年從間道投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

終無所成致殁於賊中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為太學生長以弓馬為事與父兄
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環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乘城射之
箭中環臂賊衆大駭後歸恒州廣陽王淵以為帳內軍
主表為彊弩將軍州陷投爾朱榮榮以為別將進為都
督永安初除安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
鄉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
軍西道都督隸爾朱天光為左廂大都督討万俟醜奴
天光先知岳喜得同行每事論訪尋加衛將軍假車騎
將軍餘如故岳屆長安榮遣岳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
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
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剋還向岐州岳以
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
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
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往復數返菩薩

乃自驕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為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渡崗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其有土民普皆勞遣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機長貴擒醜奴蕭寶夤王慶雲方侯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爾朱天光傳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戶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岳都督涇北

幽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曄立除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戶餘如故普泰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俄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二年加岳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西行臺餘如故及爾朱天光率衆赴洛將抗齊獻武王岳與侯莫陳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增邑千戶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幽四梁二益巴二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遠防率部趣涇州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身將壯勇託以牧馬於原州北招万侯受洛于等并遠近州鎮聚結者靈州刺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為州彼民不促擊破季海部下獨聽季海闕三年正月

岳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聞渴波隘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既總大衆據制關右憑彊憍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為計時岳遣悅先行悅乃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太保錄尚書事都督刺史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為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遂歸爾朱榮榮引為都督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栢人縣開國侯邑五百戶爾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為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尅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餘如故爾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除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戶及天光向洛使悅行華州事普泰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至雍州會爾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稟意旨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遣追夏州刺史宇文黑獺黑獺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遥望見悅欲待明日決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敕欲還秦州守以拒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紿悅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為實以次相驚人情惶惑不可復止皆散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

左右近巳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之後恐有人所見乃於中山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惟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僅睡即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鎮飢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爾朱榮路中遇寇身被苫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為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孝莊即位除領左右封厥次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為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會元曄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陘淵又擊破之曄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勳進爵為侯增邑八百戶尋詔淵以本將軍為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及爾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為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會元曄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陘淵又擊破之曄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戶前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爾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既敗走淵降齊獻武王後從王破爾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出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遣淵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惟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郡剋之置

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掠于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餽糧者首尾相繼淵親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今已走還城汝何為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糧奔走比曉復謂行人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令始到此頗知侯公竟在何處城人兢懼遂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也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行達南青州南境為賣漿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沒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為心讒慝自口取斃言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佞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算竟以殲殄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劒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魏書卷八十

魏書卷八十考證

斛斯椿傳朝野莫不讐疾之○臣人龍按北史斛斯椿傳椿從孝武帝入關内外戒嚴惟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曰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此獨加醜詆蓋以其與齊獻武為難耳

賈顯度傳時趙修巡起逆荊州○臣人龍按本卷樊子鵠傳云趙修延叛於荊州又本書李琰之傳云南陽太守趙修延誣琰之規奔蕭衍襄州城仍自行州事城内人斬修延則此與下文荊州斬送修巡皆訛延為巡也

賀拔勝傳勝與田怙等奔走榮第○田怙北史作田怡又本書爾朱世隆傳有河内太守田怙蓋本係一人輾轉傳譌未知孰是

魏書卷八十考證

魏書卷八十一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九

綦儁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綦儁字擧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儁莊帝時仕累遷為滄州刺史甚為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爾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言常以為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恃勲貴排儁騶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斛斯椿之搆間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儁申釋儁辭屈而退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荆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氊敝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為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文貞

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為奏事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稚之營陵令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獵文史稚之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為御史中尉主不能紹宣魏網布德天下為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然是之時黃門侍郎崔悛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為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邑魏蘭根等固執悛言遂立出

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主撾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义欲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勲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贊义德美义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黄門郎元順等因是稱薦之义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為諫議大夫爾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黄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祕書監仍著作初爾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静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録綦儁及偉等論説上黨王天穆及爾朱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内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為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貴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長子昂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于洛父爾頭在外戚傳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真草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為御史前廢帝時燕黃門侍郎深為爾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為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敝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當途能為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撾一妓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示已高明矜物無知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武王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入居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公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獵涉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為黑宇後勅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蕭衍武定初為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為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既獲丞職大為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快快發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魏書卷八十一

魏書卷八十一考證

列傳第六十九〇魏收書關後人所補

宇文忠之傳志氣囂然〇囂監本誤嚚今改從北史

魏書卷八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

魏 收 撰

李琰之 祖瑩 常景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黙蠡隴西狄道人司空韶之族弟早有盛名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沖雅所歎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須愛同已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内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為行臺參軍苦相敦引尋為侍中李彪啓兼著作郎修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黄門郎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秘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為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為衛將軍荆州刺史頃之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

言吾家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爾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修延以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蕭衍龍州城遂被囚執修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修延還推琰之蘆州任出帝初徵兼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薨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

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閑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彊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緝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恒就琰之辨析自以為不及也

二子綱惠並從出帝入關

對曰當是才為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高祖顧謂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為子良法曹今為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勅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為誦悲彭城詩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即定是神口令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為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部李崇為都督北討引瑩為長吏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主第掘得古玉印勅召瑩

與黃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

玉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為殿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為顥作詔罪狀爾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前廢帝遷車騎將軍初莊帝末爾朱兆入洛軍人焚燒樂署鐘石管弦略無存者勅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事在樂志遷車騎大將軍及出帝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獻武王因召瑩議之以功遷儀同三司進爵為伯薨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為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袁常馬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

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
子珽字孝徽襲
常景字永昌河内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聰敏初
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
孫良舉為律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既而用之後為門下
錄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
考論律令勑景參議世宗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
右僕射肇私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
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
以景所造為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
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
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
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
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
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
實一焉是故臣之為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所
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為君者謂其有地土
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遣雖加爵
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
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
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關為臣之體原夫公
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
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惟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
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
為純臣公主不可為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為君男子之
為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
榮又等以公主為之君以家令為之臣制服以斬乖謬
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
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為允竊謂公主
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
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
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

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烟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絶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遂自分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蓍演妙説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强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讚揚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絶後彦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為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其年受勑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為西安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為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民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勑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肅宗以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勑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為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為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為之娉妻給其資宅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為遺德頌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民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

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物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窮乏遺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蕭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氐山臨瀚海宣勑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蕪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衍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為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蕪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

軍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蕪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為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彊壯令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為之今求權發為兵肅宗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勑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峻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嶼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為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為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為幽安玄等四州行臺賊既南出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檠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為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檠之賊不敢逼

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剽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衆國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復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為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無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歷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乃諸親賓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玩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貿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擊太常方餧於柏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為買馬馬天平初遷鄴景匹馬從駕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曰几杖為禮

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歷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措事為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

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世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川淳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陋不墮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惟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乎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愈迫正立而邪愈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凋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改之無及故狡兎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以知命為遐齡以樂天為大患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遊

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敝囂競無侵優遊獨逝夫如是故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惑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已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儉涸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驕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誘其情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明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縻爵帝扃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

之術已生禍福交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

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鑒為邦彥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常景以文藝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藁可稱尚哉

魏書卷八十二考證

列傳第七十〇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常景傳仍詔景為幽安玄等四州行臺〇一本等字上空一字

原夫人之度邈于無階之天〇北史人字下旁注云闕

謹案卷八十第六頁後八行汝與爾朱約為兄弟刊本脱為字據毛本增

第十九頁後八行三年正月刊本三訛五據孝武紀及侯莫陳悦傳改

校覆官臣方煒

編修臣裴謙

編修臣范楠

對官臣

謄録監生臣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八十三上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徐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二　史部

魏書卷八十三上

齊　魏　收　撰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賀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　李峻　李惠

夫右賢左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為佐周成大業未聞姒姓為輔及於漢世外戚尤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乃至移其鼎鼐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為誡明帝尚封頑駭晉之楊駿尋至夷宗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繭櫝引大車弱質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咸序其迹舉外親之盛衰云爾

賀訥代人太祖之元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為君長四方附國者數十部祖紇始有勳於國尚平文女父野

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太祖及衛秦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於是太祖還居獨孤部訥總攝東部為大人遷居大窜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之謀逆太祖聞之輕騎北歸訥訥見太祖驚喜拜曰官家復國之後當念老臣太祖笑荅曰誠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弟染干麤暴忌太祖常圖為逆每為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於是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太祖為主染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帝大國之世孫興復先業於我國中之福常相持奬立繼統勳次尚異議豈是臣節遂與諸人勸進太祖登代王位於牛川及太祖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鞮征訥訥告急請降太祖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為歸善王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

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為并州刺史廣窜王廣固敗盧亦没

訥從父弟悅初太祖之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太祖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太祖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

子泥襲爵後降為肥如侯太祖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太宗即位乃罷詔泥

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世祖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為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預焉又征蠕蠕為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為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為外都大官復本爵卒於官

子醜建襲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眷為北部大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為意後庫仁子顯殺眷而代立又謀逆及太祖即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羅辰率騎奔太祖顯恃部衆之彊每謀為逆羅辰輒先聞奏以此特蒙寵念尋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前後勳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

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

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

子爾頭位魏昌廮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自有傳

姚黃眉姚興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間來歸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隸戶二百世祖即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温厚希言得失世祖悼惜之故贈有加禮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泰常中為相州別駕奉使京師時以法禁不得與后通問始光中世祖思念舅氏以超為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數幸其第賞賜巨萬神廳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眞君五年超為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王

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為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道生弟鳳皇襲超爵加侍中特進世祖追思超不已欲

以鳳皇為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庭乃止
鳳皇弟道僊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
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
入為内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
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
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脩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
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高宗
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
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道
僊遺愛在人前從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
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
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代人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初后少
孤無父兄近親唯迷以從父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

禄大夫五原公
閭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時自其國來降毗即恭皇后
之兄也皇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毗為平北將軍
賜爵河東公弟紇為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竝加
侍中進爵為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
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
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勇氏當世榮之和平二年追
謚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
子惠襲紇薨贈司空
子惠襲紇薨贈司空
毗妻河東王妃
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為定户籍大使
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為七兵尚書卒
紇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是高宗以
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為保太后後尊為皇太
后興安二年太后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為散騎常
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東大將軍祠曹尚

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為平州刺史遼西公追贈英祖父苻堅扶風太守亥為鎮西將軍遼西蘭公渤海太守澄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喜左光禄大夫改封燕郡從凡泰為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為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為洛州刺史初英事宋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文通語在海夷傳世祖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

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氏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入掖庭為始祖左昭儀妹為高宗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為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顯祖即位為太傅累拜內都大官高祖即位文明太后臨朝王公貴人登進者衆高祖乃承旨皇太后以熙為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為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為然於是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登北邙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熙為州因事取人子女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為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為貪縱後求入朝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高祖納其女為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為后一為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

車駕亦數臨幸焉將遷洛高祖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欷流涕密勑宕昌公王遇曰大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為制緦服詔有司豫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為倫又勑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洛七里澗高祖服衰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修

誕字思政修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歲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故兄弟並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修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高祖立於廷遥受其拜既訖還室修降為侯誕與修雖並長宮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修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高祖嚴責之至於楚撻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高祖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修命高祖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為平城百姓修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高祖引管蔡事皆不許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為司徒高祖既深愛誕除官日親為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為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高祖謂其無師傅獎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高祖日省問醫藥備加

時高祖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慨然彊坐視高祖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高祖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高祖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高祖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撫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絶從者亦迭舉音明告蕭鸞鍾離戍主蕭惠休惠休遣其太守奉慰詔求棺於城中及斂迭舉高祖以所服衣帢充襚親自臨視撤樂去膳宣勑六軍止臨江之駕高祖親北度慟哭極哀詔侍臣一人兼大鴻臚送柩至京禮物轜儀徐州備造陵兆葬事下洛候設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迹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惟朕察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為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詔曰馮大司馬已就墳塋永潛幽室宿草之哭何能忘之遂親臨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陪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二男長子穆

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愉封改扶風郡公尚高祖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

子冏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

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

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
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産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
妹廢免為長樂百姓世宗時卒於河南尹
聿同産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
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侔二兄高祖親
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為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死亦冗
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
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
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為太保誕司徒
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
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為盛必
衰也
李峻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劉義隆
濟陰太守高宗遣閒使諭之峻與五弟誕嶷雅白永等
前後歸京師拜峻鎮西將軍涇州刺史頓丘公雅嶷誕
等皆封公位顯後進峻爵為王徵為太宰薨

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後為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為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寃惜焉

惠從弟鳳為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為謀主伏誅惟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祖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罹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起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

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為博陵郡公侃睎為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爾朱榮侃睎與魯安等持刀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睎奔蕭衍

魏書卷八十三上考證

列傳第七十一上○魏收書外戚傳上亡後人所補

賀訥傳父野干○干監本誤于今改正

馮熙傳左右皆入○入監本誤人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八十三上

魏收 撰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下

高肇 于勁 胡國珍 李延寔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脩人五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修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冀富等八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賜奴婢牛馬綵帛遂納颺女是為文昭皇后生世宗颺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

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
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恵
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
之為能世宗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
是遂委信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
背之者陌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
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為
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

愉出為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
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已又
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忽諍大至紛紜太
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愈見寵信肇既當衡軸
每事任已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
作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
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快快形乎辭色衆咸嗤笑之
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瘥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
赴惟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
哂而不責也其年大舉征蜀以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
為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於東
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僨於神虎門外無故驚
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世宗
崩赦罷征軍肅宗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
以告凶問肇承變哀愕非惟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
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瀘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
視直至關下衰服號哭昇太極殿奉喪盡哀太尉高陽
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
壯士直寢邢豹伊瓮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
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
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
惡又云刑書未及便至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
職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厠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
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為不祥獲吉還也靈太后

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出帝贈使持節侍中
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
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效是其常
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
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為良刺史
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
肇長兄琨早卒襲颺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
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世宗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
歷位中書令出為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為殿中尚書卒
贈司空冀州刺史出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録尚書事
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
幾三十矣乃召為喪主尋卒無後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
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納其女為貴嬪及
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為皇后二年八座奏封后母
王氏為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
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早卒
于勁字鍾葵太尉拔之子頗有武略以功臣子又以功
績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拜征虜將軍世宗納其女
為后封太原郡公妻劉氏為章武郡君後拜征北將軍
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公自粟磾至勁累世貴
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
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
善事人為爾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
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
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
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卒贈平東將軍燕州刺
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達
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淵赫連屈丐給事黃門侍郎世祖
克統萬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
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為伯女以
選入掖庭生肅宗即靈太后也肅宗踐祚以國珍為光
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田第賜帛
布綿穀奴婢車馬牛羊甚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為京兆

郡君置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
重親賢羣矚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可乃令入決萬
幾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賞賜累萬又賜
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皆極
豐贍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
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
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
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尋上表陳
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
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具
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
就宅拜之靈太后肅宗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
京兆郡君為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
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塋卑局更增廣為起塋
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案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
夫人後為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
百家長丞奉守令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即秦
君名宜上終稱無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
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
梁氏為趙平郡君元乂妻拜為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
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懌女
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齋潔自彊禮拜至
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

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甍年八十給東園温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甍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為厭勝之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惟修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治天下以萬人之心勿視大臣面也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惟有一子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為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為在此安厝為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慟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輼輬車謚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兄父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祕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為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惟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肅宗服小功服舉哀于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期葬於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東平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

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真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為臨涇伯後進為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為清河王亶妃生孝静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謚曰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乂之廢靈太后虔時為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乂事發乂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為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謔多不預焉出為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勇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

子長粲

李延寔字禧隴西人尚書僕射沖之長子性温良少為太子舍人世宗初襲父爵清泉縣侯累遷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即位以元勇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為使持節侍中太傅録尚書事青州刺史爾朱兆入洛乘輿幽縶以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出帝初歸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長子彧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禄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任俠交遊輕薄無行爾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静初以罪棄市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勗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斃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魏書卷八十三下

魏書卷八十三下考證

列傳第七十一下○魏收書外戚傳下亡史臣論全用

隋書外戚傳

高肇傳高麗國大中○北史作高麗國大中正此脱去

正字

魏書卷八十三下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方　焯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范　楠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五百四十四 史部

魏書卷八十四

齊　魏　收　撰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梁越　盧醜　張偉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刁沖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羣兇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彊蓬藁鴻生碩儒之輩抱器晦已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為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意在茲乎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

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太宗世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顯祖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蠻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内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永熙中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歆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既平儒業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今舉其知名者附列於後云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純和篤信行無擇善國初為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

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命授諸皇子經書太宗即祚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後出為雁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子弼早卒

弼子恭襲降為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為監國醜以篤學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為河內太守延和二年冬卒闕初中山襲爵太和中以老疾自免

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晉祕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險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為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皋子出為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為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為非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常侍高麗使後出為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仲慮弟仲繼學尚有父風善倉雅林說太和中官至侍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梁祚壯地泥陽人父劭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郎出為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年雖羈旅貧窘而著述不倦恒時相請屈與論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為李訢所排擯退為中書博士後出為統萬鎮司馬徵為散令撰并陳

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二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碎職後為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為通官恒眇勤讀誦研綜經籍鉤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好事者覽之咸以為善焉

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祕書丞時高允為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嶷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俱為稱職並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即劉彧將軍王玄謨舅子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而哭不為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得及

其門流恒婦弟鄧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每以為言恒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恒為祕書令而恒固請為郡未授而卒時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子壽昌太和初祕書令史稍遷荊州征虜府錄事參軍陳奇字修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驤之八世孫祖刃仕慕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髫亂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羣愛玩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祕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蔥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

蔥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撒東部俟釐雅質奇曰俟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草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侍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勑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既惡之遂不復叙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雖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徵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

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擘破而歎曰吾不度来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名夜夢星墜壓腳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腳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懌稱奇通美之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彊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

爽與兄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温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奬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

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寧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奕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冀校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

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舉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束修不易受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

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鞭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并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

放古幼有人才為州從事早亡

爰古參古並傳父詩而不能精通發而吾貴覽讀一遍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鄙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為我一說

蘭遂為講三句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難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為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

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令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陁羅自言六世祖道恭為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被勅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貴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間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遊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

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涓滔朕常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章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為書以與光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世宗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

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厠班祕省忝官承之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顛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丞臣盧祖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

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又兼黃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黃門侍郎代崔光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棗強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肅宗初出為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為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襲封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子產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風後廣平王悽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以究州有舊因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無禮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

夜至民間為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鏤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奥信以稱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跋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修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好士愛容尊賢罷吏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堙沒無聞朝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徵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徵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為司空司徒引徵為長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為倉曹參軍出為沛郡太

守加揚烈將軍入為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禄大夫徵出州入卿匪唯學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為之啟請焉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尋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散騎常侍都督相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子仲曜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刁沖字文朗渤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孫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沖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說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沖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沖為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為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沖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彊禦延昌中世宗勞司徒高肇擅恣威權沖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沖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誡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其有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邃篠裏尸倮而葬者確而為論並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輀車止用白布為幔不加畫飾名為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物及沖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雍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為太儉貽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

於沖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沖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荅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為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沖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

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元顥入洛以為中書郎普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為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辜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

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勅同軌論難音韻閑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勅祭酒劉儼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為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與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躭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加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為說解四時恒爾不以為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

刺史謚曰康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覽異說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録尚寡業興乃詣靈馥贄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遂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起曰羌子弟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算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為之屈後為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歷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歷上之於時屯騎校尉張洪濬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歷世宗詔令共為一

歷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為主成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歷志累遷奉朝請臨淮王或征蠻引為騎兵參軍後廣陵王淵北征復為外兵參軍業興以殷歷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修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勑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歷之勳賜爵長子伯遭憂解任尋起復本官元曄之竊號也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業興仍在通直加寧朔將軍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郎仍以典儀之勤特賞一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出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子昇竇瑗為摘句後入為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一廢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今鄴都雖舊基址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為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申奏取定庶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天平二年除鎮南將軍尋為侍讀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將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參其事四年與兼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蕭衍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禪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禪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之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

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録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楯昇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與曰出孝經援神契昇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業與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昇不答蕭衍親問業與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與曰少為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問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何名為繫業與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分其故地屬之二公名為繫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二公業與曰文王為諸侯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五飛龍初可名為虎問意小乖業與對學識膚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是何正業與對此是夏正月衍言何以得知業與曰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衍又問堯時以何月為正業與對曰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與對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不託音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為友業與對孔子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為親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與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衍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與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與對曰此是後人所録非

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
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
玄學何敢輒酬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罷議
事省詔右僕射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
議定五禮興和初又為甲子元歷時見施用復預議麟
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三年出除太原
太守齊獻武王每出征討時有顧訪五年齊文襄王引
為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棊
歷以五百為章四千四十為部九百八十七為斗分還
以己未為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歷法術不同至
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
六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
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怠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
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
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
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每語

魏書卷八十四考證

列傳第七十二〇魏收書儒林傳亡用高氏小史補之刁沖盧景裕傳全錄北史氏論全用隋書儒林傳論

梁越等傳叙顯祖天安初〇天監本誤作太太安係高宗文成帝年號今從帝紀改正

李業興傳以世行趙匪歷〇趙匪本書律歷志作趙畋北史同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八十四考證

魏書卷八十五

齊　魏　收　撰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袁躍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溫子昇

夫文之為用其來曰久自昔聖達之作賢詰之書莫不統理成章緼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禍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為首稱東都之下班張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晉朝之秀雖同時竝列分途爭遠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鋭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徽掩踔曹丕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袁躍字景騰陳郡人尚書虯弟也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虯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釋褐司空行參軍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為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虯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夫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受禪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嘆

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中山閼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儁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封肅字元邕渤海人尚書回之兄子也早有文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太學博士修起居注兼廷尉監為還園賦其辭甚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為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還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

儉不妄交遊唯與崔勵勵從兄鴻尤相親善所製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少卿虬長孫也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為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為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為本州中從事雅為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為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啓臧為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所愛敬為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竝結交分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敘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為鎧曹參軍南討絳蜀陳雙熾為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與起居注太昌初為中書侍郎永熙中出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為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為豁情賦其序略曰余攝養舛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湊疾雖桐君上藥有時致効而草木下性實縈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以托名豁情寄之風謠矣天平初遷鄴又為遷都賦文多不載二年因內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啟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梭傍汙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摯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先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

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儁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邢昕字子明河間人尚書巒弟偉之子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蕭寶夤以車騎大將軍開府討關中以子明為東閤祭酒委以文翰在軍解褐溫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為中尉所劾免官乃為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為錄義永熙末昕入為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蕭衍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朝貢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為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鬬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為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

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冤句因為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兗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淵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為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為朝請後李神儁行荊州事引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奨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彦雲前失於是還員正光末廣陽王淵為東北道行臺召為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啟答之敏速於淵獨沉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疋及淵為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官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建義初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越北走胡耳子昇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隨我北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

用遣子昇還洛顒以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顒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爾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勑榮不視之爾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皐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王引子昇為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為文襄館客元侃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侃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敝襦而死棄尸路隅没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為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才名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虵可握天網俱頓竝編綈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馬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魏書卷八十五

魏書卷八十五考證

列傳第七十三〇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封肅傳肅性恭儉不妄交遊唯與崔勵〇勵北史作勱

魏書卷八十六

齊　魏　收　撰

列傳孝感第七十四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者

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

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

通鳥獸事匪常論斯蓋希矣至如温牀扇席灌樹負土

時或加人咸為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為目焉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温為楊難當司馬初苻氏亂琰

為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飴熟之節必

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倹婢簡粟鞭之琰遇見切責勑留

輕粗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

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耕刃得剩六耕即令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為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奠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絶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應弟煦字寶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竝各幼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顯祖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為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為無善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為長兼南中郎將卒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奬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為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勅集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弟兄三人幷幼小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奠所隣人孤貧窘困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為隔絶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

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鬢髮墮落水漿不入口吐血數升詔表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出帝詔標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竝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柩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小鳥素質墨眸形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堂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

魏書卷八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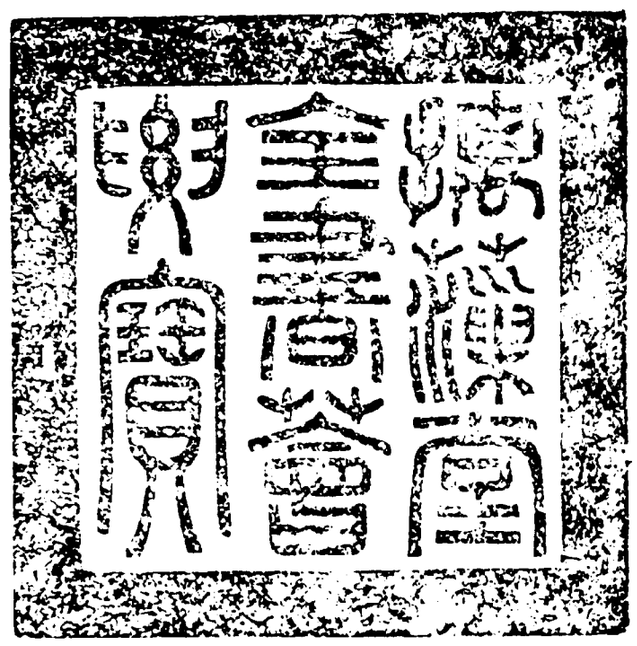
列傳第七十四〇魏收書孝感傳亡惟張昇事出宗諫史目與北史小異高氏小史不載昇事迹按小史孝感節義良吏列女閹官五傳叙目并傳與正史及諸書目次序前後不同惟楊九齡經史目錄與小史同九齡撰錄皆在殷仲藏宗諫等後是時正史已不完往往取小史為据故同之

魏書卷八十六考證

謹案卷八十四第二十頁前五行匪乘雕鏤之地刊本鏤訛有據毛本改

第二十九頁前四行申奏取定刊本申訛由據毛本改

卷八十五第六頁前一行伯茂末年刊本末訛永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焯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曹秀榆
謄録監生臣任　頴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五百七十五 史部

魏書卷八十七

傳節義第七十五

齊　魏　收　撰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受　鼠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

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悔自非耿介若心之人鬱悒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會列之傳名節義云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

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回身背跋被袴後襠以辱之既見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為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為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賊殺世祖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視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彊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牌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

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澤被於蓄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

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為內三郎顯祖暴崩提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為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勅勒部人蛭拔寅兄地干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禀性剛烈太和中為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為賊所殺高祖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及于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之中兵脇之曰汝能為我臣則活如其不降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臾我寧為魏鬼不為汝臣至羅彌怒絕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降至羅乃給以肉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生河內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

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緦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

為伯為梁城戍將蕭衍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賊所殺世宗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奬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肅宗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為統軍於晉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邵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劒文熾圍之蚪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擒之文熾攻小劒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

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啟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為蕭衍將韋休等所虜而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霊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為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甲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斂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

魏書卷八十七考證

列傳第七十五〇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于什門等傳叙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〇首九字訛舛不可推尋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八十八 史部
齊 魏 收 撰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胄 明亮 杜纂
羊敦 蘇淑 裴佗 竇瑗

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庶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問難高適時應務招譽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録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沉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所以蒲密無爲之化難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

馭運天下淪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爲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裒歸國參代王軍事恂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苻姚盜器秦隴遂使三靈之響九域曠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幃幄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拜鎮遠將軍賜爵平皐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即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卒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幷州刺史平皐侯謚曰宣

子純字道尚襲爵鎮遠將軍平皐子坐事爵除

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營州刺史謚曰惠侯代所歷著清稱有父之遺風

代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爲寧遠將軍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長年見之悽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即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子翊軍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祿大夫

鹿生濟陰乘氏人父壽與沮渠牧犍庫部郎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駟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歷徐州任城王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二府長史帶

淮陽太守鄭城鎮將年七十四正始中卒追贈龍驤將軍兗州刺史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應履行貞素聲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翻之第三弟也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誦讀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子助教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遷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之曰宋世景精識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委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頻爲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遷徙十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北虜懷大相委重還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減李沖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爲國子博士尋薦爲尚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隙毀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察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愚顏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摘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慄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絶於人及道璵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

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嘗撰晉書竟未得就

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爲功曹起家太學博士明威將軍曾至譙宋之間爲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路邕陽平清淵人世宗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莅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内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窮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宜見霑錫以垂獎勸可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戍使聞知邕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而卒

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即理謂合同賞靈太后卒無褒賞焉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員外常侍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勞行賞不問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爲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既屬聖明是以敢啓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授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徵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世宗笑曰卿欲爲朕拓定江表揃平蕭衍揃平拓定非勇武莫可今之所授是副卿言辭勇及武自相矛楯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謹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貪殘

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後除陽平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風化轉汲郡太守爲治如前譽宣遠近二郡民吏迄今追思之卒孝昌初贈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初亮之在陽平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時幷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同熙謀熙敗亮詭其使辭由是徽竟獲免二年詔追前效重贈平東將軍濟州刺史拜其子希遠奉朝請

亮從弟遠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陵戍主延昌中京師儉勅纂監京倉賑給民廩肅宗初拜征虜將軍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至能問民疾苦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遷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氐反叛以失民和徵還遷太府少卿除平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補豫州司士稍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箱等修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從征新野除騎都尉又從駕壽春勅纂緣淮慰勞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戶歸國使纂詣廣陵安慰初附賑給田廩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井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又詣赭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隨供軍費除南泰州武都太守正始中遷漢陽太守竝以清白爲名又隨都督楊椿等詣南秦軍前招慰逆氐還除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遭母憂去職久之除伏波將軍復爲太倉令尋除寧遠將軍陰拜征虜將軍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至能問民疾苦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遷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氐反叛以失民和徵還遷太府少卿除平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補豫州司士稍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箱等修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圍逼纂以郡降榮榮令纂入信都慰喻都督李瑾欲斬

剌史元孚德纂還出又勸榮以水灌城榮遂以纂爲常山太守至郡未幾榮滅定州剌史薛曇尚以纂老舊令護博陵鉅鹿二郡纂以疾辭少時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敝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剌史天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剌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桑梓因居解縣焉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竝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揚州任城王澄開府倉曹參軍入爲尚書倉部郎中行河東郡事所在有稱績還拜尚書考功郎中河東邑中懇仰傾境餞送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將軍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等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尋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還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賻遂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眞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六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

讓之弟諏之字士正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天平末入於關西

竇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爲遼西太守子孫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文通成周太守入國父冏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爲父請贈詔贈征虜將改肅所得俸禄分恤貧窮轉前將軍東荆州剌史郡民

軍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游學十載始爲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爾朱榮官因是爲榮所知遂表留瑗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軍功賜爵陽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瑗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因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曄遂禪焉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數奏侃然前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散騎常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並爲擿句天平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甚美爲吏民所

懷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誡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厲焉後授使持節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爲齊獻武王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既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聞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紀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歷式張琴瑟畫一既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且調宮羽去甚刪泰革弊遷涜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

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不在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椹懷音梟獍猶變況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諠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暮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

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朞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凡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朞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遂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絶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朞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母略書夫人遂於齊是内諱出奔猶爲罪文

傳曰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事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祉弟子也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判署後爲尚書左侍郎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

爲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鮮衣質米以供之然其爲治亦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與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以厲天下乃上言請加旌録詔曰昔五袴興謹兩岐致詠皆由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蘇淑竝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譽在民方籍良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可各賞帛一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子隱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興坐事爲閹官壽興後爲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

魏書卷八十八考証

竇瑗傳遼西遼陽人○遼陽北史作陽洛本書地形志遼西郡領縣三有陽樂無遼陽今以下文以軍功賜爵陽洛男証之應從北史但陽樂陽洛未知孰是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　卷八十八考証　二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為吏罕仁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為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為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史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　卷八十九　一

魏書卷八十八考證

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兵民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城侯泥率勒禁中
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
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
服一襲出為幽州刺史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
表薦之遷平東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
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也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
宣詔責之遂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本名丈通恒農人少為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
為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世祖南征得
元后姊妹二人洪之以宗人潛相餉遺結為兄弟遂便
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
誅元后入宮得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崩昭太后問
其親因言洪之為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
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為顯祖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
弟至都與洪之相見敘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為昆季
以外戚為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儀一同刺史河內
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
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盜
賊止息誅鋤奸黨過為酷虐後為懷州刺史封汲郡公
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顯祖親征命洪
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
為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
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
復業胡人遂降顯祖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為使
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奸之制有帶
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嚮州中
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
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百數赤皆
渭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艾山為道
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
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其疾苦因資遺之

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資産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氏劉芳從妹洪之欽重而疎薄張氏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時高祖始建禄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鏁洪之赴京高祖臨太華庭集羣官有司奏洪之受贓狼籍又以酷暴高祖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疹疾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遍遠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自有傳

高遵字世禮渤海修人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為遵父舉哀以遵為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允為營官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進中書侍郎詣長安刋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及新製衣冠高祖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為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高祖良久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沖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粟帛牛馬出為立忠將軍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庶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騶馬將從百餘七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

逼民家求絲縑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彊相徵求旬月之
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既臨州本意未弭選召寮吏
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甥甥共相憑屬
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譽帝頗聞之及
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
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
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惏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
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為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

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
窮鞫皆如所訴先是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寵於
高祖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
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恃道
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
別處沐浴引椒而死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為西道行
臺至高平鎮遇城飜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貲財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
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虎責中郎
時京畿盜賊自稱豹子虎子並善弓馬遂領逃軍及諸
畜牧者各為部帥於靈丘鴈門間聚為劫害至乃斬人
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為
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設防遏
追窮之計宰司善之以赦提為逐賊軍將乃求驍勇追

之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
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
命與之為劫顯祖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
盜赦提應募求捕逐乃以赦提為游徼軍將前後禽獲
殺之略盡因而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
功除冠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約遂
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
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

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不為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令臺使心協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高祖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召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為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察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通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鷹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為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

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為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為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劒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為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為奴婢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南征祉復被起為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世宗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為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彊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為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為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

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
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
衡是司簠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録其實狀
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
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
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殁也又
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效彰内外作牧岷區宇萌之績
騶聞詔册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
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為德焉謹依謚法布
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為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
刺稱按祉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準
行易名奨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韶又述奏以
府寺為允靈太后可其奏祉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
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為深文所經
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
虐焉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頴川
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
遷南兖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汚狼籍為御史中尉李平
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坐遣子析戶分隸三縣
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吝陂葦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
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平北將軍瀛州刺史貪暴安忍
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
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

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
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為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
崇節度為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
元乂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
封武津縣公

子瓚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後封襄
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

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和中為尚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勤引為治書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東荊州刺史威猛為治蠻民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久之行河南尹尋即真肅宗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為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為邊備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之敕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是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悅等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遂為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穆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曾孫稍遷奉車都尉時沙門法

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瞎虎尋為城門校尉卒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殘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值隕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矣

魏書卷八十九考證

列傳第七十七〇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張赦提傳令臺使心協前事威逼部下拷楚過極〇心協北史作止挾心字應從此書挾字應從北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

魏書卷九十

齊　魏　收　撰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眭奓　馮亮　李謐　鄭修

蓋蕪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裔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為束教之風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

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今録眭奓等為逸士傳

眭奓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為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奓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躭志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

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髮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李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李懷亦不開口李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李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李騾内之廐中冀相維繫李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眭李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李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李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李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李遂作朋友篇辭義為時人所稱婦父鉅鹿

高允字伯恭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淨至洛隱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勤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世宗嘗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彊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勑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

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世宗勑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崧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斂以衣帢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惟風吹帢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為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翁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謐字永和趙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介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

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貫合雅衷不苟偏信乃籍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畧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户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

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鼖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

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搆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

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介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之制不為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介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

為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為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為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為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

耳諸君何為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謐

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遣謁者奉冊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鄭修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獨處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修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修肅宗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眭奢輩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於此哉

魏書卷九十

魏書卷九十考證

列傳第七十八○魏收書亡史臣論全用隋書隱逸傳論

馮亮傳以時展勤○勤北史作覲

謹案卷八十八第一頁後二行懦弱貽咎刊本懦訛儒據毛本改

第八頁後二行由是徽竟獲免刊本竟訛音今改本改

第九頁前八行尋除寧遠將軍刊本脱將字據毛本改

第十三頁前四行不甚稱職刊本甚訛堪據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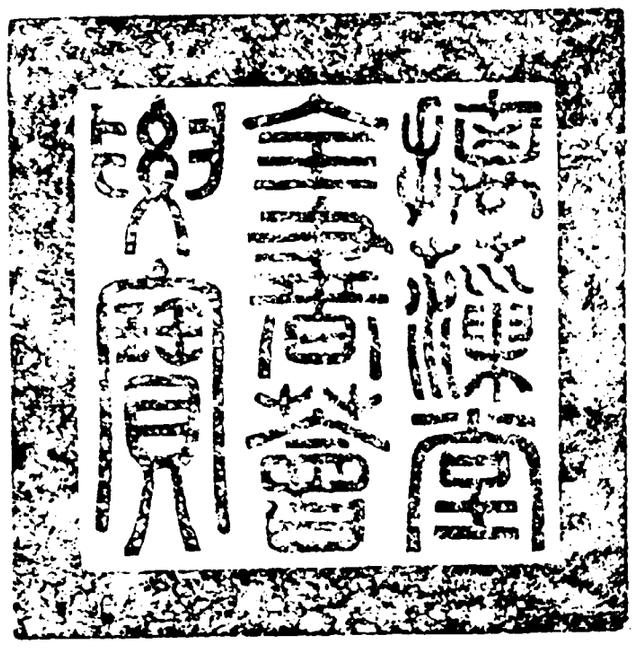
第十六頁前六行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疑當作將欲何之

卷八十九第七頁前四行遂領逃軍刊本軍訛連今改

卷九十第四頁後五行趙郡人刊本趙訛涿據本傳改

第十三頁後六行儒生結摧梁之慕刊本生訛主今改

考證第一頁前四行馮亮傳刊本馮亮訛睦參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焯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任　穎
謄録監生臣曹秀榆
謄録監生臣繆引吉
謄録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五百十一 史部

魏書卷九十一

齊　魏　收　撰

列傳術藝第七十九

晁崇　張淵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修　徐謇

王顯　崔彧　蔣少游

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聖標歷數之術先王垂卜筮之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遂廣工藝紛綸理非抑止今列於篇亦所以廣聞見也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術數知名於時為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獲崇後乃赦之太祖愛其伎術甚見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歷象日月星辰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蝕將盡崇奏曰占為角蟲將死時太祖既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

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也以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為黃門侍郎兄弟竝顯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太祖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竦太祖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與懿叛又與闕臣王次多潛通招引姚興太祖銜之及興寇平陽車駕擊破之太祖以奴言為實還次晉陽執崇兄弟竝賜死

崇兄子暉太祖時給事諸曹稍遷給事中賜爵長平侯征虜將軍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頼川公劉駿鎮東平郡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高宗不許暉乃為書以大義責之卒

子林襲爵林卒子清襲事在節義傳

暉從弟繼太祖時稍遷中書侍郎給事中中堅將軍賜爵襄平子除魏郡太守卒

子世宗襲爵卒

子元和襲卒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南征司馬昌明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父子為靈臺令姚泓滅入赤連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為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辯俱見獲世祖以淵為太史令數見訪問神麚二年世祖將討蠕蠕淵與徐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世祖前語在浩傳淵專守常占而不能鉤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為驃騎軍謀祭酒嘗著觀象賦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本同一顯昧雖遐契齊影響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玄豈伊管智所能究暢然歌咏之來偶同風人目閱羣宿能不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閻闔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暮以推頹游氣眇其高峯辰宿煥焉華布觀時逝懷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戚歎巨艱之

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徨於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巖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矚吟嘯之頃懍然增懷不覺至理拔自近情常韻發於宵夜不任咏歌之末遂援管而為賦其辭曰

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 陟昇遐遠九霄九天也 觀紫宮之環周嘉帝坐之獨標 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宮中天帝位尊故言獨標也 瞻華蓋之蔭謁何虛中之迢迢 華蓋七星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大帝上迫迫高遠之貌 觀閣道之穹隆想靈駕之電飄 閣道六星在王良東北極太微皇座一星在太微宮十星在翼軫北 三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冏冏以垂暉 三台凡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皦皦冏冏皆星光明之貌也 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聚於後闈 三台所分中國之境界天街二星昴畢間近月星陰陽之公星在帝座北三吏三公星在太微宮中也 論道納言各攸司 論道謂三公坐而論道納言謂三公之所由從電飄疾也 衡南觀太微四維四方之維機衡謂北斗之所乘躡靈駕爾乃縱目遠矚傍極四維北鑒機

言謂尚書獻可替否 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 太微宮十星皆有上將上相次將次相之位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行列似珠之相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七列九土之異 天街二星昴畢間近月星陰陽之所分中國之境界南故言前階常陳七星如國旄頭氐褐引弓之民皆屬焉天街以東屬中國繩紳之士冠帶之倫皆屬焉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兗州氐房心陳國豫州尾箕燕國幽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危齊國青州營室東壁衛國并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昴畢趙國冀州觜參魏國益州井鬼秦國雍州柳星張周國洛陽三河翼軫楚國荊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歷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方土所出之物各有殊異不同者 左則天紀槍梓攝提大見造父爰及王良 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乘晉大夫善御九方逭之子良一名郵無正為趙簡子御死精上為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逭之子良一名郵無正為趙簡子御死精上為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正為趙簡子御死精託於星為天帝之馭官 傳說登天

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獄天紀九星在貫索東天槍三星東北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二咸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此星主防奢淫諂佞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接近貫索貫索七星在氐南騎官典乘故曰騰驤也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礫落而電燭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於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春秋分候之天社六星亦在弧南清廟十四星在張南明堂配帝靈臺考符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靈臺三星在明堂西丈人極陽而慌忽子孫嘷嘷於參嶋丈人二星在軍市西南星在南方故稱極陽慌忽謂星細小遠邈難見老子曰忽兮慌兮其中有象慌兮忽兮其中有物子二星在丈人東嘷小貌孫二星在子東詩曰嘷彼小星三五在東此之謂乎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雞伺晨於參墟天狗七星在狼北野雞一星在參東南天市中街主警怖故曰吠守雞能候時故曰伺晨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位壙御相次尊卑有秩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白衣處士之位軒轅十七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皇后壙御之位尊卑相次皆秩序之也御宮典儀女史執筆御宮四星在鉤陳左傍此星主典司禮儀威容步趨之事女史一星在柱下史北女史記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鉤陳右傍內平東禮以伺邪天牢禁愆而察失內平四星在中宮南有邪媚之事以失則懲其愆也於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傳舍五星在華蓋下匏瓜五星在天津東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扶匡照曜麗珠珮珍扶匡七星在天津東麗珠五星在須女北麗桂衣珠珮珍后夫人之盛飾其星主皇后之服也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人星五星在車府南麗附玄天言於天石氏經曰人星優游人乃安寧哭二星在虛南泣三星在哭東墳墓四星在危南哭泣星行列趣向墳墓故曰連屬河鼓震雷以碭磕騰蛇蟠縈而輪菌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比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雷霆此之謂也比星主聲音故曰碭磕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形狀似蛇故曰輪菌於是周章高眄還旋辰極觀天帝休息鉤陳六星在紫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諸宮別館及天牀星皆是休息寢卧而游也漸臺可昇離宮可即漸臺離宮皆天宮臺之名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下離宮六星與營室相連言天帝或升漸臺而觀或就離宮而游即就也禮記曰即宮于宗周也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列窈窕之色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設置酒官為飲燕之事故建牙旗為摩女牀二星在紀星東北端奉侍天王之女侍衛天王必有闕睢窈窕之美無妒忌之心乃可侍衛天王左右故言列窈窕之色也輦道屈曲以徵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輦道五星在織女西足屈曲而細小故言徵煥也附路一星在閣道傍言天帝出入由閤道附路豫防敗傷故言立於雲閣之側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

樹百果竹林在焉 列宿之外謂之表咸池三星在天潢東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北玉井四星相近在紫宮門南 杜下著術傳示無窮 杜下史一星在北極東 江河炳著 江天江星天江四星在尾北言天江星乃炳然著見於天 於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 素氣者天河白氣也 神龜曜甲於清泠龍魚擢光以映連 神龜龜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清泠魚龍謂魚一星在尾後河中尾為龍宿故言龍魚此星在河中以魚星之映水有光曜也 又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 南門鼓吹二星在庫樓南翼西南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南器府典掌樂府也 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災于其中 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 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 陰德二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侠北極播布洪大玄天也陰德之官必有陽報夫陰施陽報自然之常數貧窮困死生民之極艱以至困乏終故窮者不希周恤而惠與自至施者無求於報而酬答自來斯乃冥中之理大象豈虛構其曜哉四輔星既翼佐北極之摳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故言闡玄風也 秦彼綵竹為帝娛懽 綵竹之事以娛樂天帝也 熊羆綿絡於天除虎豹儵煜而暉爛 虎豹熊羆四星在狼傍 弧精引弓以持滿狼星搖動於霄端 狼一星在參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星傳云天下兵起則弧弓張天 其外則有燕秦齊趙列國之名 外謂列宿之外復有諸國之名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趙北越一星在鄭北周二星在越東秦二星在周東伐二星在秦南晉一星在代南韓一星在晉西魏一星在韓北楚一星在韓西燕一星在楚南諸列國之名凡有十二星也 雷電霹靂雨落雲征 征行也雷電六星在營室南霹靂五星在上公西南雲雨四星在霹靂南 陳車策駕於氐南天駟騁步於太清 陳車三星在氐南房星一名天駟 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殊形 天園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倉六星在婁南天廩四星在昴南言形象殊別不同也 內

則尚書大理太一天一之宮 尚書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南維大理二星在紫微宮中太一天一各一星相近在紫宮門南 杜下著術傳示無窮 杜下史一星在北極東 六甲侯大帝之所須內厨進御膳於皇躬 六甲在華蓋下內厨二星在紫宮西南角外 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災于其中 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 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 陰德二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侠北極播布洪大玄天也陰德之官必有陽報夫陰施陽報自然之常數貧窮困死生民之極艱以至困乏終故窮者不希周恤而惠與自至施者無求於報而酬答自來斯乃冥中之理大象豈虛構其曜哉四輔星既翼佐北極之摳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故言闡玄風也 恢恢太虛寥寥帝庭 恢恢寥寥皆廣大清虛之貌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帝謂太微宮中五帝座也青帝靈威仰位東方赤帝赤熛怒位南方白帝白招拒位西方黑帝汁光紀位北方黃帝含樞紐位中央五帝各異竝集諸神之宮與之謀國事 五座竝設爰集神靈 五座謂太微宮中五帝座也 孝經援神契曰竝設神靈集謀此之謂也 乃命熒惑伺彼驕盈 熒惑常以十月十一月入太微受制伺無道之國故曰伺彼驕盈也 執法剌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衡 太微南門謂之執法剌舉者剌姦惡舉有功五侯五星在東北東井為水衡辨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 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儀而為經 金火熒惑太白也天文謂五星為緯二十八宿為經故舉金火七宿謂閒方七宿則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入伏見有時不常

出也暐曄昱其垃曜榮若三春之榮言星辰布曜若春日之榮華也觀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於華京言天官羅布於工王者法效於下論語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言災異出無常宿隨其善惡而處之假使鄭國有事則變見角亢也歸邪繽紛飛流電舉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謂之歸邪夾以微氣故稱繽紛飛飛星也流流星也飛星與流星各異飛星迹存而不滅電舉者似焱電長焱去而迹絕流星迹存而不滅電舉者似焱電長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虵乘龍則禍連周楚妖星出於婺女見於申維婺女屬齊申為晉分裨竈見妖星出知晉侯以戊子日死虵乘龍謂襄公二十八年歲星次天津於玄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主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玄枵竈虵之類歲楚子皆死二人推變不同所見各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也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於衛午逢公齊邑姜之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慎推星以此方之知晉平公將死衛午謂虛宿對午午為張翼張翼周楚之分裨竈占知周王楚子死故言推變於衛午乃有欽明光被填逆水府昔堯遭洪水填星逆行入水府書曰欽明文思光被萬邦洪波滔天功隆大禹言洪水既出堯命鮌治之而功不成乃復命禹治而平之禹有濟世之難治水之功書曰洪水滔天又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言堯遭洪水致填星逆行之異非不德所致此乃運數應爾也蓋象外之妙不可以麤理尋重玄之內難以榮燎觀言玄理微妙不可知見也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駭響荊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昔荊軻慕燕太子丹之義入秦為刺客雖至精感上而事竟不捷衛生畫策則太白食昴而搞朗昔衛先生於長平胎王疑而不信太白有食昴之變魯陽揮麾而曜靈為之回駕魯陽古之賢人以手麾日能再回也嚴陵來游而客氣著於乾象昔光武為白衣時與嚴陵相厚善及登帝位陵來入見太史奏曰客星犯帝座光武詔曰乃嚴子陵非客斯皆至感動於神祇誠應効於既往爾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四時代謝不常每月斗杓建一辰天無聲言語止以星辰見變譴以示人也星言三光是知言

風從虎同氣相求同類相
應蜀山崩而晉鍾鳴也若夫宍車潛駕時乘六虬大
儀回運萬象俱流六虬六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比皆是天回運轉北斗俄其
西傾羣星忽以匿幽幽暗也也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浹旦
而過周望舒月也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運
轉過周一度浹匝也至旦曉而過匝故曰浹旦而過周也羣爾乃凝神遠矚矚目八荒
察之無象視之眇茫狀若渾元之未判別又似浮海而
覩滄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凝神精不動也言極遠傍
視茫然若造化之始元氣未分似浮海遠望而不見其邊論語曰乘桴浮於海老子曰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
然獨咏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瑞應圖曰景星大如半月生於
晦朔助月光明當堯之時有此星見故美堯之德能致之也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
之不競昔舜將受禪於堯先有星見員而無鋒芒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
受不以兵事爭競也疇呂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翼聖昔太公未遇文王時釣魚
於磻溪夜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紂之意事見尚書中候篇也欽管仲之察微見虛
危而知命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霸王遂共戮力來投齊地
也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當春秋時熒惑守心景公不從史韋之言
延二十年壯漢祖之入秦奇五緯之聚映昔漢祖入秦五星聚
於東井秦之分爾乃歷象既周相佯巖際相佯倘佯也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尋
圖籍之所記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之將淪咸譴告於
昏世言先代之君將淪亡天必告災異之徵也禁斬諫以星孛紂酖荒而致
彗夫景星見則太平應彗孛作而禍亂興天之常也昔夏桀無道斬關龍逢而極惡孛星見湯伐之故於鳴
條之野殷紂設炮烙之刑彗星出武王懸之白旗也恒不見以周衰枉蚩行而秦
滅昔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枉夫出蚩行而無尾自昔項羽入關有此變見漢
書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言天以冥應玄象為
變要由人事豈妖災
而已誡庸王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言庸君闇主玄象譴
告不能改行自新以
答天變賢君明主則不然見天災異懼而修德也堯舜
先哲夫唐堯至治猶歷象璇璣閱七政況德不及古而不觀之乎先是太祖太宗時
太史令王亮蘇坦世祖後破和龍得馮文通太史令閔
盛高祖時太史令趙樊生竝知天文後太史趙勝趙翼
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官者又有容城
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
禁慰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即時應至隆宗先信

之遂遣人試出城候焉俄而赦至時人重之永安中詔以恒州民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令胡世榮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為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為七十五卷

僧化者東莞人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爾朱世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出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王琳好學善天文算數甚為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書又聚渾天歌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為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以為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騾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忽呼啟擊不聽近已捐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十卷武定中卒

殷紹長樂人也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七曜世祖時為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以藝術為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逅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為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髣髴穆等仁矜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

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為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齎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遷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畧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

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遷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蓋頹餘齡旦暮每懼殂殞填仆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請付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用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尤善風角太宗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因為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讐人趙氏又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為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跟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竝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

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名家人隣里辭別語訖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即促早工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世祖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四合遂大雨滂沱世祖甚善之而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己故譖令歸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有客扣門玄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世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

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為貴勝所親官至鉅鹿太守顯祖高祖時有渤海高道埏清河趙法暹並有名於世世宗肅宗時奉車都尉清河魏道虔奉車都尉周恃魏郡太守章武高月光月光弟明月任玄智雍州人潘捺並長於陰陽卜筮故玄於日者之中最為優洽冠軍將軍濮陽賈元紹章武呂肫濟北馮道安河內馮懷海東郡李文殊並工於法術而道虔月光文殊為優其餘不及浮陽孟剛饒安王領郡善銓錄風角章武顏惡頭善卜筮亦用耿玄林占當時最知名范陽人劉弁亦有名於世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麤疎無賴常去來燕恒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自代至秀容因事爾朱榮榮性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為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於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

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尋進爵為公增邑通前千戶後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幽州刺史又從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時幽州流民盧城人最為兇捍遂令靈助兼尚書軍前慰勞之事平而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助先會爾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時至矣榮鼓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至矣榮鼓之將士騰躍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當破賊詔曰何日靈助曰十八十九間果如其言車駕還宮領幽州大中正尋加征東將軍增邑五百戶進爵為燕郡公詔贈其父僧安為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率民北還與都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鎮州務加車騎將軍入為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爾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爾朱有誅

侯淵爾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爾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之卦成不吉以手折著棄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獻武王以明年閏三月破西胡於韓陵山遂滅兆等永熙二年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子宗輝襲興和中開府屬齊受禪例降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彊字文威太延五年涼州平內徙代京工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祕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殄寇將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特除奉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

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篆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

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隸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說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羣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緝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開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竝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錄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會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

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黿神虫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闚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令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為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閭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厠

露漏潤驅馳大閤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工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會意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尋加輕

車將軍正光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疑
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
沈法會能隸書世宗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已後隸迹
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周澹京兆鄠人也為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為太醫令太
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
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將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
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
朕意同也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
五十斤泰常四年卒謚曰恭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為
醫與澹竝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鍼見知
子驢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修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
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略
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効徐兗之間多所救恤四方
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亮大為廳事以舍病人停車
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
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
酬賚無貲修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
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修略與兄同晚入代京
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
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修侍鍼藥治多有效賞
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
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
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令修診
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
為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
史
子天授襲汶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
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

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及李修之見任用也謇合和藥劑攻救之驗精妙於修而性甚秘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治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謇欲為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崧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為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餚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覽萬機長鍾革運思芒芒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几在處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大

出驊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竝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謇隨梓宮還洛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為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

子踐字景升小名靈寶襲爵歷官兗州平東府長史右

中郎將建興太守
踐弟知遠給事中
咸伯孫之才孝昌初為蕭衍豫章王蕭綜北府主簿從綜鎮彭城綜降其下僚屬竝奔散之才因入國武定中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昌安縣開國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俱徙平城例叙陽都子除廣寧太守顯父安道少與季亮同師俱學醫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勅召徐謇及顯等為后診脉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號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眄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為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旨已決必為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諠譁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既建以為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為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為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為法官恃勢使威為時

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鐶撞其掖下傷中吐血至右衞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為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為吏官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璽冊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勲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南入國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抽針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為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愛其文用遂竝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李沖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沖曲為體練由少游舅氏崔光與李沖從叔衍對門婚姻也高祖文明太后常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眷識如此然猶驟被引命屑屑禁闥以規矩刻繢為務因此大蒙恩錫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沖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後為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擢之具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

及華林殿沿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為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剞劂纚尺碎劇忽忽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為之歎慨而乃坦爾為已任不告疲恥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為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初高宗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高祖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為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觚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

世宗肅宗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為匠也

高祖時有范寧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蕭賾賾令江南上品王抗與寧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

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狥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蹈於禮者幾於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周澹李修徐謇王顯崔彧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剞劂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為下其近是乎

魏書卷九十一

魏書卷九十一考證

列傳第七十九○此卷王顯以前魏收舊書崔彧蔣少游傳全出北史及小史史臣論亦取北史藝術傳論而北史全用周隋書藝術傳論

張淵傳爰及王良注王良九方湮之子○莊子作九方歅

江式傳三曰諧聲○諧監本訛形各本同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千五百十二　史部

魏書卷九十二

齊　魏　收　撰

列傳列女第八十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兕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盧元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刁思遵妻魯氏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紝組紃酒漿醯醢而已至於嫫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正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辭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

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級録代不乏人今書魏世
可知者為列女傳
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勃海人散騎常侍愷女也
有才識聰辯彊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莫能及孚數公
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渤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
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
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

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
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
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一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黃
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寔有華宗挺生淑媛
其二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
私義獲著因媒致幣溝止一暮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
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
戚長懷其四時值險屯橫離塵網伏鑽就刑身分土壤千
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嫡洞感發於夢想其五仰惟親命俯
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
驗之殞身是効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
則輕結忿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其七茫茫
中野翳翳孤丘萬籟寂冥蒙荊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
游異哉貞婦曠世靡儔其八
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
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

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沒
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曚眇血祀孤危所
以抱怨於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
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
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
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
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
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

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母房命駕紿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返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不及已者輒屏臥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為濟陰太守

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禄大夫高閭為其文序云祖母房年在弱笄艱貞守志秉恭姜之操著自毀之誠又頌曰爰及處士遘疾風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誕茲令胤幽感乃昭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醞之為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為也張氏曰姑老抱患

張王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王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宗義而赦之

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母房命駕紿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返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不及已者輒屏臥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為濟陰太守

定罪理有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性嚴明高尚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崔氏親授經義學行脩明竝為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敎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

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厲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咒先氏許嫁彭老生為妻娉幣既畢未及成禮咒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通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絶老生持女珠瓔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彊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閿人符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形容毀頓永不沐浴疏食長齋又無兒息獨

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嬭亦不過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生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終其身

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渤海人學識有文才高祖勑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葵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牓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令任城王澄之母澄為會益州刺史傳豎眼將至賊乃退散豎眼歎異其狀奏聞世宗嘉之正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授子慶珍又得二子出身慶珍卒子純陁襲齊受禪爵例降

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失圖計無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親自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剋卒以全城澄以狀表聞屬世祖崩事寢靈太后令曰鴻功盛美實宜垂之永年乃勑有司樹碑旌美

貞孝女宗者趙郡桓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禮卒孝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

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世宗時金龍為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衍遣衆攻圍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衆甚危懼劉遂率羸城民脩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

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公問初到舉聲慟絶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為其廢養絶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垂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標李廬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絶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製文表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為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魯氏女也始笄并為思遵所娉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吝護寡女不使歸寧魯

魏書卷九十二考證

魏書卷九十二〇魏收書不全

魏溥妻房氏傳所以抱怨於黃墟耳〇墟北史作壚黃壚黃泉也若黃墟乃地名

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為濟陰太守〇臣人龍按本書列傳自序魏悅即收之祖也今據此傳悅為緝之子溥之孫而列傳自序則云彦子歆歆子悅位濟陰太守竊謂收自紀其高曾之名不應兩傳迴異殆序傳本闕亦後人所補故舛訛若此耶

謹案卷九十一第九頁後二行青帝靈威仰刊本青訛黃今改

第十頁前六行魯昭公十年刊本昭訛襄據左傳改

第十頁前七行裨竈見妖星出刊本裨竈訛梓慎據左傳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明陰陽九宮刊本宮訛官今改

第三十四頁前五行及吏部刊本及訛乃據毛本改

卷九十二第四頁後二行鞮貞守志刊本鞮訛難今改

第八頁後二行安慰新舊刊本慰訛尉據明監本改